

新中華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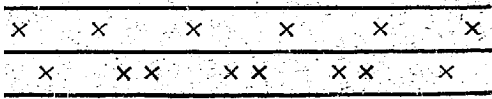
文藝彙刊

新進作家小說選

朱雯等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新進作家小說選

朱雯等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序

這部新選的初次與讀者見面的短篇小說集，題名「新進作家小說選」也許要冒瀆了我們的作者，不過在編者的意思，總覺得老作家的「老」字有點頹喪意味，不如「新進」二字之來得格外生氣勃勃，所以我還是毅然決然用了現在這個題名，而集中題材的新穎，描寫的技巧，似乎都可以名副其實。從這部短篇集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短篇小說已漸漸走入正軌。這幾篇小說的內容，大多數的背境雖是農村，大多數的人物雖是貧民，但是向來那種專描寫農村痛苦的專一狂已經進而爲從各方面去觀察生活了。在這裏有人們對於自然的爭鬥，有家庭內的心理描寫，有暮年人們的心境，也有遊子的悲哀，總之，內容很可以看出新作家的動向來了。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編者識

3/6.12.14.R.

新進作家小說選

●



新進作家小說選目次

	目
序	朱 燮 (一)
爛	枕流生 (二七)
歸計	葛賢甯 (三九)
蹂躪	江 萍 (四三)
婆媳	李式之 (六三)
毒品販賣者	王西彥 (一〇五)
窮途	沈 淪 (一一)
大汛前後	任達泉 (一九)
三婆婆	方 殷 (二九)
劫後	施 瑛 (一九)
棉襖	

賭徒.....	石
小立子的悲哀.....	靈 (一九二)
迅	鳩 (一九)

新進作家小說選

壩

像是跟他打鬥一樣，他三得到了家裏後的第三天晚上就下大雨，而且一連就是半個多月。

大伏天本來應該最熱的，現在可變成暴風雨的秋天光景了。起初，是斷斷續續的像陣雨，後來却接連的下着；並且又那麼奇怪，晚上倒不常下雨，白天却總是滴這麼一整天。先前一時，下在田裏的雨水會慢慢地吸收了去，沿河的還可以開了闕放水；可是到後來却不成：闕也不能開，小河裏的水也有岸那樣高，只差上一兩寸光景，就會爬過那些湫狹的小岸。真是沒有辦法了，雨可還是不會停止。大家的心裏都是陰沉沉的！壓在天空裏的黑雲，就像壓在他們的心上，倒在田裏的大雨，也像擲在他們的心上。這種天氣真叫種田人着急：這一年，難道就這樣完了嗎？可是，還有更糟的是，江壩外的水，也一天天在漲起來。要是碰到江水也作怪，那真不得了哪！天真是要種田

朱 變



人的命，大家看着田裏的水和像是永遠下不完的兩點發呆；年老的人就只有怪天，若不是天要下那麼多的雨，不是天要把江水漲起來，一口糙米飯總有得喫的。現在却眼看着有什麼大禍要臨頭了。

事情又一點不能做。本來越是到熱天，田裏的工作也越忙，現在却祇能望着田裏的大水心焦。閒着沒有事，心又左右擺不定，大家只有聚起來談論了。話總離不開眼前的事，越說心裏越慌，可是越慌又越要說。三得更比別人慌，好好兒在兵工廠的銅鑲工場裏做事，怎的出了這些岔子，歇了工回家，偏偏又碰到這樣倒霉的事，在先他如果就知道了江水漲，田裏鬧水，他倒硬一硬心腸就不回來了。現在碰到熟人，無論誰都問他為什麼回家，外邊做工有飯喫，却好端端地回到苦難的家鄉來，他沒有話回答，只好一老一實地說：

「我是——我是給廠裏開除出來的。」

看到對方滿臉替自己可惜的神氣，臉上免不了有點發燒，他倒並不是爲了給開除纔臉紅的，這些除了種田就不知道別的事情的人，這樣誠懇地替他可惜，纔叫他置身無地呢！而且，爺娘的嘆氣，老婆的囉嗦，都叫他心裏疼痛和難受。即使比他小幾歲的林大發常常安慰他，鼓勵他，可

是在這些時節是連安慰和鼓勵也沒有用的。

娘在憂傷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常常喚隔壁的陳姑媽來，一起談心事。

『陳大姐，你幹什麼啦？紡紗嗎？』

娘今天又這樣喊了，三得聽了心裏就着急，他頂怕陳姑媽她們幾個，翻來復去時常要說到自己身上來。

『李嫂子，憂也憂够了，力氣都沒有，跌在這裏坐着，紡紗也沒勁了。』陳姑媽的聲音真是沒勁的。

『那麼到這裏來坐坐吧，大家都要憂死悶死了！』娘這麼說。坐在角落裏修着一襲破碎窸窣的爺，便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陳姑媽彎着背走進了屋子，簷頭的雨滴掛在她蒼老的額上，和灰白的頭髮上。

『這種日子真是活受罪，心裏老是憂急得連喫飯也不想的。』

陳姑媽坐到三得端過去的竹椅上，竹椅咕咕的聲音和她的話一起響着。

『真是，我的手脚都癱軟了。要是真要鬧大水的時候，不知要怎樣咧。昨天早晨下了點雨，下

午還出一會太陽，總說是今天可以好了，那裏知道今天又下了大半天，看去還不會就停的。真糟，陳大姐，大家都憂急得不成樣子了。」

『老話說得好：六月不熱，五穀不結，今年真是，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

這些話原是越說越煩惱，大家的眉頭也愈皺得緊了。孩子又作怪似的這幾天格外會吵，此刻好端端的，又哭起來，老婆毒狠狠的把孩子打幾下，拉到了隔壁房裏去。

『不要怪孩子，他比我們還苦命，還苦命。我們是老了，就是鬧大水死了，也一點不可惜，可是他孩子——他孩子——』爺望了望房門，就說不下去了。一陣噲咳像狂風一樣吹得他儘是在那裏顛動着，喉頭的老痰喘得怪響的。憂急了幾天，這討厭的老病又發作了。

三得沒有一句話好說，只想往外邊跑，把心鬆一下才好。

可是他剛站起來，阿興像兔子那樣已經走到了門口，頭髮上滴下一點點的水。爺正想沒好氣的開口罵他，他卻急急的先說：

『不好啦，上邊不知幾個什麼大城，前夜裏都給水淹了。真是，你們想，是夜裏哪，一下子就是幾個城！』把手指抓着頭髮，水滴都向耳根邊淌下去。

『你，你怎麼知道的？』爺變成低聲下氣的了。

『六指頭老二今天到鎮上去的，剛回來這麼說，說是鎮裏的人差不多大家談這個事，他回來時經過薛家屯的小茶館，那邊也都知道。』

『不是前幾天，都說官家有錢發下來修壩嗎？怎麼一忽兒，又鬧成這樣子？鬧成這樣子，水火不讓人，到這樣子總難了。』爺的神氣是非常緊張的。他站了起來，那潮溼的泥地幾乎把他滑下去，於是一陣可怕的咳嗽又擁塞上來了。

『有人說，爸爸，官家並沒有錢來，那些錢都給用在別處了。慢慢地這裏也要給沖去的。』阿興氣憤憤地。

大家沒有說什麼，但大家心裏都在說這裏的壩也靠不住咧。

夜裏老婆的哭聲把三得駭醒了，醒後伸手去推推她身子，還是哭。三得生起氣來，伸手就在她背上重重地打了兩下。

『啊呀！』她猛的翻個身，醒來了。

『幹麼的，半夜三更這樣大聲的哭？』

「怕啊，我——我做夢。」妻訥訥地。

想到老婆也可憐，就把要罵的話縮了回去，問：

「做了什麼怕夢？」

「做夢大水滾來了，我明明白白看見阿狗給沖得好遠，天上又是大雷大雨的真駭死人呢，你也不見了，公公婆婆也不見了，單剩下我一個。」老婆說完了又抽泣了一會。

三得並沒有理會她，他心裏也像絞着似的難過，急忙轉身向了外床。房裏濃重的霉濕味塞滿了鼻管，心裏又焦，氣也幾乎透不過來了。

老婆的哭聲漸漸地低了下去，可是爺的咳嗽又在隔壁房裏咆哮起來了。

二.

事情越來越糟糕。雨雖然是停了，仍舊是一個火熱的夏天，可是田裏的稻麥都爛啦。看着這些歪來倒去的爛壞了的東西，大家的心裏都痛。江壩外的水，也在一天天高漲起來，只差一點兒，就會高過那土壩。想到這個心就跳，真是那時候，大水把什麼東西都會捲了去的。幾村的人，夜裏

也不得好好兒睡覺，常常做着惡夢驚醒，醒來聽到水吼的聲音，真像一羣餓獸在怪叫，聽着聽着就不能够再睡熟了。那壩已經有好多年沒有修理，現在是更鬆懈得厲害。有幾次情形也不好，官廳裏總是命令鄉董派地保到各個村莊裏捐錢，說是公家錢不够，貼了進去修壩的。過後錢給捐了去，看看水也不再大起來，就不再說修了。所以大夥兒的心裏都着急，這個快壞了的壩，經不起大水再湧幾天，只要有幾個小洞，就沒有法子救了。壩比地面高過一丈多，一想到大水要從那上面倒下來，真是駭怕得要發狂的。

近幾天大家更慌，鎖上的張三爺和秦大爺兩家，都偷偷地搬走了。這話是兩家長工傳出來的，一準不會錯。總是他們兩家商量定了，在前天晚上，裝了八條大船，把些箱籠傢具統統都搬走，忙了一夜，天近發亮時才開去了。其實暗地裏早已預備了好幾天，只是他們不許傭人去聲張，所以到搬過後大家才知道的。張三爺和秦大爺兩家在鎮上都是有錢有勢的人家，幾個村裏的田地，大半是他們的產業；現在既然暗暗的逃了，窮人們便更沒有主意，稍微有幾個錢的也跟着逃難出去。可是這些人，除了憂急便什麼都不能做。平時各村的人總不大來往的，現在是到處一羣羣的在聚談了。

「你們知道嗎？張三爺跟秦大爺兩家都搬走了！」已經知道的總向別人這麼說。

「早知道了，前天夜裏呵，偷偷的好像怕我們要搶了什麼似的！有錢人真舒服，到處可以活，到處好享福……」六指頭老二很生氣的說着，把一個油臉都脹紅了。

「他媽的真逃得快！」因為用了力，這個人的唾沫，從嘴角邊噴到阿根的臉上。「哼，阿根，你扮什麼鬼臉？」

「誰對你扮什麼鬼臉！」阿根分辯着。

「三得就接着說：

「本來，有錢人的田地，還不是我們去耕種的嗎？他們可以逃難，到別的地方去作樂，我們有了難却不能逃，在這裏等死。」望了望大家，「可是我們總得想個法子來救救急，把那個塌築高起來，等水退了，我們也明白不再那麼傻了。」

「對的，對的。像我，活到這麼大年紀，還要遭難，你們年輕人不要再像我一樣了。種田人不曉得苦了無數代，到你們手裏總會得翻身吧！」三得的爺喘吁吁地說。

「唉，到城裏去告了幾次警，你們看有什麼用！」一個焦急的聲音，把別人的話都攔斷了。

大家想到這個都生氣，爭先着咕嚕幾句話。

他們每天這麼談，可是每天驚悸着。年輕的人常到城裏去，每次總帶着壞消息回來，總是說：城裏有好些人家也搬了，給水淹了許多城鎮，死了許多人，水上浮滿了死屍；有些爬在挺高的樹枝上，可是沒有喫。半身浸在水裏，過幾天也淹在水裏了。

可是大家所就憂着的大禍，總是一天天地逼近着。

有一夜，聽不清楚在那個地方，響着那麼大的聲音：銅鑼，叫喊，狗吠，什麼聲音都有，打成了一片。雖然聲音很遠，聽起來還模糊，一忽兒像在東邊，一忽兒像在西北，不過常常心驚肉跳着的他們，一下子都醒了。心要跳出喉嚨啦，却又不知道外面到底鬧到怎樣的局面。起來得快的人，慌亂的抓住銅鑼打，沒有銅鑼的，就拿了畚箕那類的東西，瘋狂地奔到外面去，用勁地敲打，要把大夥兒都聚起來。這警告的聲音，沒有幾分鐘把所有的人都招出門口了。」

『精啦，泥渡灣那邊的火光真厲害，一定是水在作怪了。』三得在門口定睛遠闕了一會，這樣焦急地喊。

火光望去真不小，耀來耀去的像是追趕着一羣凶猛的野獸，鑼聲也跟着火光越敲越急促。

起來。

於是三得家裏的人，一齊奔到了外面。附近幾村的人，也都湧在田岸上了。火光便一處處加多，本來接壤的幾村，現在給火光聯成了一片。

「啊呀，今夜是完啦，大夥兒就這樣一起死去嗎？」帶哭的聲音這麼喊，是老人們在死的恐怖中絕望的聲音，女人也跟着這麼叫了。

「嗨，還說這種話幹嗎？死臨到頭，咱們可是就這麼等死的！大夥兒一起去，看看那瘟水鬧成了怎麼樣子。大夥兒一條心，要死也一起死，不到沒有辦法的時候，誰都不能搗鬼的！」三得這個極大的聲音，把許多嘈雜的細語都壓倒了。

壯年的男人都奔向前面，捏着火把的更奔得快，向那火光最大的地方跑去。

「喂，你們在後面快多紮些火把吧！不要歇着啊，發瘋也沒用的！」奔在前面的男人，有幾個回過頭來這樣說。

「娘兒們跟來幹什麼？小孩子那麼哭，快滾回去！」

孩子的哭聲到處震響着，一條條忠誠的狗，在人羣和人羣中間狂叫，還有一聲聲的鷄啼，拖

着嘶啞的嗓音，雜在裏面。

給罵着的女人們，好像沒有聽見一樣，狂亂地拖了孩子跑。只把年老的人丟在背後。

「婆婆，你們等在這裏吧，不要跑來啦！」女人們想到年老的公公和婆婆，一邊跑着一邊說。老人們沒有回答。被捲在鑼聲裏的男人，有許多又忍不住罵：

「豬獯，要你們來有鳥用！你們跑，老人不是更慌嗎？」

「沒鳥用？大家要活命，大家要動手的！我們又不是老人，不比你們差得什麼。我們甯願給水沖了去，用不到你們管！女人們更來得瘋狂，不顧一切的，儘是往前跑。

四面八方的人越跑越近了，有些聲音在喊：

「泥濘灣的壩出了亂子啦，穿了尺把長的一個洞！」在薛家屯那邊，有幾個在前面已經知道明白的回來告訴人家。

好些火把和人羣，已經捲到那邊去了。

三

泥渡灣那邊的壩，本來是大家最擔心的。今夜幸好給隔開一里多路的史村的人，聽到噓噓的聲音，連忙大夥兒趕去，知道一定是壩作了怪才那樣的；到那邊，大夥兒用火把找，才見到一個小洞裏沖着水，這水就有想像不到的大力，只要差一刻兒，立即會把洞口再沖一大塊；本來在河裏湧得那麼高沒處流的水，有一個細洞，便會把幾十丈的壩都沖坍的。幸而發覺得早，可是等到大夥兒搬到許多石塊泥塊的時候，這小洞已有尺把多長了。許多人拚命把石塊和泥塊來堵住，有幾個險些兒給水沖到田裏去。大家費盡了力，忘了自己的疼痛，才把水流阻住了。那些奔來得遲的，不能挨進去動手，便打着鑼，把幾村的人都喚來了。

從別村先趕到的一些人，知道這裏的洞口已經陡住，大家才安心了一點。

「啊呀，真的還算幸運咧，這洞口可真不小呢！」一見到洞口，大家這樣又驚又喜的說着。

「最好還是弄些泥補的地方，總不及原來的！」

「有人在挖了。」史村的人回答着，有些還在喘大氣。

「我們去！」

「喂，不要大夥兒只幹一樁事，留些人在這裏找找吧，看還有壞的地方沒有？」

「大家不要慌，留幾個在這兒，聽到沒有？」又是一個聲音。

火把在四面閃來閃去，跟隨着一羣黑影。忽的在薛家屯那個角上，也有極大的聲音在叫了：「這裏也是一個洞，快啊，水湧得厲害呢！」

「大夥兒來吧，水湧得急了！」女人們也狂叫着，孩子却跳來跳去的怪吼。

「喂喂，火把來多些，看清楚才好啊！」

「啊，你們這些雜種，有什麼怕的，這麼昏頭昏腦？快點去搬東西來堵住，都是空手跑到這裏來尋死嗎？」

這一邊，立刻緊張起來了。各處的火把也趕忙的送來。

人聲沸騰着，掩蓋了水的洪流和幾條狗的吠叫。落在後邊的老人們都發着抖，腳軟得好比是雞子。有些做婆婆的，還要抱一個兩三歲的孩兒，孩子給那些雜亂的大聲駭得癡癡了，不住的哭着喊媽。

「不要哭，好孩子！婆婆抖着聲音哄孩子，越哄越哭得兇。

「小祖宗，一生下地就是個苦命，死在眼前了，還哭什麼？」

不耐煩的，都生氣了，把孩子放到地上儘他哭。

「又是什麼地方壞了，啊呀，我活到六十三，也是第一次遭到。唉，唉，到今夜真是難關了！」一個老頭兒囁囁着。

「能夠跟他們一起去，死在壩上也甘心，偏偏又這麼沒有用，走幾步路也不行，遠不及阿興他們十四五歲的孩子。」三得的爺經不起心裏的憂傷和眼前的駭怖，兩隻眼睛裏都擠滿了水咧。

老婆婆們想到自己就要死在水裏，兒子媳婦也要死在水裏，死神的黑翅膀好像刻刻在伸張開來，想到天天親近着的許多東西，眼看着要在這樣的災難中丟完，就忍不住心痛得哭起來。『哭什麼的？大家一起死倒不好嗎？』其實他自己眼睛裏也滿是淚水了。看見老婆婆哭泣，就格外傷心起來，便這麼罵了。『唉，唉，窮人一條苦命也不能好好兒活到死，幾次到城裏去告警，有什麼用呢！』

「聽，真鬧得兇了呢，糟啦——」

大家都屏息着，聽前邊送來一陣陣可怕的聲音，心更跳得連胸口都痛了。趁着天上的星光，

不管自己的身子怎樣發抖，都拚着命往火光的方向跑過去。

「唉，顧不得一個人的死活了。忍點苦拚命吧！那邊的人太少，快到那邊去，一個小洞也要緊！」

嘴和手脚一樣的忙亂着，即使是十幾歲的孩子，也都跑來跑去搬石塊搬泥土，腳底給觸傷了，也不覺得痛，聽着大人們的指揮。

「啊，天保佑，這裏好了，洞口已經堵住了。」

「不要再去動，只要底下再填一些石子；喂，搬些石塊到這裏來，聽到嗎？」

這一團人，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那邊一個缺口怎麼了？」有人在問着。

「正弄着咧。六指頭老二的大腿也給石塊壓傷啦。」從那邊缺口處奔過來的一個黑影，遠遠地回答着。

「好，大夥兒仍舊要到處留心，看再有什麼壞的地方沒有！」男人宏亮的聲音，接連着散布在黑空裏。

『喂，泥渡灣那邊有人守着嗎？不要大家擠到這裏來，那邊又有什麼岔子就糟了！』

『誰知道泥渡灣那邊有人守着嗎？』有人便這樣喊。

『有的，有二十來個，不要緊的了！』一個聲音在回答。

『你是史村的趙福嗎？』問的人好像還不甘心。

『是的，那邊真的有人，沒有錯；要是忽略了一個地方，那便什麼心力都是白費的！』

這麼趕來趕去的又忙了一陣，另外幾個小洞也修好了。天已經有點亮，大夥兒都不願回家去，甯願廝守到天明，那時如果沒有變卦，才放得下心。大夥兒亂七八糟的坐在地上，有的就躺着，滿身都累了泥漿。這時四肢倒覺得疲乏了，可是心既放下，疲乏也覺得是好受的。

一堆堆低矮的屋子，一團團雜亂的人羣，地上的孔穴，還有許多凌亂的石塊和泥漿，給朦朧的白光照得極清楚了。曉星也不知在什麼時候隱了下去。剛過去的恐怖，還是像惡夢一樣的不能忘掉。老人們又看見了自己的兒子媳婦和孫子，眼睛裏又擠出淚水來。他們先回到屋裏去，覺得每一件東西，即使是一塊破爛的布條，都是最可愛最親密的了。

『啊，總算死過一次咧！』有的人在嘴裏說，有的人在心裏說。

這一次危險過後，縣裏的人下來看過了一次，他們早已把危險的情形報到省裏去。據說只等省裏的命令。各處給水淹了的，都在設法救濟。不只是省裏，那一個不是熱心的？他們告訴村莊上的人，各處都爲了這事在募捐。真是沒有什麼担心的，那些情形不好的地方，省裏遲早總有命令下來設法的。

這些話把老年人都哄得點頭；有些聽得省裏的大官們那樣愛百姓，心裏感動得流淚。可是他們同時又聽到幾處地方給水淹了。隔得不遠的高縣，就在這裏搶險的夜裏淹了的。想想那瘋水快把這裏也沖完，要跑也沒有地方跑；不走給淹死，走了也餓死，大家都焦急得要命。於是眼巴巴只望着省裏縣裏派人來修，救救眼前的急了。

然而光景真不好，水總不見退，只要再厲害一點，大禍就在跟前了。修也不見有人來修，上司說是撥款子的，也不見有一個錢。這麼過了三四天，大禍可到底臨頭了。

正是中午的時候，好些人家捧着碗在場上吃飯，猛的一個很大的聲音，把他們嚇呆了。靜下來聽，那大聲的後面，跟着就是人羣的喧譁和狗吠。

「不好了，壩坍啦——」

去。

『大家來啊，快點呀，天王菩薩！』

幾村的人，立刻都瘋狂般跑了起來，不曉得往那一個方向走，只是紛亂的互相跟蹤着。

『你們都不要來，快逃吧，你們先逃吧！』男人都這麼說了。這些大聲可怕地給風傳播了開

『準死的了，往那裏逃呢？』

女人們一邊瘋狂地跑，一邊哭。

大家嘴裏喊着親人的名字，那些哭聲和叫聲，把天地都要震裂了。

『往西邊逃，喂，到那邊的天佛山再說吧！』

本來奔前去還想拚一拚命的男人們，看見史村那邊好多人，連哼一聲也來不及，給大水吞去了。水像天坍那樣的可怕地捲來，奔前去的人，沒命的都向西邊跑，落在後面的，就給大水吞去了。

『救命呀，唉，救命呀！』

這些聲音低落了又高起來，都掩在大水的碰擊中。還活着的，在奔跑的人，來不及喊到自己

的爸媽，自己的妻子，瘋一般地咬緊了牙齒奔上去。

四

一口氣跑過五六里路，看看快近那個小小的天佛山啦，才喘着氣把脚步放慢下來，到這時候才清楚自己還活着，可是大家說不出話，周身都在疼痛着，心更跳得不成樣子了。好多人橫七豎八的倒下去，像死了一般的不能夠動彈。女人和孩子們，又放聲哭起來。在那樣天翻地覆的恐怖中，逃在這裏的，也有七八十個人，女人跟孩子，一起有二十來個。

『啊，你們來看吧，往東邊望去，一片白茫茫的都是水了，什麼都完了！』有人走到高點的地方，有氣無力的這麼說。

沒有人回答，只聽得幾聲重重的嘆氣。

『只逃了我一個人有什麼用呢？一家人都死在水裏了！』一個中年女人哭着嚷。『七叔子，你沒有看見阿毛的爺嗎？』

『沒有，我是眼睛昏花得只顧自家兒跑了，看看大家往那裏跑也就跟着往那裏跑現在不

是也只剩我一個人了嗎？他們不曉得都在那裏！

『阿毛的爺啊——阿毛的爺？』

淒厲的嗓音流蕩在人羣的隱縫裏，像午夜的梟鳴。可是沒有回答的聲息。那女人又流着淚用啞嗓子說話了：

『真是昏得該死的，看見阿毛正沒有地方走，駭得只是跳着哭看看又來不及回家，就癡了一樣的一個人跑起來。啊，一個人怎麼能過活呢？什麼東西都給瘟水沖完了！』

大家都找尋着一家人，可是能夠找得到，却是很少的。

『三得，你也在這裏嗎？』

三得看到林大發的臉，那臉上歪歪扭扭地掛着好幾行眼淚。

『你看見我的爺娘有沒有逃出？』大發把手掌抹着淚水和汗水。

『沒有，我只看見自己一家人好像都倒在水裏去了，那時我本想趕過去拉，可是水流沖得太急了，我只拉了三伯家的阿金，可巧三姆姆也在這裏尋找他。自己一家人，光景是給瘟水沖去了。』三得費力地說完了話，不能支持的把兩手捧住了頭。

『我早知道會有這麼一天的，我早說的了！』

林大發憤憤地咆哮着，又走到別處去探問爺娘的下落了。

太陽已落在這個小山的背後，天空中留着一點殷紅的光芒，更把遠遠的那一片白水照得清楚了。

大夥兒不約而同的都望到那個角上，想着淹在水裏的家，淹在水裏的親人，還有許多捨不得的東西，心像刀割一樣的痛。

『省裏的救災，各地的募捐，畢竟是來不及的啊！』冷冷地，一個斑白頭髮的老頭兒說。

『但是，想個法子吧，我們自己到那裏去呢？老是在這裏總不行的。』

『近的又沒有地方好去，我說到牛角鎮吧！七八十個人，小村落也不好辦。』

『好吧，到牛角鎮，明天再到縣裏去！』

大家又把疲勞的身體支撐起來了，像一隊負重的駱駝般拖着沉重的脚步。又忍不住常常要回頭望東邊，直到給小山的黑影擋住，才落着眼淚趕路了。

到牛角鎮的路，全是高低得很厲害的泥路。小河裏的水又都爬上了岸頭，尤其溼滑得難走。

可是不管腳脛痠痛得怎樣，還是要跋涉地行走，到那邊天已完全黯黑了。鎮上的人家聽得難民就害怕，門戶立刻關得緊緊的。他們沒有法子，不曉得走那裏的好，就在一處空地上大夥兒歇息了。雖然周身還是痛，也忘不掉洪水的恐怖，可是肚子已餓得難挨！路又走得多，大家心裏想，今夜若是沒得喫，明天準要倒斃了。這麼晚，人家又那麼怕難民，到那裏去討東西呢？

幸好有一些看熱鬧的人，倒還有點正經的神色，爭先着問他們許多話，又都同情地嘆着氣，『做做好事吧，你們有什麼東西給我們喫一點！』人羣中有的這麼懇求着看熱鬧的人。

『這種好事應該做做的；碰到災難，也是沒法。』有人回答着。

『燒點飯吧！』

『好，大家去燒幾升好了。』

許多人這麼熱心着，還告訴他們——

『我們自己也苦，再多也不能給你們了。前天高縣大水，也有好多人來，跟你們一個樣子，』
家人多失散了，聽着也心痛。』

『他們在那裏啊，現在？』
『得忍不住問。』

『還是在這裏，把些廟宇和空屋子做了收容所。』

後來，看熱鬧的人羣走散了，只剩下幾個孩子在月光底下老是向這羣人看。

大夥兒輪流着喫到一兩碗粥，有的也喫到幾莖菜。把肚子喫飽，他們就在潮潤的草地上躺了下來，疲勞把他們立刻曳入夢裏了。

第二天，警察來盤問他們，把他們像豬一樣趕到幾間空屋裏，要他們安分一點，不准鬧事；說是各地方都在捐錢捐東西送來，這裏自然也會得來的。若是有人吵鬧，那麼上司有命令的，都要重辦。他們在昨夜就聽到看熱鬧的人說，近來這裏派來了好多水警，據說是特地來照顧災民的。於是他們聽憑擺佈到空屋裏。這空屋是什麼人家的祠堂，灰塵和霉味差不多塞住了鼻子。柵門是關得緊緊的，有幾個警察看守在門口。

『我們做了囚犯了，真是！』有人輕輕的向同伴們說。

『囚犯是犯了罪的，我們真是算什麼呢？』

可是實在跟囚犯差不多。喫飯是沒有時候的，日子一多，更不知道有沒有得喫了。太陽斜了，西，才有兩大桶夾着菜和荳那類東西煮成的薄粥，好像餵豬的荳糟一樣，光景是十二分難看的。

可是有得喫，他們還管得了什麼呢？

「喂，我們一起有幾頓？」有人極誠懇地問那挑粥的。

「有幾頓？哼，你要喫幾頓你自己問上司去，我可不知道。」

聽了那粗暴的口氣，問的人把臉沉了下來了。

「肚子真餓，要是只有這麼一頓，那真會餓死咧！」另外一個人囁嚅地說：

「有得喫也好的了。老哥，你才不懂事，真是！」

每人够喫一碗的兩桶粥，一天挑兩次，大家看着還留些殘汁的桶，給那強健的漢子又挑了去，心裏都難過着。可是一過三天就只喫到一頓了。不管心裏怎麼樣憂傷，憤懣，肚子還是要挨餓，那一碗粥怎麼够飽，剛喫下去的時候早覺得餓了。就因為肚子又常常這麼餓，憂傷和憤懣更一天天加強。

想到淹在水裏的家人，和許多破舊的傢具，在飢餓的時候更傷心得發狂，他們真想衝出那木柵的門口，再回到家鄉去看看那大水，或者在水面上浮着的他們的爺娘，兄弟，丈夫或妻子，他們只要看一看也甘心。

飢餓在各人心中燒成一團火，使他們都變得瘋狂了。半夜裏也常常有人叫喊起來，把一羣人都從睡夢中驚醒，大家咒罵着：

「把我們關在這裏作什麼？肚子又不飽，要把我們活活的餓死嗎？」

「我們甯願死在水裏的，我要回去啦，跟一家人死在一起好多了！」一個女人尖銳地哭叫起來了。

夜班的警察從夢裏給鬧醒，他生了很大的氣。把手電筒照到發着聲音的地方，看見一個憤怒的臉。他在喉嚨裏咕嚕了一句什麼話，又退到自己睡覺的地方去了。

「逃吧，死在這裏，真太沒用了。到外面去，總可以有法子活；不能活的時候，死得也明白一點。三得，你總是吞吞吐吐的，怎麼樣？」

「我也這麼幹，大發，我不是早先跟你說過嗎？」

「不過，我以為還是光逃我們兩個吧！一起逃恐怕是不容易的！」

「這個我不贊成，要逃就得一起逃；光逃我們兩個有什麼用呢？」

第二天，他們都細細的看那木柵的門，跟前後的窗子，到後他們商量好在夜裏逃出去。大夥

的人羣都在期待着黑夜的到來，因為經過了黑夜，他們是可以自由地生活在白日裏的。

祠堂的窗，本來就不堅固，當局也不防備災民會逃的，沒有裝上鐵欄兒。這一夜，當那些看守的警察倚在門上打鼾的時候，像爛一樣開了缺，一羣苦難的靈魂跟洪水一樣沖瀉到牆外了。

於是他們期待着日出。

歸計

枕流生

「得祥，信來了！」

正在抹着貨物櫥子的得祥，忙回過頭來一看，掌櫃的靠着帳桌，笑嘻嘻地手上拿着一封信。『真的嗎，王先生？』得祥說着，丟了工作，走近掌櫃的：『請你唸一遍給我聽聽，看是那裏來的。』

於是掌櫃的鄭重地拆開信封，抽出信紙，展開了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緩緩地。

「是你家中的來信呢。」掌櫃的擡起頭來，摸摸眼鏡說着。

「那麼請你告訴我信中什麼話吧？」得祥着急地說。

「信嗎，——信上說你上次寄回去的五塊錢已收到了；你媽媽女人小孩子在家裏都很平安，叫你放心；叫你最好，最好在清明節前回去看看，家裏不放心；不過小孩子要種牛痘了，有錢叫你再帶五塊錢回去；其餘沒話了。」掌櫃的緩緩地說着，說完了，放下信紙，再問道：

「你打算怎麼樣呢？」

「我嗎，我——讓幾天再說吧。」他無力地回答着，一點勁兒也沒有，連信也不要了，仍去抹櫥子。抹着，抹着，抹了半天，櫥門還是陰陰地有着垢膩，一點不亮；使他有點不相信自己底能力；他在往常總是很快地抹乾淨了所有的櫥子；尤其是最近少了一個人，他應該更快地做完才對，可是反而愈加慢起來了，這幾乎不是一個筋強力壯的年輕人所應當的。有時他偷偷地回過頭來瞧瞧掌櫃的臉上底顏色，看有什麼表示，掌櫃的臉上依舊淡淡地，一言不發，那眼睛卻向四下裏梭巡，似乎正對他發笑，冷笑；連忙回過頭做着事。

「讓兩三天你也要回去看看囉，快要過清明啦；在這裏做事難道賣給店裏嗎！」這是幾天前他送李貴上船，李貴臨下船時向他說的；沈重的語音，還在他耳際縈繞着。如今已不止兩三天了，家中也來了信，可是他還在店中做着事；早上第二遍雞聲把他叫醒，爬起來燒水，抹桌、椅、櫥子，吃早飯；再和李貴去挑貨物，挑水；晚上十一點鐘之後，眼皮一閃一闔地叫他睡覺，便頹然地倒在牀上；養精蓄銳以備做明天的工作；每天如此，從不曾回家一次。

在夜間，也許就是他回家的時候了；夢裏和一家人團聚着，似乎看見媽媽底頭上，已大半是白髮了；孩子已能下地跑了；看見鄰人李大從門前走過時，他做出一種高傲的樣子，表示他已不

是沒出息的人，也能跑到外縣謀生活，還能被人鄙視嗎？有時他會從夢中笑了出來。但是一家人向他訴說着生活困難的情形，又不禁哭了——這情形李貴是原諒他的。

看見別人每半年回家一次，並且在本地的可以每星期回去一次，他也想着會有個機會回去看看才好；可是總沒這勇氣去向掌櫃的說：他願虛到假使他真的回去了，也許會影響到他底職業；別人在這裏至少做了四五年了，他才來了兩年多。每月雖拿了五六塊一個月，可是沒了事，回去，固然不能生活，還要被李大笑；反正每月有錢寄回去也就算了，回去了也沒用處；想開去，自己便忍耐着，一直忍耐着兩年多。

「清明節前回家來看看呵！」他不斷地想着，彷彿媽媽女人底聲音在招呼着他。挑起擔子在肩上，十分沈重地，不像往常那麼輕而易舉的，雖然擔子上的東西底重量，並不見得加多。

過了兩天，李貴回來了，面部充分地顯着活躍的表情，臉皮似乎紅潤點了，不似先前那樣遲鈍而機械，顯然是在家中享了幾天福而得着安慰了。

「大嫂子們都好嗎，在家中過得怎樣？」他半應酬半探詢的問。

「謝謝你，都很好。在家也沒有什麼了不得；我的第二個小孩子很好玩的，活潑潑地，會叫我

「爺」了，已經種過牛痘。大小孩在張先生書房裏唸書，有錢再把他送到學校裏，好有個出頭日子，不叫他再做這呆笨不討好的事了。我在家幾天似乎變得聰明了許多，哈哈！」李貴很愉快地說着。

他默默地聽着，低了頭沈思。

「我臨走還跟你說的呢，你不想回家看看嗎？」

「我嗎？你沒有來呢，店裏沒人做事，我怎好回去？——不過現在，就在這幾天，我想回家去一次。」

「你放心，你回去，我當然替你做事的。」李貴輕快地說着。

「那麼，謝謝你了。」他無奈地迸出這一句。

看着店裏的做學徒的，做先生的，輪流着都回了家；回到店裏時，面上都帶着極愉快極活潑的表情，可是過了幾天，又都回復了沈悶的空氣。雖然街上熱熱鬧鬧，顧客進進出出的，卻越顯得陰森而機械。他想，老這樣做下去，快要悶死了；他覺得他已老了許多，面皮黃黃地，青筋畢露，不像兩年前那般健壯活潑了。

街上時時走過「賣清明柳」的，使他想起後天便是清明了，今天回去還來得及，還是向掌櫃的告假吧；不過回家得帶幾塊錢回去才行，還是先付錢再告假吧。他這樣反覆想着，最後，終於決定了，還是回去一趟吧。

於是他走到掌櫃的面前。

「王先生，我想我想請你把這個月的錢付給我吧。」說過了，立在一旁，看着掌櫃的有什麼表示。可是聰明的掌櫃的，似乎早已料到他底意思，似乎已窺見他心中底隱密了。

「要錢嗎？有的，有的，做什麼呢，是不是想回家？」掌櫃的微微地笑着，使他非常吃窘，比做了一件壞事而懺悔時，還要難過。

「唔，不。」他勉強應了一聲。

「依我看，我想你回去是不大上算的，無論那一方面，你自己仔細想想看，我決不是騙你；你回去也沒有什麼關係，別人也時常回去的——不過我是爲你着想的，你還是不回去的好，你回去得要兩天路程，是不是？」掌櫃的輕輕地說着，面貌極其和藹，但那眼鏡裏射出的目光，卻使他有點難受，不能正眼看。

「是呵！」他想着。「回去確是要兩天路程的，一來一往，五塊便去了三塊，多不合算。何況家中還叫再寄五塊家去，孩子種牛痘呢；回去不是沒錢用了嗎？還是把五塊錢寄回家，倒比本人去的好。到下次五月節再回去，在四月裏只寄三塊錢回去，五月節也就有錢回去了。——還是這樣吧。」他決斷了。

「王先生說得不錯，我不回去了，讓些時再說吧；我是要錢寄回家的，信上不是要錢的嗎，孩子要種牛痘呢，我要錢是寄回家去的。」

於是掌櫃的隨即現出勝利的微笑，但又忍住了；覺得這種年輕人，不愚魯的人，真是沒主張的；容易受情感的激動，容易受外界的挫折的；至於店中人底家庭怎樣，完全不會明瞭。

「你真的不想家去了嗎？」當他拿了五塊錢走到棧房中時，李貴又很關切的問了。

「是的，暫時不能回去，讓些時再說吧。」他不經意地答着，但立刻覺得還沒有說得完全，又補充了一句：「回去也沒意思的，反正總有回去的時候，暫時忙甚麼。」

李貴很失望地對他看了一眼，想不出他究竟是什麼心理。

於是他依舊做着事：棧房裏貨船上的東西，永遠挑不完；每天三餐也吃不完；顧客們還是進

進出地走着；他覺得這工作太機械而又單調，連和李貴談話的時候也少了。

『第二個小孩活潑潑地，會叫我「爺」了。』在夜間他想到這句話時，總似乎李貴底臉上一定有着愉快的笑容，而這笑容却是給他的一種壓迫。想着自己的孩子該也會下地走了，也許也會叫「爺」了；媽媽在家裏帶領着孩子，走到東，談到西；女人在家做着雜事，一家和和氣氣地，多美滿的家庭呵！可是他不能看到，家庭與店中已隔了千萬重的帷幕，他無論如何不能窺見這種樂趣！有時還會顧慮到媽媽年紀大了，該沒有發生意外吧？孩子太小，是否平安的在家中？寄回去的錢，以及家中收下來的糧食，不要已經不够吃用了吧？甚至屋後一塊籬笆，已經破了，倘使還沒有修理好，夜間也許有小毛賊溜進家去；風雨大時，也許擋不了。李大，也許錢比自己拿得多了。總之，回去了也不見得會感到樂趣的。他想來想去，覺得掌櫃的是可愛而又可恨的。

不過在家中也有在家中的好處：像現在，衣裳破了，女人老早拿去補綴；髒了，已拿去漿洗了；而現在卻穿着百孔千瘡的褂褲，做着乏味的工作，反不如在家中種着幾畝田，自己做，自己吃，和別人不相干；那種樂趣就多啦。

『有錢時叫孩子讀書，好有個出頭日子，別再做這呆笨的事了。』似乎李貴的話是言言金

石的，他永遠不能忘記。

「看吧！」他想着。「讓些時再說，也許回去有法想，就不再來了。」立時他安慰了許多，似乎可以安穩睡覺了。忽地他分想起那一年荒年交不出錢糧，還在所裏坐上三個月的還是賣了僅僅收到的五六擔糧食，才了事情景；就從那一年起，可就沒有好日子過。往後又有了孩子啦。土匪也鬧起來了，城上派兵下來，鎮上又練什麼自衛團，七七八八的錢要繳，弄來弄去，秋收時一顆稻也不剩；還被李大說是沒有出息沒本領的小夥子。家中存不了身，轉託王老爹找了這個店裏做工。有得吃喝啦，還有錢寄回去用。——王掌櫃的畢竟是可愛而又可恨的。

漸漸地三月過去了，春帶了三月走了，宇宙滿是煩熱的空氣。

「得祥，你的衣裳破得不成樣子，該做兩身新的穿穿啦。」李貴看着他穿的破爛不堪，露出皮肉的衣裳，還時時蒸出一種氣味，使人嗅了都捏着鼻子，別轉頭去，不禁很關切地說着。

「唔，是的。——可是我沒錢呢？」

「話不能這樣說，你不能不要面子，就是粗布衣裳也要乾乾淨淨的，走到人面前才不討嫌，現在掌櫃的他們都有點討厭你。——我看你這回少寄兩三塊錢回去便够了。」

「唔是的」他覺得李貴底話永遠是中聽的，「也好是要做兩套了，端午節回去也是新新的。」

等到工錢拿到的時候，他買了布，再給女工做；新衣上身了，只寄回了兩塊錢，他又有點痛惜這兩套衣裳做的不當其時，或者先做一套的，然而掌櫃的看了卻說：

「嗚，得祥新衣上了身啦！我想你做事做到現在，也該做點新衣穿穿才是呢，回去也是好看的，是不是？」

他得了安慰了，也許五月節回去時，媽媽女人看了真要歡喜的；李大看了也許要欣羨的，的確能走到人家面前了。

四月底下了幾天雨，街上完全淋濕了；他底工作也減了些，在晚間，長長地呼了一口氣。

外埠又運來了大批貨物，停在河邊，需他和李貴去挑了。

一擔一擔地挑到棧房裏，和往常一樣，他們已經挑了二十來擔了，可是船上還有着，太多了；洋貨店裏的東西底花樣真也太多了，他有點怨恨起來。

走到河邊，看着李貴先挑了一擔走，他自己再搬了一擔，挑上肩，慢慢走到岸上；前面有一個

老人在走着，他想讓過那老人，自己從旁邊走，沒留神，一脚蹣在水筐裏，身子向右一側，想立定脚跟，可是左脚已滑了開去，向後一仰，一交跌在地上，滿身泥汗；那挑着的木箱，也向地面上一攢。連忙爬起來，挑回棧房裏，已有一隻木箱裏好些磁的玩具撞壞了；立時，掌櫃的也知道了，趕來看，臉上籠着一層霜：

『好笨的笨貨！』掌櫃的罵着。『挑到現在的東西，挑回頭了，怎麼挑着會跌跟頭？心不知那裏去了，一天到晚只是想家。幸虧是些小玩具，要是別的貴重東西，還了得，非賠不行！』

他懊悔自己太粗心，沒留神腳底下；又怨天上爲什麼下了幾天雨，地上有了水筐子。

『你太不當心了！』李貴也抱怨着。『前面有人，你歇下來好了，又何必忙着挑呢，這價錢總得六七塊賠呢。』

他沒有理由可以申訴，呆若木雞地站着，像聽得判了死罪的犯人一般，滿臉全是灰色的；好半天才半吞半吐地說：

『王先生，慈悲慈悲吧，我沒有現錢呢，我賠就是了，不能跟我要現錢呢。』

『那還用得着你說嗎！』掌櫃又轉了口風。『不客氣，下月的工錢別想拿了；不因爲你是初

次犯的，已請你滾蛋了。」

以後每逢他和李貴談起時，總悔恨着自己太不當心了，魂不在身似地；可是想不到那幾隻磁東西，竟值上六七塊錢呢。

時間很快地，轉眼間又到五月。

在往常，在家的時候，媽媽是在包着糰子，而女人卻催着他出去找桃樹，杏樹，石榴樹的枝上的嫩頭，剪着艾虎，穿了掛在門頭上，窗口上，牀上，再吃糰子，那是多麼快樂啊。現在他沒有這些事可做了，只能買幾個現成的糰子吃，那是多麼的沒意思。

李貴拿着一封信進來了。

「得祥，你家中的信又來了。」李貴說着，便拆了開來看看。

「又是什麼話呀，告訴我？」這一次他家中底來信，卻引不起他底愉快了。

「說錢已收到了；小孩種過牛痘，白白胖胖地，很結實，已曉得喊「媽媽」「奶奶」了；你有空子還是回去一趟才好。——你怎麼回去？」

「是呵！」他蹙起眉頭，臉上現出一層苦笑。「我本來打算想在五月節前回去的，可是我不

能回去了，我已闖了禍，又做了衣裳了。」

「那也沒有什麼關係。」李貴勸慰着。「反正你先前也說過的，總有回去的時候；我想，現在天氣熱，你等過了夏天，秋涼時再回去過團圓節吧；暫時不能回也沒有什麼。」

他沒有作聲。李貴只是殷殷地向他望着；忽地看見他眼中濕潤潤地掉下兩顆晶瑩的珠子。

蹂躪

葛賢甫

初冬的西北風，把孫二老頭後腦瓜的短鴨翼吹亂得像一隻喜雀窠。他手裏拿著一把木揪，同姪兒孫小毛在門前場邊瀟糞。把揉碎的乾糞堆成圓錐形，細屑都落在上面，沾靠在圓錐形的四週，大的糞彈却篤篤，篤篤的順着坡滾滾下來。用揪背把糞彈拍碎，再向上堆。兩個人，兩把揪，不住的拍着。堆着，繞着圓錐轉。像鬼推磨。他的臉又黑又紫，同乾糞屑差不多，腿兒有點跛——一年前被土匪打傷了的，逢到陰天就慘痛，——屁股向後擡，隨着揪頭一仰一合，活像耍猴兒。可是孫小毛不能笑，那是他的二爺。

圓錐越堆越大，矗立在門前的場邊，顛巍巍的，要不是繞着場四邊有着草堆，豬欄，牛欄，和孫二老頭幾間破草屋，遠望還會疑猜是一座新漆的墳墓。可是場上的糞屑漸漸少了，光了，連星星點點都用掃帚掃聚一起堆在上面。種田人對於糞是看作同糧食，耕牛，一般貴重的，沒有它，誰也收不到多糧食。平時人屙的牛屙的大糞，豬作踐的騷泥，統統原原本本的把它送到田上去叫它

幫助莊禾出籽粒。閒暇無事的時候，孫二老頭臥着糞箕，田邊，路旁是處找野糞拾，像找狗頭金，眼睛釘住地上找覓。現在大功是完成了，明天就種寒麥。

他喘了一口氣，停住手。把圓錐形的糞堆看了一眼。嚥了一口唾液，彷彿那顛巍巍的圓錐也嚥在肚裏。木掀上了肩，一跛一拐的向草屋走。

剩下孫小毛一個做最後工作。舉起木掀輕輕的落下去又重重的拍壓圓錐的表部。拍得平，像片鏡子；拍得牢，像磚頭。生怕被西北風吹去一絲一點，這是一種修飾的藝術。孫小毛很在行。乾燥的糞屑，還吐出海騷味，直刺他的鼻孔，浸淫了全身。他可是一點不嫌。這時他心裏正想着新帶來的媳婦，那人兒，圓圓白白的，使他增添了許多力氣。嘴邊浮着神祕的欣然的笑渦。

孫二老頭進了家放下掀，找着帶荷包的短煙袋，坐下捲個煙捲兒吸着。一袋煙吸了，精神恢復過來。看着小毛媳婦坐在鍋屋門口打蒲鞋，藤繩搓得挺細，兩手忙忙碌碌的編織鞋幫兒。他心想，『可有能爲！祇不知，小麥餅會不會烙，窮人家閨女十九不會烙小麥餅的。』明兒種田，請了胡老大幫忙，得烙兩塊小麥餅給人家吃。

想起小麥餅，得再去看看胡老大。不要明兒忘記邀請他，又趕集做買賣去，他拿着煙袋，站起

來，就朝門外走。剛到門口，可呆住了，眼睛直瞪着。

不知那兒冒出了一隊兵，——十幾個，揹着槍，從糞堆根把小毛揪住。像捏小雞似的，帶着就走。小毛想翻翻挺，腮頰上啪啪就是幾巴掌。頭也不敢掉，直奔莊西走去。莊上女人小孩擠在門口看熱鬧，喊喊喳喳的講話。

孫二老頭慌了，『這是拿差的，怎能拿到這裏來？』把煙袋插在勒腰帶上。邁步跑去，一跛一拐的追。『我得把小毛要下來，明天要種麥的。』

軍隊出了莊到田野的路上，像雁般的飛行着。他碼量再幾步當兒，就追得上。陡然有人在他屁股上打了一槍拐，他幌一幌身子，幾乎跌個狗吃屎。從身邊磨轉過兩個亂槍的人，威風凜凜的攔着路。一看是鄉長陳洪賓家兩個鄉勇，細條點，凹眼大鼻的是谷得高。粗笨點濃眉大嘴的是周萬成。他想罵一句『開什麼味！』可是不敢。

『哈哈，幹嗎，金命水命不要命跑！』谷得高兩手平握着槍揚着眉毛問。

孫二老頭急得嘴唇打顫：『小小毛給他們老總拿去了！』

他偏過頭指着前邊走得又遠了的隊伍，心裏異常懊惱。

「我疑猜天塌下來哈哈！」谷得高向周萬成遞了眼色，兩人會意的一笑，孰上槍，轉臉也向西拔着脚步，肩膀一歪一扭的走着。孫二老頭心中焦急，躡上一步在兩個練勇前面跑。祇聽得後面一陣笑裏夾着訕罵，他頭也不掉追上前。

那隊兵約摸走有半里地，到了任莊上保長家辦茶喝去了，孫二老頭心氣略平點。軍隊總要擔擱一些時間再走的。就停住脚步等兩個鄉勇趕到，很客氣的叫：

「得高哥！萬成哥！請你們幫幫忙！」

兩個鄉勇睬也不睬，從他身邊擦過。他又翻轉身跟着哀求：「你們兩位行點好，將來重重報答你們！」

谷得高把鼻子一嗤，很討厭這種口吻。周萬成落後一步，同孫二老頭肩對肩，歪着頭問：「怎樣報答呀？」

不過是買點禮物，送幾塊錢；或是好酒好菜款待一頓。可是孫二老頭嘴兒說不出。

「怎樣報答你麼？我知道！」谷得高頭也不回的說：「不過把他新簇簇的姪兒媳婦給你睡一晚！」

周萬成發出一陣粗獷的淫猥的笑聲：「格入！得高不要拿人窮開心！」

「嚇嚇！」

狗嘴裏長不出象牙，孫二老頭倒抽一口冷氣，沈默着。打算找任保長銀駒，他們鄉隣一向有照顧的。

上了任莊，兩個鄉勇先躡進去，和兵士們你兄我弟的打招呼，孫二老頭在任保長門口，膽兒突突的，張瞧有幾分鐘，纔躡着脚步躡進大門。兵士和兩個鄉勇在客屋裏喝茶，吃煙，人亂馬翻，聲音很嘈雜。槍和槍常碰得嘩赤嘩赤響，使得孫二老頭頭腦要炸，兩腿發軟。小毛押在客屋角落裏蹲着。任保長吆喝伙計忙應酬，裏裏外外的跑。一頂呢帽歪戴在左邊後腦瓜，連吃煙工夫都沒有。抬眼看見，孫二老頭顫抖抖的站在院子裏，似乎喊他。就抽空出來，兩眼左右張瞧一下，把孫二老頭帶到大門外牛棚底下。大水牛勃勃的肩下一堆熱蒸蒸的紅糞，把草腥氣向四面散。

孫二老頭兩眼釘住任銀駒，腿彎得要下跪。

「請請任大爺把小，小毛摘下來！」

任銀駒掉過臉向大門口望一望。右手拍着孫二老頭肩拐兒，搖搖頭說：「小毛帶到這裏，我

就，可是沒辦法，這次不是平常拿差，要送上江西剿共產黨。」

孫二老頭嚇得一踉蹌，後腳幾乎踩在鮮牛屎上「上江西？」

看孫二老頭睜大了眼睛，任銀駒說：「這因為縣裏招兵招不到人，打算把四鄉白臉賊（註）抓去。一來當作充軍，地方上要清素！二來白臉賊沒有錢發，省下一筆糧餉……」

「我小小毛是白臉賊嗎？把他抓去！」

「你聽我說：這又是陳洪賓陳鄉長的詭！你看地方上白臉賊，那個不同陳洪賓一鼻眼出氣？他能抓這叫有光棍，有眼子，拿你家小毛頂替。」

孫二老頭這纔恍然大悟，渾身像澆了冷水，兩手霍霍的沒處擺放。嘴巴打結：這，這就不能，對老總講，講聲，說，說小毛是好好人？

任銀駒搖搖頭，囁嚅的說：「沒辦法講也無用。」他兩眼看着地上的牛糞，還有熱氣，使他想到了陳洪賓，也會同那塊牛糞一樣，身子弄得稀爛，活不了。

孫二老頭也知道任銀駒怕陳洪賓，但小毛遭了這樣冤，他總應該挺身而出，說句公道話的。

（註）白臉賊——是暗中偷竊，平時還同種田人一樣的耕農，極不安分，往往與土匪勾結做線索。

可是望着任銀駒也把臉愁苦着，突然的感到絕望了。

身後一陣輕碎的脚步聲，門前黃狗欺生的叫起來。牛棚底兩人不約而同的向外望。原來小毛媳婦得着鬼信也跑來了。她是新娘兒，到任莊來還是頭一次，身上穿着青布褂，頂頭青手巾，氣喘吁吁的走到牛棚外面，一看見叔公和任銀駒，低着頭站住。眼睛偷偷向四處瞄，看小毛在那里。孫二老頭看見姪兒媳婦來，心裏愈慌愈着急，『怎麼辦呢？』自問自，可是解答不上來。

任銀駒看見孫家新娘來，打算鼓起勇氣發幾句牢騷，把陳洪賓罵幾聲。可是這當兒，伙計來喊他了，說軍隊要走。他無可奈何的對孫二老頭說：『他們走了，你跟上縣罷！找你老主人，或能營救小毛……』

說聲不迭，哨子嘟嘟響。兵士揹着烏亮的槍，出來到場上站隊。任銀駒撇開孫二老頭，趕緊走上前去同排長打招呼。

隊兒一字擺開，個個雄糾糾氣昂昂，把孫小毛夾在中間，兩手反剪，扣着繩，牽在一個奮兵手裏。像捉到一個汪洋大盜。小毛媳婦一見，蒙着臉抽咽。怕得不敢哭出聲。孫二老頭眼睜睜的望着細瘦伶仃的小毛，他沒有傳說裏劍俠那般本領，把他搶下帶着跑。即使把家丟了討飯，也可以的。

隊兒輕輕移動，向莊西走了。他們今晚得趕到縣城，排長大聲朝門口說：『對不住！任保長！叨擾！叨擾！』

『那里那里！不要客氣！』任保長陪着笑臉，送幾步，就回頭對已出了牛棚站在場心的孫二老頭說：『趕快跟上縣去找你主人。』

小毛媳婦措着淚，望着走遠的隊伍中間的小毛，打了一個寒噤，毛骨悚然。孫二老頭對她說：『回去罷！我上縣，晚間門戶要注意。』她一頭抽咽，一頭向家走，孫二老頭拔起脚步，再往縣城趕。

二

太陽無力的照在灰白色的道路上，天已是大晌西。十幾個兵士說着，笑着，唱着粗糙的不合拍的軍歌，這軍歌散佈在田野兩邊，使走路的人和路旁人家聽見，感覺不舒服。這裏面有着殺氣和野蠻。直到夜晚，還驚落在他們愛和平的種田人的靈魂上。夾在中間的孫小毛，像一個俘虜，過路的人都疑當他是「賊」，但看那羞怯畏縮的樣兒，又覺得推測的靠不住。『管他！』一個過路人淡淡的說，都掉頭走了。

西北風越來越緊，可並不十分冷。這羣兵說笑得更響亮，像一羣哇哇叫的烏鴉。軍歌越唱越亂，簡直胡鬧。排長心裏很開味：今天捉到白臉賊。雖只是一個，是不白費的！跟在隊後走的兩個鄉練，還要開味。他們沒有好話談，談女人，和敲竹槓，虎嚇撲的本事。軍歌呢，雖然常聽。可是那調兒哼不上。倒是小寡婦上坟，十八摸十分順口。周萬成今天尤其歡喜唱，因為谷得高拿小毛媳婦開他味，渾身自在，兩脚打飄。媽的，要是孫小毛充上江西，老子得找她幹一幹。孫二老頭要翻翻挺，把他扭死嚇……他不知谷得高心裏想着什麼。但谷得高比他還要開味得多。抓孫小毛就是他在陳鄉長跟前出的主意。不獨陳鄉長有功，他的把兄弟——白臉賊，不知庇護下多少。現在拿孫小毛做替身鬼，他多開味？他計算翻過年，到了四五月青紗帳起來，又可以合成撇子，抬槍了。那時周萬成帶去做貼身賊，分點給陳鄉長好留平靜時做護身皮。他越想越得意，這種頭腦決不是貪愛女色的周萬成所能有的。

孫二老頭喘哈哈的在後面跑，殘傷的腿，那能抵得上當兵的快？但不能讓他眼看不見小毛子。一不見眼，就像他們能把小毛弄死吃掉般，累得鼻涕眼淚都下來了。迎臉風，嗆在喉嚨裏，又裝進肺管，可受不住。一陣陣咳起來，一咳，眼淚鼻涕流出更多。插在勒腰帶上的煙袋荷包，顛在肚皮

上噠噠響。從集鎮，鄉莊走過，兩眼好像沒有看見。只釘着兵士的行列，只覺得金黃色的太陽在頭臉上幌，風直向兩耳旁邊拉。

兩個鄉勇回頭看見孫二老頭跟在後面，一拐一拐的追。就對隊裏弟兄講：「喂！那老頭兒也來了！」

「媽的！還有法想嗎？」一個兵士大聲罵。其餘和着媽媽奶奶的訕罵。孫小毛嚇得屁都放不出，臉色刷黃，鼓着嘴，覺得嘴唇兒是冰涼。眼前覺得一片黑。

太陽要落的當兒，到了縣城。孫二老頭緊緊跟在軍隊後邊。走街上，號兵噹噹打，吹着洋號，彷彿叫「快來看！」是凱旋呢。

軍隊進城歸入團部去，把孫小毛解到，縣政府看守所。俟開拔時再行提出，這是拿當白臉賊辦的。

孫二老頭尾着軍隊到團部，又到看守所。知道小毛的下落，就翻身出城向東關後街主人家走，一路上，他就盤算，感到見主人難為情。他從前帶着四個姪兒，種主人十多年地，漸漸手裏肥突，在自己鄉裏添置了十畝多地，合上祖遺十多畝田產，有二十多畝，他想種主人地，把自家地丟給

人種，很不合算。就留下兩個姪兒在主人莊上，照舊種租田。把大姪兒玉珂，頂小的小毛，帶回家鄉墾種。主人當時嫌人手少，種不好田，不高興他。他也不敢見主人面，誰知玉珂小孩一到家，就給地方小賊抱去，化掉一百多塊錢贖回來。今年春，土匪又搜索一次，玉珂氣得在麥後把女人帶跑了，弄得撲個空。現在小毛又遭事，找他，他要不理呢？真是醜媳婦難見公婆。不見又不中！祇能硬着頭皮碰岔過街，向弄當裏走，天已黑了。石頭路高窪不平，一脚高，一脚低。他的心，也像十五吊桶，七上八下，突突跳。又一個轉灣，到了。

黑黢黢的高大的門空，他走上去，兩腿打戰，輕輕敲門。

門一會開了，主人奶出來開門，『是孫二嗎？多晚來？』

『纔到，主人在家嗎？』

『有病了，在西屋。』

『糟了！』他跟着主人奶，經過院子，一直走進西屋。一個套間裏充滿藥味，藥壺，痰盂，大煙槍，地上，牀上擺着是。主人蓋着兩重厚被睡在牀上。臉消瘦了，又黃又黯，滿是皺紋。鬍鬚也似長得長些，沾在失去血色的枯白的脣上邊。兩眼骨溜溜的，還見出點精神。也許纔抽過大煙罷？纔一年沒

見主人面，想不到病老得這樣快，他心裏起了擔心和驚懼的意念：萬一主人死了，任何事豈不是找不到依靠？呆呆的站在那里，眼淚不由要掉下來。

『坐下罷，』主人奶吩咐。

他還沒有問候主人病狀，主人即把下巴動動：『今晚來有什麼不了事啊？』那聲音很低，很弱。

他坐在矮櫈上，一五一十的訴說出來。

主人靜靜的聽完，哼一聲：『早知你不能回去！看一年來顛顛簸簸，弄多少花樣！陳洪賓是一個壞鬼，你可巴結得上？像你這些老實頭，苦頭還多啦！』

孫二老頭像打了蛋的鴿鴉，低頭不做聲。任憑主人嘲笑他，罵他都願意受，只要能把小毛弄出來，他身在主人跟前，心早又飛到看守所裏去了。

主人奶慈悲的看他一眼，伏在牀上問：『老爹！不能替小毛設法弄出來麼？』

主人舉起眉毛，輕輕說：『把錫福喊來！』

幾分鐘後小主人來了，穿着灰嗶嘰棉袍，連忙走到牀前。

主人喘一口氣對兒子講：『兒啊，』用嘴指指孫二老頭：『他種我家十多年地，貼心貼意的上車爲着看莊，給土匪打傷了！現在腿成了殘廢。真是我家的忠臣啊！』又停一停；『現在，他姪兒小毛，被兵隊當作白臉賊抓來，要充上江西，你不能找人說說要出來？他又不是真賊！地方壞鬼壞的兒啊？你替他們出點力罷！是沒人疼的人。』

小主人屏住氣把話聽完，點頭說：『是的，讓我找人看——』

『天不是黑了麼？孫二你替他打馬燈送去。』主人睡在牀上吩咐。

孫二連忙站起來，主人奶遶過馬燈。一拐一拐的在小主人前面走。也顧不得渾身酸痛和饑餓了。

出了門，在黑暗的弄堂裏走。這小主人他是熟識的。在大學畢業，一肚學問。現在在街上中學教書，面孔比老主人還大得多。他提着馬燈走，不是領着一個人，而是領着一顆救星。可以使得小毛脫難的。他對小主人的崇敬，比對廟裏的菩薩還厲害。

到了街上，電燈照得街心能看見針。他就提着馬燈跟在小主人後面走。小主人到中學裏，找校長打電話給縣長；又到黨部找常務委員李汝鐸，直接同團長講話。約好明天早晨回信，在街上

繞了一個大圈，回來了。

晚間，主人奶叫人弄了飯給孫二老頭吃，他吃不下去。倒在鍋屋草裏睡了。睡了半頓飯時光，就醒轉來。再睡，無論如何也睡不着。他想到小毛在看守所裏，那里房子大，不比鄉間小屋聚住氣。而且沒一點東西蓋，要睜着眼挨一夜凍，又不知小主人請人能不能要出來？萬一要不出來，和他小毛媳婦怎能種地過活？翻過來歎一會氣，掉過去，流一會眼淚。兩腿僵麻，像要脫落般；骨節疼。他眼睜睜的望着鍋屋窗外方院上面的天，星星無聲的閃爍着。天空是那樣的柔藍，靜寂，而再望院子裏，還隱在霧樣的夜氣裏，鍋屋裏依然黑漆漆的。他巴不得一下天亮，看見太陽光。那中學校長和黨部委員能有信來，決定了小毛的命運。

三

當天纔麻花亮的時候，他就吸一袋煙，走出鍋屋門。主人的屋裏還靜悄悄的。他勒一勒腰帶，把短煙袋盤在上面，輕輕開開大門，就朝城裏看守所跑。街上行人很少，冷清清的。他跑到看守所門前停住，欲進不進的樣子，站崗兵士兇狠狠的吆喝他走開。他彎着身，作了兩個揖，『請請老總，

我進去看看姪兒，小毛子。

『滾！』站崗又吆喝他。『那里什麼小毛不小毛的，早上就來見！』

孫二老頭彎着腰，又是兩個揖，謙恭小巧的請求。

站崗不好意思再攆他，就冷冷的說『等一等！』

『是是！』孫二老頭退到牆根站着，遠遠朝看守所的門裏望，直到太陽升得很高，街上人噪噪忙忙的做買賣時，纔有一個穿長衣服，紫臉皮，面孔長長的人從門裏走出來。

『把這老頭兒帶進去，』站崗吩咐。

那人喊一聲『來！』就轉臉，孫二老頭心兒凜凜的跟着走進去，那人又回臉問：『找那一個？』

『孫小毛，昨天晚抓來的。』孫二老頭恭恭敬敬的答。

在右首小門樓底下，設着欄柵門。那人站在柵外喊：『孫小毛！』裏面犯人都早起來，嘈得聽不見一聲言語。那人又喊一聲，小毛，這纔蹣跚的走過來。

那人回過臉對孫二老頭『來了！有話談罷。臨走時留下酒錢！』又轉臉走了。

孫二老頭隔着欄柵，一看小毛，一宿瘦了許多！腮頰上，頸子上，凍出針尖般密密的鷄皮疙瘩。

兩眼也少了光潤，手上繩鬆了，兩手背還留紫色的淤血的繩印子。惶惶的對着他。

「二爺！怎好？」

他想安慰小毛幾句，嘴裏打結說不出來，祇半天勉強說一句「莫怕！」

一宿來驚嚇，凍，饑，餓，焦慮，把孫小毛弄得十分萎縮，像一隻貓爪下的老鼠，現在聽見叔叔說「莫怕」，便止不住掩着臉抽咽。

孫二老頭隔着欄柵也揩一揩眼淚，叔姪倆都不知話兒從那兒講起。最後還是孫二老頭抑制住難過，對小毛說：「一宿吃什麼！」

小毛搖搖頭「不餓」

「那能不餓呢？還是昨天中晌吃的飯。」他摸一摸身邊還有十幾個銅板就叫小毛在欄柵根等一等，自己出去買了幾根油條遞給小毛。小毛接在手裏，揩揩眼淚，就慢慢吃。

「好了，回去罷！」那人又來吆喝他。站在他面前像等着什麼，他想起要酒錢，又掬出一毛角票。顫抖的遞在那人手裏。

「還可不可以添幾個？」

孫二老頭拍拍空腰包，「實在沒有了！下次……再。」

「去！」

孫二老頭望望那人嚴厲的臉色，又望望吃油條的小毛兩腿不由自主的向外移動。走幾步回過頭望望，小毛嘴停住，也在望着他。

出了看守所門，急急的跑到主人家裏。小主人從屋裏走出來，蹙着眉頭：「孫二爺！他們信回來了，不行！縣長說他沒有放的權，是客軍抓來的，團長回黨部說：三兩天就開拔，既然抓來，一個也不能放。這事很糟糕！嘖嘖！」

孫二老頭只覺大頭發重，身子幌了幾幌，好容易把腿硬着站住。是的小主人又不是團長，那能擔保事情成功？

屋裏的老主人奶，少主人娘，和推磨的郭四娘都走出來，站在院裏議論。有的說：地方壞鬼可惡，痛痛的罵着。有的說：軍隊本野蠻，不分皂白；有的說：縣長不問老百姓事，有點糊塗。弄得孫二老頭越發心慌意亂。過後還是郭四娘有了主意，就對老主人奶講：「莫慌！找找我們家裏張文襄看，或者有法想。」

少主人娘說『那不是當公安隊的嗎！』

郭四娘點點頭：『這兩天，他常來家講：抓來的人偷放了不少，不然早已抓齊了！這恐怕要化錢？』

她仰着臉朝孫二老頭望，孫二老頭眨着眼不做聲。

『化幾個錢只要能出來！』老主人奶感到得了救星似的。

『四大娘你找找張文襄來，看怎說法？』

郭四娘扭着腰，擺着屁股，回家找人去了。

孫二老頭不相信，心兒捏得緊緊的，像要碎了。『小主人沒有辦法，一個當兵的……』他走到老主人病牀跟前，苦着臉坐下，老主人睡在牀上也嗟歎不置；後來說：『張文襄來了沒有？』

『來了！』郭四娘在院子答，接着就和張文襄進了病室。

孫二老頭一看，一個穿黑軍衣的公安隊，戴着白蓋黑邊的軍帽，很有禮貌的朝老主人行了禮坐下。瘦小的身材，還沒有小毛高，可是却十足神氣。套間外擠滿了人，在聽張文襄如何說法。

張文襄理着右手，對老主人講，『既是你老人家種地的，我盡力幫忙是了！我認識營裏一個

書記，這——他伸出食指和中指：『只須拿出二十塊錢來，我替你老人家包辦！』

老主人笑了，『這容易！就請你幫忙！』又掉臉對孫二老頭說『怎樣？』

孫二老頭低着頭不做聲，心裏在交戰。

張文襄明白了，對孫二老頭說：『你放心！絕不騙你錢。既是他老人家搭嘴，騙了一個賠十個，這一點點錢，我張文襄擔保得起！』

老主人奶在旁邊說：『張大哥是我們隣居，忠厚人，我是知道的，就這樣罷！』

孫二老頭沒有辦法，承認了。但拍拍腰包說：『暫時沒有錢。』

老主人對老主人奶說：『我們借給他！就拿去請張大哥辦，越快越好，不要開走了！』

主人奶遞給張文襄二十塊錢，張文襄站起來，拍拍胸口對病人說：『你老人家放心，全在我！』

老主人堆着笑容：『麻煩麻煩！』

張文襄昂然的走了，屋裏衆人竊竊議論起來。

老主人抽口煙，放下煙槍，對主人奶說：『難道一個大學生不如一個小兵啊！』

這一陣，孫二老頭又疑懼起來，『人弄不出來，又化了二十塊錢，怎攪？』

四

中午以後，街上人紛紛講明天軍隊開上江西，抓來的白臉賊要充軍不得回來了。孫二老頭在街上跑，聽消息。一聽見洋號聲，怕得要上法場似的，渾身失去知覺，頭腦嗡嗡的響。跑到看守所裏幾次，都被拒絕，不得進去。就是作揖，打拱，哀求，也不過得到一聲『滾』的代價。他灰心喪氣的走回來了。心裏又惦念着白花花的那二十塊錢。難道打了水噼噼沒一點效果麼？果是那樣子，二十塊錢出得冤枉。那小毛也是註定遭難沒救的！他向主人家走，走走又回頭向街上奔。生怕軍隊一下開拔，把小毛帶上江西，他打定主意：要是看到小毛夾在軍隊裏打街上走過，他一定攔住軍隊，跪在大街上，哀求，喊冤，請求他們把小毛留下來，給帶回家種麥，要是不釋放，他就拚老命？在街上碰頭，打滾，……

他沿着街道躡着，留心察看着動靜。有一次碰到陳鄉長兩個鄉練，攬着槍歪歪扭扭的走，他趕忙閃躲在人空裏，不讓看見，他像癡子般，一拐一拐的瞞着。

當他在街上徬徨着的時候，兩個公安隊兵士張文襄空着手喜洋洋的到主人家說：『成功

了！今天夜裏四更天氣可出來。」

老主人問：「什麼樣情形呢？」

「你老人沒要管！包出來是了！」

繼而張文襄低聲的說：「同書記官講好了，把錢塞在他手裏。今天晚間趁老百姓睡覺時候，出其不意上小人家再抓個把來，把你老人種地的抵換一下。這把戲已耍了多天，你老可放心！」

老主人笑笑，嘆口氣：「巴望不得的！」但想到換出小毛，又叫別一個人吃苦遭冤屈，有點凄然。世間沒人疼的人呀！

天黑了，孫二老頭勒着餓肚走回來。臉色更紫更黑了！凄傷到萬分，主人安慰他，把張文襄的話告訴他，只翻着眼不做聲。主人奶叫他吃飯，一口也不吃，勸了半天，纔喝半碗稀飯，反要作嘔不自在。主人奶就不再勸了。

小主人娘說：「孫二嚇癱了嘴！」她也歎着氣。

因爲他，主人一家全是不快樂。又加老主人病，各人全癩散煩惱，說不出話。

夜來了，主人家盡安睡了。孫二老頭在病牀前坐了一會，就回到鍋屋來。蹲在草上，左一袋右

一袋煙抽着。淒傷，煩惱，疼痛，僵麻慢慢熬着長夜。不時放開鍋屋門，站在院裏聽外面動靜。他等着小毛回來。每聽門外踏踏脚步声，心就跳。但一時兩時小毛還沒回來，脚步声帶來多少失望。過後索性出了院子，放開大門，站在門外等。夜深了，再沒有脚步声了。他倚着門框站着，凝視着弄當裏通街的路，依然看不見有個人影來。過後他把門反帶好，悄悄向街上走。走到弄當頭又走回來。怕巡夜警察疑猜他是賊抓去關在小毛一起。慢慢踱到主人門口，又折回頭向弄當。來回的走着，探索着。夜風吹在臉上，身上，早已不覺着冷了。

天色漸漸清淡，深藍的天空，星星在飄忽的風裏一個一個消隱了。最後天色愈淡，星兒疏落落的剩不幾個。弄當裏的夜氣逐漸稀薄，露出黯灰色的石路，衢道兩旁的房屋，分明的露出瓦的屋脊，帶白堊的磚牆。廟裏旗杆上眠宿的老鴉，給東方一絲曙光驚醒，哇哇的飛起叫。

凝視着，凝視着，從城門裏邊擠出一個人，搖搖幌幌的朝弄當裏來。孫二老頭抬起厚重的眼皮，把眼睜大：「啊！那不是小毛子麼？果然！」

他跌跌爬爬的迎上前去，幾乎被一塊石頭拌倒。小毛把他扶攙着向主人家走。他像得了寶貝似的歡喜。但心裏隱隱疼着那白花二十塊洋錢。小毛起先覺得莫明其妙的出來，像夢樣的

迷離恍惚，覺得僥倖。覺得快樂。聽二爺說出了二十塊錢，頓時小小的心也皺起來。

到主人家，叫開老主人的西屋門。叔叔倆道謝：『救命恩人。』雖然是化錢換來的，也不得不要道謝。主人家聽說小毛回來全歡喜得爬起來，看看小毛。恭喜孫二老頭，但那是喜事呢？

老主人問：『夜裏怎出來的？』

小毛眨眨眼說：『夜裏軍隊又抓一個人進去，也不像個賊，種田人模樣，把我就放出了！』

『出來過後呢？』老主人奶問：

『我怕在街上再碰着兵，就躲在城根毛廁裏登到天亮。城門一開就到這裏來的。』

主人奶吩咐下人買油條燒餅給孫二老頭叔叔壓壓餓。

老主人歎口氣：『一個大學生還不如一個小兵！』像十分慚愧似的，把眼閉着。

老主人奶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呀！』

孫二老頭叔叔吃過油條，就要走，主人一家留他們吃早飯，再三不肯，道謝一番，帶着小毛出了城市。

來時焦急着小毛，現在小毛回來了，心中還是愁苦着，因為那二十塊錢幾時纔能歸還得起？

「媽的，且回去種寒麥，」孫二老頭心裏帶着淚自言自語。

婆媳

江萍

「我怎不死？早死早昇天！」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初一，要多唸幾卷經。

外面鼓起大風，穿過樹枝嗚嗚地叫吼。天上的繁星像經不起風吹，都在晃呀晃的振盪欲墮；有幾個劃了一條白線，大概掉下了，落到什麼地方，誰也不加過問，人們都靜悄悄的入了夢鄉。富安婆婆還在做晚課，跪在佛像前唸阿彌陀佛，手裏拈着唸珠；唸一句，拈一個，然而心神不定，不是嘴裏停頓，就是手裏拈錯，雖然她勉強克制自己，要把那顆不寧的心入竅，一意歸向昇天成佛，到天堂裏過好日子去。

「隨那個賤貨怎樣，我能活到幾時，早晨不知晚間事。」

但不久那顆心又晃呀晃的作起怪來，像天上的星在閃抖。頭歪過來，耳朵朝了兒子房那邊，靜聽裏面噉咕噉咕的聲音。

「這個賤貨，只會泛禍，騙男人！」

媳婦告枕頭狀，兒子是一說一聽，二說二聽，全順了那個賤貨的意思，反把娘說的話當耳邊風，實在要把富安婆婆氣死。

「什麼娘，老媽子都不如！就是服侍他二十幾年的老媽子，也有點情義，該聽她的話，——養兒子養到這樣。」

人家養兒子是防後老的，她富安婆婆養兒子是爲那個賤貨養的。「我白吃了一場苦！」和人談起來就淚潄潄的這樣懊恨。「滿床兒女抵不到半生夫妻，」這也是她的口頭禪。

她相信這是千真萬確的，以前就不以這句話爲然。從前富安死的時候，她傷心的並不是因喪失了知己的男人，倒是憂愁以後的日子難過。貴榮，她的兒子纔會跑，穿的吃的都沒有，丈夫只丟了一身債給她，她怎能維持自己和領大小孩子呢？於是揩乾眼淚拚命做活計，她曉得氣是沒用的，要做，拚命做纔能過活。

「他死了也罷，只要能把這寶貝領大就好了！」

她一切希望都寄在她兒子身上。

她做完活計停下來休息，把兒子放在大腿上，臉朝她，兩手抱住他的腰股，

「乖乖，叫我。」

「媽媽！」

「寶寶乖。」

她就這樣忘去死掉的丈夫而把兒子領大。

兒子大了，有些人拍拍她的肩背稱頌她道：

「我敬服你是個女將軍，能把這小東西領到這樣大——再過幾年娶了媳婦你就有福享啦！」

「我也這樣想，不知有沒福享呢。」

其實這是句謙虛話，也是句歡喜話，她早就看透兒子對她不會壞。兒子小時就常把他攬在懷裏問：

「貴婆，你大了怎樣對我？」

「媽！孝敬你，買糖你吃，做好衣裳你穿，不要你做活計。」

她笑着，拍拍兒子的屁股，把臉佯傍到兒子的臉上，摩呀摩的。也有時當了隣居女人前這樣問。人家見她歡喜，就感傷地說道：

「你不要過於歡喜，他小時的話靠得住嗎？娶了媳婦就要變了。」

「不，我家貴榮不！」

所以以後她問貴榮時就要添上幾句：

「你的媳婦不肯孝敬我怎好呢？」

「媽！我把她趕掉，拿鐵叉在後面刺。」

兒子說時，還把小手伸直兩個指頭向前一叉，做得怪有勁的。

兒子稍大，又把對他的許多好處如數家珍似的告訴他：

「有一次我到你婆婆家去，沒帶你走，她家煮的白米飯，我聞見那噴香的味道，想到你沒得吃，就像一箭刺上心坎，只吃了一碗就丟下；若在平时我要吃到三四碗。」

「冬寒天沒早飯吃，我捨不得你挨餓，就燒熟兩個山芋給你。你喜歡吃燒山芋就是從這時起的，天天早晨要「燒」「燒」還記得嗎？」

又有時怕兒子辜負她的恩意，就叮嚀道：

「貴榮，你家娘不比別人家娘，你老子死時你只有二尺高，我推車挑擔，太陽下晒，水中浸，吃的什麼苦把你領大，你不孝敬我要遭天雷打！」

「媽，我肯忘記嗎，那會這樣沒良心？」

誰曉得現在真沒福享，兒子沒良心，他聽媳婦話，把她老娘丟開，表面上像孝敬她，實在把媳婦當寶貝。

「賤貨！窮命，破家王，又沒得養，有什麼寶貝！」

富安婆婆就不明白兒子爲什麼要寶貝這個壞女人。不養兒子，算寶貝嗎？

「媽媽！我那里寶貝她，不過圖安寧，免得爭吵起來惹人笑，只得敷衍敷衍她罷了。」

富安婆婆聽見兒子這句表白，還是氣鼓鼓的尖起嘴頭一掉說：

「啊！你倆是好夫妻，不要在我面前說這好聽的話！」

雖是這樣說，心中還在疑想：也許是真的。

可是照今晚這情形看來，兒子平時說的話全是假的，兒子和媳婦好。

「畜生！你從那里來的？誰把你養大的？你喝了那個狐狸精的昏迷湯！」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手裏又開始掐起唸珠。

勉強閉着眼睛埋頭唸，但唸不幾句，又被房中噤咕噤咕的聲音打斷了，要歪過頭來靜聽。沒響。『奇怪，難道我耳朵有病嗎？』

「不，那個賤貨一定在告枕頭狀，這是無容疑惑的！」

香沒有說完，還少唸五卷經，就下意識地坍下蒲團，輕身輕脚的跑到那個賤貨房門外，把耳朵對準門上的一個小圓洞，眼睛霎呀霎的像聽聲音模糊的電話。

「賤貨！你不要噤咕噤咕的啦！我還沒死，家產也沒敗盡，你怎肯不響的？賤貨窮命……」

她聽不見媳婦響，心中正在咒罵的時候，忽然兒子呼啦呼啦的睡熟了，的聲音陣陣送來。

「阿彌陀佛！」

兒子沒聽那個賤貨噤咕噤咕的，是的，聽她的話還會睡着嗎？她這樣一想，緊抓着的心突然輕鬆了，混身也舒服許多，疑惑兒子聽媳婦告枕頭狀的疑團就冰解了八九分，覺得以前兒子說

的話不是謊，

兒子到底是自己養的，肯聽娘的話。

「乖乖！這纔是你老子的真種！你老子在時就敬服我的話，依我沒有錯過。」
兒子聽她的話，兒子沒有偏向狐狸精那邊去。

「好的，乖乖，這纔有日子過！」

兒子真孝敬她，她安心去睡覺。

在臨走時，又把眼睛對那洞裏一望，像看西洋鏡兒的那個姿勢。裏面亮的，再仔細看。

媳婦披了她男人的棉襖在埋頭做針線，燈罩在一隻破斗裏，吐出一道光，芭蕉扇大，直對準她的手。

這是一盆冷水當頭澆來，直冰到腳後跟，一顆熱烘烘的心也冰僵了，全身冰僵了！

「索！」

唸珠掉在地上也不知道拾。簌簌的眼淚直滾打在衣襟上卜卜的響。

媳婦是壞東西，狐狸精，兒子上了她的騙，寶貝她，縱容她到這樣。她富安婆婆點佛燈，這是修

心拜佛，就常嚷「油貴呀！」「油貴呀！」媳婦深更半夜點燈做針線，做出錢來貼娘家，不說油貴。怕她冷，還披件棉襖她身上，她老人家沒有新棉褲，當不住穿骨的朔風，幾次要做，都支吾，說沒錢。不怕娘凍煞，倒怕媳婦挨冷；媳婦比娘寶貝，要緊！天下反了，婆婆與媳婦倒過來做！

『畜生！畜生……』

她鼓起勁想衝進房去，從媳婦身上剝下棉襖，再把兒子拖下床來打才舒服。但前次夜間闖進房去的情形立即閃來。那次引起許多人說閒話，批評她「富安婆婆不是，兒子媳婦不好可罵可打，夜間闖進房去有點不在『家規單』上。人家幫她的兒子媳婦，不說她的話，人老就倒霉，連與她最談得來的張二奶奶也怪她。起初她聽見很火冒，但不久就被她說得服貼了，覺得這事做錯。所以衝進房去的念頭暫行擱置。她張着淚眼四面巡視，找主意。

再把眼睛對那洞裏一瞧，那個賤貨還是那股勁兒，兒子呼啦呼啦的熟睡着。

『我還是早死的好，這日子我過不下去……』

她又鼓起勁來要撞門，索性幹個痛快！但只得在門上一頓摸，對洞裏瞧瞧，嘆口氣，仍復快快地退到蒲團上。

這是她的安樂椅，她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時光消磨在這上面。

佛燈裏油已不多，燈頭只有一點大，像螢光，屋內灰黑色，各樣家具都抹煞了輪廓，只留一個模糊的影兒。富安婆婆彎着腰，頭聳向前去，像以前抱貴榮放在膝上，伸頭和他佻悖的那個樣兒，看去認不出是人，疑心是件大棉襖。

屋裏沒有聲音。

不久聽見她慢鈍鈍的在唸經，也像啼哭，夾着木魚響。

「阿——彌——陀——佛——獨——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獨——阿……」

第二天早晨富安婆婆不像往日很早起來唸經，直到榮嫂子她所詛咒的那個賤貨來叫她，請早安，還埋頭在被窩裏。

「婆婆！婆婆！」

那個不睬。她心中就有些卜卜地跳。又近前幾步，跑到床沿邊，對婆婆那頭看看，喊道：

「婆婆！」

還是不答應，她明白了：又是生了氣。她打個定，就悵然走出，到張二奶奶家借來一把茶葉煮

好茶送來。

「婆婆！吃茶。」

聲音有點抖。

她端好一碗茶，熱騰騰的，坐在婆婆床沿上，左手拍着她的被頭，眼睛注意着她，盼望婆婆爬起來接過去。然而婆婆嫌討厭，頭蒙在被窩裏憤叫道：

「我要吃你什麼茶！」

榮嫂子吃了一驚，碗裏的茶也起了振盪，跳出幾點滴在婆婆被頭上，這纔把手縮回來，放在膝上發呆，眼淚直滾，向茶碗裏飛去，像雨點子打。

「我前世殺了多少人，今生要罰來受這苦！」

平時忍受婆婆的虐待，丈夫的欺騙。

她憑良心說，對於婆婆向來沒有虧負，婆婆整日天的對她板橫肉臉，動不動還要大罵，與人談起來就說她不好，在兒子面前又嘖咕嘖咕的罵她窮命，破家王，沒得養，她聽見如刀割心膽，忍痛在肚皮裏，對婆婆還是很溫和，不肯得罪她。她是媳婦，做媳婦應該這樣做法，這樣做纔是賢德。

丈夫對她假仁假義，骨裏沒真心，把她當外人，像不是爹媽養的，這全是聽娘的話，被婆婆說壞的。丈夫看不見她受苦，一意庇護婆婆：『啊！她年紀這樣大，少年時吃了些苦，隨她去吧！她嘴囉嗦，心並不壞，吵鬧起來不怕人笑嗎！』不然就是『她是我的媽媽呀！』榮嫂子聽見這些話就更生氣，她真不明白男人家爲什麼不把媳婦當人，而只寶貝娘，就氣憤憤的說：『她是你的娘，我就不是你的媳婦，你不好勸她對我好點嗎？——只會一意的幫娘！』雖然恨丈夫不知己，但對他還是巴結。『在家靠父母，出嫁靠丈夫。』這是老前輩給女人的座右銘。榮嫂子聽得爛熟，也是相信的。這纔是好女人。好女人就要這個樣子，看女人好壞就是這個看法。

『婆婆！我那件事虧負你的？』

依她的氣憤，真要這樣問，然而祇是這樣說：

『婆婆！茶要冷啦。』

貴榮清早在外邊兜了幾圈，扒了一籃狗糞回來，見佛燈沒點，媽也不在唸經，就跑到她房裏，望見媳婦流眼淚，知道又生了事，怪不安地詢問。

『我不曉得，這日子也沒處過！』

蔡嫂子見丈夫回來，眼淚就更流的急，放下茶碗，一面說，一面跳起來就走，拿了招把籃子拾草去，順便和人談談，評判評判，試問那家平常過日子是這樣過法，也可以出口氣。丈夫不能談，談起來都說她不好，越談越冒火，那一片幫娘的話真要氣煞人！

貴榮眼送她走出門，悵然跑到媽媽床沿邊喊道：

「媽媽！媽媽！」

「媽媽被窩動了，鑽出一個淚臉，眼臉蒼紅。」

「你聽見嗎？沒日子過，要過什麼日子？自己窮命這都是你縱容她到這樣。你算人，你有媳婦就沒娘！」

「媽！什麼事？」

那個氣喘喘的問。

「這樣我過不去，打今天我討飯去，甯可人罵我沒福——同這賤貨命還要過送掉！」

兒子摸不着頭腦，看見媽媽這股勁兒心就更跳得兇，像要鑽出口外白相。

「媽！什麼事？」

媽不着聲，氣喪着臉。

「媽！不要着氣，有話可以說。」

「那是你的寶貝我那能說！我少年時吃苦把你領大，大了就是這樣對我？——我討飯乞化去！」

富安婆婆說時就坐起來拿衣裳穿，怪有勁的，像立即就要走，非走不可。

兒子着了忙，苦聲苦氣的說：

「媽，就是她不好也可以責罰她，你走了像什麼話呢？」

「你肯！你要留她在家當寶貝供，窮命，破家王又沒得養，我就不明白那點寶貝！」

兒子明白媽媽的意思了，還是爲的那個賣媳婦，說這話已不止一二次了，可是貴榮不肯。他的媳婦真好呢！論起人品，不麻不疍，種田人要的是吃得苦，會做家，這就是頂刮刮，而他的媳婦正具這個長處，這幾年水災旱災，人家都啊唷哇啊唷哇的餓得東倒西歪，唯有他家還能維持下去，這就全仗着這個能幹的媳婦。她一個子田裏做到家裏，家裏做到田裏，活計不要貴榮動手，貴榮天天替人家做去，吃人家飯，拿人家工錢。把這種媳婦賣掉不是自己討窮，所以對於媽媽的這種

提議沒有採納，這就惹起富安婆婆罵兒子不聽話，寶貝那個賤貨的一個理由。

「媽，我那里寶貝她，不過天天在一塊兒處點表面呀！」

富安婆婆又坐定了，披着衣裳在床上搖，她的氣憤也平息許多。兒子到底是自己養的，從小就慣，慣到這樣大，自娶了那個賤貨上了她的騙纜歪了心，不體貼她老人家，她還是很慣他呀。又聽了他這些話覺得還有轉機，這點靈念一動，就心平下來，細細的和兒子談，眼睛斜看在房門外，怕那個賤貨回來聽見。

「你的老子只生了你一個，你能不養兒子斷絕他的後裔嗎？那個賤貨一定沒得養，你肯絕我不肯絕，我還要個孫子抱抱呢！你把她當寶貝，有什麼寶貝打她來家境就漸漸向下，去年死牛，你曉得這是她的命壞！我請瞎子算過命，也問過菩薩，都說她是窮命，將來還要窮。我苦了一生纔巴到這點家業，能讓這窮命送掉嗎？乖乖我爲着你，看不過這一天一天壞下去，我落個乾淨身子免得弄到落花流水說我耗費掉的。你倆是一生夫妻，只要你自己打算。」

「我對她都是假的，就是要賣有誰要呢——媽你不能走。」

兒子流下眼淚倒在媽媽的被上。

「嘩！只要肯賣，還愁没人要！送給人我都願意。」

「兒子沒有話答。」

「送給人還落到聲謝謝，我眼頭也少掉個釘！」

「好的，你逼兒子賣我，老泛禍！」

榮瘦子突然從門外叫進來。

她拾滿一籃草送回來，跑到牆外窗口聽見婆婆房裏嘖咕嘖咕的就放下籃子靜聽。

婆婆逼兒子賣她。

丈夫對她處假面子。

「我還有什麼指望呢！」

她的前途是蒼茫茫的。

「蓋掉郎家三條被，不知郎家心和意。」誰想到她這樣吃苦做家，而丈夫對她還是假面子，他真心對娘，他要賣她，一個女人被丈夫賣掉還有面孔見人嗎？

「爸爸，媽媽，你們養我害了我啦！」

她制止不住怒潮似的情緒就嚷叫起來這是她第一次大聲對婆婆也是她第一次罵婆婆
『老泛禍。』

『我什麼事虧負你婆婆的，人家也有媳婦，是怎樣過日子，你有眼睛嗎？整天板起橫肉臉，開口就罵窮命，沒得養，我窮了你家什麼的？我來了十年打八年，倒斷定沒得養？就是你婆婆也是來了四年纔「解懷」的——親娘！你養了這個女兒害了她啦！……』

富安婆婆是個辣口，豈肯輸了媳婦，也在床上大罵。這正合她的心眼兒，她就恨平時挑不起媳婦的火來，無法解決掉她。

貴榮跳出來想堵住媳婦的嘴，又跑進房去勸慰媽媽。

媳婦不受管束，他的那梗韁繩失了效用。

事情攢大了，鬧來許多人看。

富安婆婆告訴人，說得篇篇有理。

榮嫂子倒在地上哭。

『我的親娘，你曉得你的女兒要被人家賣啊！不把我當人你養了我害了我啦！……』

「賤貨！你是好東西誰不把你當人！你自作自受，這是你討來的！」

富安婆婆的聲音，又對兒子說：

「畜生，你縱容她瞎說，你不要面子嗎？」

兒子忍不過，看不去，又堵不住她的哭叫，就去在媳婦屁股上踢了一腳；不重。

他這一腳是爲媽媽踢的，也是爲看的人踢的，不這樣做就太庇護媳婦了，縱容她是事實。

「你打；打死我吧，打死我老貨歡喜！」

「老貨！」她竟敢罵婆婆，這簡直是反啦！貴祭又要去踢。祭嫂子夾在人堆中，被人拉走了。

富安婆婆也哭起來，詛咒自己命運不好，人家都娶到好媳婦，她家娶了這個犯條規的賤貨。

這是家門不幸，該窮。

她決意不再和那個賤貨同居，不是賤貨離門就是她走。

「我討飯乞化去，我願的，要比同這個賤貨過日子安逸得多。」

永平和鶴年兩個伯伯來調解，叫祭嫂子向婆婆叩頭陪禮了事。祭嫂子不肯做。

「兩個伯伯都是明理人，倒要請你們評評我的錯處在那里！」

『話不是這樣說法，你有千個理，總不能叫婆婆來陪不是。你是媳婦，做小輩的總要認點錯，能認也認，不能認也要認，除非你不做小輩！』

貴榮也苦苦叫媳婦這樣做。

『她是婆，你把點面子她罷啦！』

富安婆婆提到叩頭陪禮，一跳就要走，像媳婦馬上就來叩過頭，陪了禮，事情就要了結似的。貴榮看見媽媽這股勁兒，眉頭一皺，也有點嫌她太執拗。

『媽，你到那去，天大的事也是人說了的。』

『了？不是她走就是我走，這日子我過不去，你是我養的，只要你看。』

談判當天沒有解決，說話的人答應明天再講。

富安婆婆在她房裏收拾了一張舖給兒子睡，不許他到那個賤貨房裏去，她不是她家人。

『乖乖！今夜你在這裏睡，免得聽那個賤貨噤咕噤咕的泛禍，一天活計做到晚，夜間還沒好覺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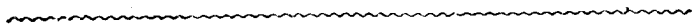
她又從她床上拿來一件大棉襖蓋在兒子腳頭，拍拍緊，就坐在他舖沿上噤咕噤咕的細談。

蔡嫂子一個人在那頭房裏嗚嗚地哭。

翌日清晨富安婆婆沒有唸經拜佛就去請永平伯伯和鶴年伯伯來續談。可是在回來的時候兒子已在媳婦房裏抱着一個死屍痛哭！

『什麼寶貝，要哭得這樣傷心！』

(註) 在蔡嫂子住的這一帶，婦人生第一個小孩子俗稱「解懷」。



毒品販賣者

李式之

住在王家集的人們，無論老幼，誰不知道蕭七嫂是個有本領的女人？

一年前蕭七死去的春天，認識她的人們，都暗地裏替她發着愁。牀上鋪的兩條舊被褥，箱裏裝的幾件破單衣，甕中剩的二斗黃小米，還有那八十串錢當來的四間破草房，是蕭七留給她的全份遺產。如果人也可以算作遺產，那麼還有，還有一窠張着嘴要吃的三個小兒女！這樣的年頭，多少年富力强的男子漢，都養活不了家，慢說是她！

在蕭七的棺材被送到集西頭慈善家施捨的窮人公墓——義塚——裏去的那一天下午，專門以說媒爲職業的楊五嬸，遠遠地跑來向她說道：

「蕭七嫂，我說一句該打嘴的話，據我想你最好還是趁着年輕，早點再嫁。你家的蕭七既沒給你撇下三畝田，二畝地，這樣的窮寡，有什麼可守？我是個心直口快的人，想到那裏，就說到那裏，請你千萬不要見怪。」

在蕭七嫂的心裏，又何嘗不是這樣想。她並不懂得「一婦不嫁二夫」的古訓，她只知道自

從「萬歲爺」讓了位，好多年就沒有人請「聖旨」，建「貞節坊」。像這樣，守到老，除了落得個寡婦的頭銜外，別的有什麼好處？況且甕裏的糧食，眼看就要吃盡了，當真能空着肚子守寡不成？她也知道像她這樣才三十歲的女人，再嫁人是不難的。然而沒辦法的是孩子們無處安置。

「五嬸說的那裏話，你老人家好心好意地替我打算，我怎麼會不知好歹？不過俗話說的好：『死人易捨，活人難丟。』活辣辣的這幾個孩子，叫我往那……那……那裏送……」蕭七嫂說到這裏，又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起來。

楊五嬸似乎也聽得心酸了，拉起大襟上掛着的一條紅洋布，在她那爛紅的眼圈上揉了揉，就擠出幾滴熱淚來，又張開她那掉了四個門齒的嘴，長聲嘆了一口氣，顯出十分同情的樣子。接着她就安慰蕭七嫂說：

「七嫂，你要從寬處想，運氣走到這裏，有什麼辦法？——如果你願意再嫁，我替你打聽打聽，單身漢娶老婆，准帶孩子的間或也有。今年春天，我替黃寡婦說給王五，不是把兩個孩子都帶過去了麼？你的孩子都這般大了，幾年一過，就能打柴放牛，不至於在人家吃閒飯。」

「那麼，就請你老人家費心吧。」

楊五嬭滿口答應，很高興地站起身來走了。

「啊呀呀！一連三四天，真是累壞了好心腸的楊五嬭！她忙到東，慌到西，好不容易，才打聽出來一個黃跛子。原來跛子就是同蕭七嫂緊隔壁住的張三爺家裏用的長工。自從前年張三爺榮任了區長，跛子也就連帶着走上了洪運。據說他現在手裏的現洋聚了一百多，因此就急等着娶女人。楊五嬭先把這事和他商議，他就慨然允諾。誰料得蕭七嫂眼界太高，竟相不中他的模樣。她說他歪着身子偏着頭，走起路來蹶蹶顛顛，生就一副「貧相」，目前雖然還好，將來一定沒有「後福」。她不願意到老年去陪着他受苦。

後來又有人提到那個從前在集上煙店裏當伙計的老李。他在半月前新死了女人。楊五嬭得着這個消息，連忙跑到蕭七嫂家裏，把老李的長處，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蕭七嫂把眼睛向上，一輪，似笑非笑地說道：

「老李，那麼大年紀，鬍子滿腮，誰嫁給他！我姓蕭的……」

楊五嬭沒等她說完話，提起小脚，回頭就走。她走出大門，氣憤憤地向人說：

「這就叫着「高不成，低不就。」——我白白地替她忙了幾天，連她的一頓飯也沒吃到嘴，

她也不想自己是什麼樣的貨色，寡婦再嫁，豈能有這些挑剔？看吧，我要是再給她做媒，你們罵我小輩！」

話儘管這樣說，其實楊五嬭並未消極，又過了幾天她終於找到了一個在城裏開剃頭舖的劉老五。他是既不老，又不跛，年紀和蕭七嫂差不多。人也相了，「八字」也合了，雙方同意，儘等着擇定喜期拜天地。那知道「不是婚姻難成偶」，劉老五竟探聽出蕭七嫂還有三個孩子，得了這消息，他立刻取消前言，一百個不願意。

「去他媽的！老娘不嫁了。我不信沒有男人，就過活不成！」蕭七嫂終於拿定了主意。

總算是「福至心靈」，她忽然想起集上自從老汪婆死後，還沒有提籃子賣針線的人。於是她用那張八十串錢的當房約作抵押，向城裏民生洋貨莊辦了些針線和雜貨。從此以後，她終日在集上提着籃子做生意，居然也能養活了一家幾口；於是乎她就死心地守起寡來。

大概是因為離城太近吧？王家集雖然是個三四百戶人家的大集鎮，生意並不繁盛，除了幾家油鹽店和糧食坊之外，都是住戶。住在集上的人們，購買零星雜貨，必須進城。鄉間人除非男的一年中可以進幾趟城，女人們許多終身都沒有進城的機會。遇着她們想買點針線，也須候到有

人趕城的時候，順便帶來。但是男人們在城裏給他們帶來的東西，她們不是嫌針買粗了，就是說線買細了，總而言之，十回就有九回不稱意。自從集上有了蕭七嫂提籃子賣東西以來，實在給她們以無窮的方便。她們可以把她叫到家裏，抽出針來，一根一根地試，拉出線來，一絲一絲地數，等到挑選好了東西以後，才不慌不忙地，說了七七四十九句話，把十文錢一枚的鈕扣，還到八文半。加以那蕭七嫂的肚子裏裝的最多的是說不盡的閒話。她生就的有一張「廣告嘴」，無論大小事，只要傳到她的耳中，立刻就宣傳開去，比無線電廣播得還快些。她知道城裏商會會長劉大紳，今年過三十七歲生日，收了多少禮；王三奶的乾妹妹的娘家姪女，那一天出嫁；永豐酒店的杜老闆家裏餵的老公雞，上月初七日夜半子時，忽然產了一個蛋！如此等等，都是她高興說，而且她們高興聽的新消息。

集上的男人們，也喜歡藉着買東西的機會，和蕭七嫂說幾句笑話，調幾下眉眼，因此可以消磨去他們無法消磨的歲月。

先前她所賣的，主要的是針和線，附帶的有鈕扣，鋼針，牙粉，胰子之類；後來她的籃子裏的貨物，越添越多，如襪子，腿帶，毛巾，花邊等物都全。遇着你要買的是她所缺的貨物時，只要你能拿出

樣子給她瞧，或是說出形狀給她聽，幾天以後，她準可以辦來你意想中的東西。因此，她的主顧一天一天地多，生意也就日漸興旺起來。

到了年底，除去花消，她還盈餘一百五十幾串錢。恰巧在這時候，房東要出售她住的四間破草房；於是她將這筆款子，湊上當價，把那張當約換成了買契。

從此，「蕭七嫂」三個字的稱呼，在人們的口中，就一變而為「蕭七奶」。

一天早晨，蕭七嫂提着空籃子去辦貨，出了大門，向北剛走幾步，她聽見後面有人提高喉嚨咳嗽兩聲。因為她沒答理，那人接着又問道：

「喂，大清早往那裏去？」

聽出是黃跛子的聲音，她連臉都沒轉，一面走，一面回答：

「進城去。」

「慢點走，跟你說句話。」

「有話快說。」她站住了，轉過身來，很不耐煩地說。

「三爺說，那「玩意」遇着有上好的，叫你再揀點來。」跛子依在王三爺的門口，擠眉弄眼

地看着她說。

『知道了。』她說畢回頭就走。

跛子把大門撲通一聲關上，嘴裏還咕嚕着說：

『呸！不識抬舉。』

她聽見這句話，暗地笑了笑，沒做聲。她早已不把跛子放在眼裏。如果不是看王三爺的面子，她連話都不願意和他講。其實就連王三爺，她近來也有點看不起；因為去年臘月，她搶先買得了那幾間破草房之後，王三爺曾經罵過她一聲「混蛋」，猶其令她不平的是，王三爺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口一聲地當面叫她「老蕭婆！」

『我姓蕭的既沒欠他的債，又沒吃他的飯，他爲什麼這樣叫！』她心裏時常這樣氣憤憤地想。

出了集，就是進城的大路。路上的浮灰，被一夜的狂風，掃除得乾乾淨淨，在她的面前，現出一條黃土的大道來。迎面的北風，像哨子一般嗚嗚地叫着，從她的耳邊吹過。她把頭一縮，左手攏進袖子裏，舉起袖口，罩在嘴和鼻子上，右臂掛着籃子，右手藏在衣襟下，低着頭向前走。這時候在路

上往來最多的是，從鄉間送糧食進城，以及從城裏滿載着糞回鄉的太平車。

南門裏第三家，就是民生洋貨莊。推開店前玻璃門時，她感覺一陣暖洋洋的熱氣，迎面撲來，她不自覺地自己說：

『好暖和呀！』

站在凳子上擦玻璃窗的小店徒，看見蕭七嫂進來，連忙從凳子上跳下，笑嘻嘻地迎上來。

『給七奶倒杯茶來。』坐在賬桌後面的那個戴着一付白銅邊小眼鏡的胖掌櫃，向着店徒說。

『我不喝，不要倒。』蕭七嫂走到門旁一條長板凳上坐下，把籃子放在腿邊地上。

『生意很好吧，七奶？』掌櫃一面寫着賬，一面向她打招呼。

『沒有生意，還不是沾你老人家的光，混碗飯吃。』

店徒送上茶來，她接過茶杯，一口氣喝下去，立刻覺得週身溫暖了。歇了一會，她站起身來，走到玻璃櫃臺邊，挑選貨物。店徒把她選好的東西，一包一包地捆起，放進她的竹籃裏。算清賬，她從衣袋裏掏出一包錢來，數了數，交給店徒。

道：

這時候掌櫃已經寫好賬了，從賬桌後邊站起，伸個懶腰，慢騰騰地走到蕭七嫂跟前，低聲問

「上次拿去的那「玩意」賣完沒有？」

「早就賣完了。——我在鄉裏聽說縣官出告示，不准再賣，有這回事麼？」

掌櫃臉上立刻現出一付輕視她的神氣，冷笑着說：

「哈哈！不准賣？看是誰的貨。」說到這裏，他的聲音更低下來。「我們東家買這「玩意」是奉了官的。你們鄉間人不懂得這內中情節，……不出告示禁一禁，大家都賣起來，還有什麼利？」

蕭七嫂恍然大悟。她知道這店就是商會會長劉大紳士開的；她還聽人說過，衙門裏的官員們，時常在這店裏吃酒，打牌。掌櫃說的不錯，從他的店裏批發出來的貨，誰好意思不准賣？於是她立刻陪出笑臉來說：

「啊！原來是這樣！那麼，我下次帶錢來再批點。」

「講什麼錢不錢，沒帶錢，能不讓你辦貨麼？等一等，我再給你秤一兩帶去。錢，下次進城帶來吧。」掌櫃說畢這話，轉身走進店後一間小屋裏去。停一會，他拿着一個小紙包走出，遞給蕭七嫂。

她接到手中，打開紙包，裏面是一個小玻璃瓶。瓶中裝着半瓶白色像牙粉似的細麵。她又拔下塞瓶口的軟木，把鼻子湊上去，嗅了幾下，裝出很在行的樣子來。

「上好的「料子」。這是我們東家昨天才從北京帶來的，「道地」的東洋貨，比上一次的還要強些。你……」掌櫃說到這裏，看見有兩個買東西的客人進來，他連忙向蕭七嫂使個眼色。蕭七嫂慌慌張張地塞住瓶子，又照舊包上紙，解開大襟上的扣子，將紙包裝到右手胳膊下，棉襖裏面釘着的一個小袋中，扣好扣子，在外面按了按。

「不要走，在我們這裏吃午飯。」掌櫃和店徒一齊說。

「謝謝吧，家裏有事顧不得。」她提起籃子，向他們笑着走出去。

風已經停了，太陽從白雲中滾出來，淡黃色的陽光，輕輕地照在大地上。她將沈鈿鈿的竹籃掛在右臂上，上身向左傾斜着，很費力地向前走。這時候，她的心思，全集中在她懷裏藏着玻璃瓶上。彷彿像懷着一件「點石成金」的「法寶」，她想靠這東西，維持她一家幾口的生活，還希望在這東西上，賺得她後半世的許多幸福。越想越興奮，並沒覺得乏，她已經走了五六里路，抬起頭來，看見集東邊那座七級「寶塔」，從一片脫盡了葉的樹林中露出。聽見自己肚子裏咕咕地

響，她想起孩子們還沒吃午飯，一定早就嚷着餓了。於是她把右臂上的籃子，換到左臂上，邁開脚步，快快走去。

蕭七嫂回到家裏就忙着做飯。大順和小妞，手裏拿着碗筷，站在爐子兩旁，睜着小眼睛看着飯鍋。睡在牀前搖籃中的二順，張着小嘴，噙噙地哭。正在這時候，忽然有人在外面撲撲通通地用腳踹着門。蕭七嫂猜想是黃跛子來收捐項，連忙跑去開門。誰想到大門一開，闖進七八個抗着鎗的兵來，兇狠狠地向她問道：

「你姓蕭麼？」

「是的，老總們來……」話沒說完，一個人拉着她往裏走。她嚇得臉色發青，不知道再說什麼話才好。大順和小妞看見來了這伙人，連忙放下碗筷，躲到屋角裏。二順也停住了哭聲，呆着小臉，四下看。這些人們走進屋中，先把牀腳頭放的一口破木箱打開，裏面裝是幾件夏天穿的舊布褂，接着又將門旁邊的籃子提過來，把貨物傾在地上，一樣一樣地察看。似乎仍然沒尋出他們所想尋的東西。於是每人的臉上，都顯出一副失望的樣子。後來有個人在窗臺上找出一碗白色粉狀的東西。那人好像獲得了寶貝似的，連忙捧上前去，獻給那位胸部斜掛着一條皮帶，坐在椅子

上的圓胖臉。圓胖臉接過來，放在鼻子前面，嗅了幾下，又用一個手指頭蘸起一點往嘴裏送，剛舐到舌頭上，即刻就皺起眉毛，嘴裏呸呸地吐着，一面搖頭嚷道：

「不是！不是！齷，齷，齷！」

接着他就轉過臉來，瞪着眼睛，看着蕭七嫂大聲問：

「藏在什麼地方？快交出來沒有事！」

「老總們到底來找什麼？」她戰慄着說。

「你媽的，裝糊塗！自己幹的什麼事，還不明白？」圓胖臉氣憤憤地說，同時將他的紅而且肥的右手在桌子上拍着。

蕭七嫂這時候才明白他們是來搜老海（二）的。仔細一看，這些人們的袖頭上都裹着一條紅布，紅布上鑲着一塊白色圓補釘，中間寫一個黑字。她想起每次進城總遇着有兩個袖子上釘着這樣記號的兵，在城門兩邊站崗；聽人說過，這就是城裏的保安隊。於是她的膽子也就壯起來，裝出沒事的神氣，她又向圓胖臉說：

「老總們大概是認錯了人吧！我姓蕭的是個窮寡婦，靠着賣針線過日子，從來沒做過犯法

的事，集上的紳士們都知道。」

圓胖臉把他的眼睛睜得像一對鷄蛋，握着拳頭，正預備大發威風，恰在這時候，那個適才走出去的矮子，又笑嘻嘻地轉回來，走到圓胖臉面前，伏在他的耳朵上，低聲說了幾句。圓胖臉點點頭，又轉過他的胖臉來向蕭七嫂說：

「解開衣裳，讓我們搜一搜！」

蕭七嫂臉上立刻變了色。沒等她分辨，矮子已經跑上來，把她的兩臂扭轉到背後，跟着又走來一個兵，拉着她的棉襖的前襟，連解帶撕地掣開扣子，伸手到她的右臂下，摸出一個小紙包。矮子拾過紙包來，按了按，知道不錯，連忙遞給圓胖臉。圓胖臉把紙包打開，取出瓶子，洋洋得意地向蕭七嫂問。

「還有什麼說的？」

蕭七嫂滿臉通紅，低下頭去。一轉眼，她忽然看出那些從籃子裏傾在地上的貨，也都不見了，左右一瞥，看見那些人們的衣袋，都填滿了東西，鼓堆堆地凸出來。她氣得兩眼發黑，身子不由得地向後一踉蹌，連退了幾步，幸虧依住了牆，才沒跌倒。

「好熱的稀飯，吃一碗吧，巡官。」矮子指着火爐上的鍋向圓胖臉問。

圓胖臉沒回答，僅只搖搖頭。但是其他的人們，都不像巡官那樣的客氣，一齊跑過來，爭着去拿那桌上放的粗瓷碗。每人在鍋裏盛出一碗熱氣騰騰的小米粥，很高興地圍在爐子旁邊吃起來。

「媽，我也要吃。」躲在屋角裏的大順，忽然跑出來嚷着說。

蕭七嫂聽見這話，轉過身去，伸出巴掌，拍拍拍地在大順的光頭上連打幾下。大順抱着頭連哭帶嚷地跑出門去。吃飯的人們哄然一笑。

一鍋小米粥吃完以後，大家才拿起鎗來，準備動身。巡官也懶洋洋的從椅子裏站起來，向蕭七嫂說：

「走，一塊進城去。」

蕭七嫂起先還以為他是和別人說話，後來看見矮子從腰裏掏出一把繩來，她才知道事情不妙，哭喪着臉，懇求說：

「請巡官老鄉開恩吧！把我帶走了，孩子們沒人照顧。」

巡官已經走出門去，矮子把繩拴在她的右臂上，像牽牲口似地將她往外拉。她大聲哭起來了，身子依在牆上，用力掙扎着不肯走。又轉回來兩個兵，一個拉着她的左臂，一個在後面推着她的脊梁，才把她擁出來。

門外圍滿了看熱鬧的閒人。巡官將手裏的鞭子一舉，人們像潮水似地向後退，才閃出一條路來。蕭七嫂知道這時再哭也無效，只得舉起袖子，擦乾眼淚，跟着他們走。她抬起頭，看見黃跛子坐在王三爺家大門旁邊的石獅子上，眯着眼睛向矮子笑。矮子取出衣袋中的玻璃瓶，對他搖了搖。但是跛子裝出不理會的樣子，反而轉過臉向蕭七嫂說：

『跟他們一路進城吧，沒有好大事。孩子們，我給你照應。』

『進城就進城，一兩老海，能要我的命！』她惱羞成怒了。

大順從人叢中哭着擠出，跑上前來，兩手緊拉住蕭七嫂的後襟，不讓她走。矮子大聲喝道：

『你媽的，滾開吧！』接着他就一脚踢倒了大順，大順躺在地上，拚命地叫着。

她在路上走着，漸漸地和矮子談起話來。從他的口裏，她打聽出有人在縣政府報告她賣老海，是誰報告的，矮子不肯明說，僅只伸出三個指頭比畫一下。他們是奉縣長的命令，來查抄她的

家，並且帶她進城去審問。

蕭七嫂素來是個能說善道的女人，加以做了一年多的生意，見過許多世面，縣長她是不怕見的。她心裏想：縣長能不講理麼？搜出一兩老海來，絕不至於判她很大的罪。況且她賣的「這玩意」是從民生洋貨莊批發的。縣長要是說賣老海犯法，那麼抽老海就不犯法麼？她記得上月有一次，她在城裏遇見兩個警察，押着十幾名滿臉晦氣，帶着腳鐐的犯人，在街上打掃道路，聽人說，那些人都是因為抽老海，被警察捉住，關在教養所裏，罰他們做苦工。想起這事，她點一點頭，自言自語地說道：

『他報告我賣老海麼？好，我要叫他知道我「老蕭婆」的厲害！』

這時候，她的眼前，彷彿現出那個揪着小鬍子的王三爺，正在拿着一把大條帚，一搖一擺地打掃街道。似乎已經報了仇，立刻間，她心裏覺得暢快了許多，半天來的憤恨和驚惶都消散了。她不自覺地舉起右手，打算撩開她那被風吹起披散在前額上的短髮，沒想到手剛舉到肩部就不能再向上抬，纔記起矮子還在一旁，牽着她的右臂。於是她轉過臉去恨恨地看了矮子一眼，矮子嬉皮笑臉地伸過手來，在她胸前輕輕地捏了一把。

不久他們就走進城裏。街道上充滿了行人。一個個睜着驚異的眼睛注視着蕭七嫂，還有些急欲探聽出底細的人們，指手劃腳地說着話，跟在後面走。爲着想避免那些討厭的眼光，她把頭低下去，瞧着路。忽然間她聽見有人在一邊低聲說：

『喂，這不是蕭七嫂麼？』

這聲音很熟悉，舉起頭一看，她知道已經走到民生洋貨莊的門前。掌櫃和兩個店員，一齊伏在玻璃窗上向外瞧。蕭七嫂好像遇見救星似地，大聲叫道：

『楊掌櫃……』誰料到一句話還沒說出來，楊掌櫃已經轉過身退到店後邊去了。她向前跑了兩步，跨上店前的階石，本想直追進去，不防矮子在後面將繩子用力一掣，又把她從階石上拉下來，身子一歪，幾乎跌倒。跟在後面的人們，就哄然大笑起來。

走進縣政府的大門，矮子把她關在傳達室旁邊一間小屋裏。候了許久，到上燈的時候，矮子又進來，拉着繩子，帶她向後邊走。她知道是要過堂了，不由得心裏一慌，但是轉而一想，見了縣長，她的冤枉總可以伸，於是心中也就坦然了。

二門裏是一個很寬大的院子，上面三間大廳，門外站着兩個兵。這時蕭七嫂心裏不自主地

又有點驚慌。跨進門檻，她看見屋中央，上面懸着一個煤油燈，灰白色的燈光，只照亮這大廳的中部，四角裏越發顯得陰森森的黑暗。燈下面，放着一張長案，長案後邊的高背椅子中，坐着一個聳肩曲背，臉色青白的瘦子。長案右邊，斜放着一張小條桌，桌後面，坐着一個小胖子，手裏搥着筆，面前放一張紙。

「你就是蕭黃氏？」瘦子瞥了她一眼，很和氣地問。

「是的，大人，我婆家姓蕭，娘家姓黃。」

「今年多大年紀？」

「我是屬虎的，今年三十四歲。」她看見瘦子長得文縐縐的，並沒有什麼可怕的样子，於是她的膽子又壯起來。

瘦子點點頭，微微一笑，露出滿嘴的黃牙齒。停了一會，他搖頭幌腦接着問：

「我問你，你爲什麼敢賣老海？」

「真是冤枉呀，大人！這都是沒良心的王三爺陷害我的。他自己抽老海，每回叫我進城替他買……」

『不要說閒話！東西在這裏，還想抵賴麼？』瘦子指着桌上放的小玻璃瓶說。

『這是楊掌櫃的東西，託我在集上替他賣。』

『那個楊掌櫃？住在什麼地方？』好像忽然發現了新的祕密，瘦子急切地追問着。

『南門裏路西，民生洋貨莊的經理。』

『胡說！明明在你家裏搜出來的東西，還想向別人身上推。』瘦子現出大失所望的神氣，板着面孔說。

『實在是從那裏批發的，大人不信，可以打發人去問。楊掌櫃說這是商會會長的東西，拿過捐的……』說到這裏，看見瘦子的臉色變成豬肝一般紅，皺起眉毛，翻着眼睛向她瞅着，她嚇得連忙住了口。

瘦子轉過臉去，向那個擱着筆寫字的小胖子，低聲說了幾句話。小胖子放下筆，招呼蕭七嫂到他的桌子前，叫她在那張寫滿了字的紙上，印個指紋。蕭七嫂很驚慌，她以為縣長要罰她款項，

『求大人開點恩吧！我是個窮寡婦，實在拿不起。』

『不罰你款。蓋個指紋就沒事了，快點！』小胖子催促着說。

蕭七嫂聽見這句話，真是喜出望外，伸出右手的食指來，向墨盒裏蘸了一下，在小胖子指着的地方，很小心地蓋了個手指印。

接着她就跟矮子走出來。她心裏想這回一定可以回家了。誰料到走出縣政府，矮子又將她牽進斜對面的一個小門裏，交給一個滿臉橫肉，眼睛裏發出凶很很的光，年紀有四十歲上下的女人。

『沒有事了，讓我走吧，老總。』她立刻又着急起來。

『走麼？慢點！我不能放你。』矮子說畢這話，轉身就走了。

女人又牽着繩子把她拉進後院，關在一間木柵門，鐵窗戶的小屋裏。這時候她才知道是進了監獄，心裏像刀子剜的一般難受，兩眼發黑，撲通一聲，昏倒在地上。

又過又半個月，就到了清明節。那一天的下午，住在王家集的人們，忽然得了一個新消息：蕭七嫂在當天上午十點鐘，被拉到城外西關教場裏，執行槍決！據說，這消息很可靠，因為是從王三爺家裏傳出來的。這天恰巧是王三爺的六十歲生日，到他家裏去給他拜壽的人們，還看見了一張從城裏抄來的宣佈罪狀的告示，上面寫的是——

「爲佈告事照得第三區居民蕭黃氏私售烈性毒品海洛英該區區長呈報到案當即派員前往查抄人證俱獲迭次審訊供認不諱實屬利令智昏目無法紀奉省府指令將該犯就地正法茲卽驗明正身提赴刑場執行槍決以昭炯戒合行佈告週知切切此佈」

據才從城裏回來，並且親眼看見這件事的黃跛子說，那婆娘真潑辣，一直到臨死，她的臉上完全沒變色，嘴裏還是不住聲地亂罵。究竟罵些什麼，跛子並沒說，似乎有點不願意說的神氣；因此別人也就不便往下問。

「蕭七嫂真是個不安本分的女人，什麼事情不好做，偏要賣老海！無依無靠的人，這種生意敢做？」安分的男人們紛紛地這樣說。

「我的媽呀！可憐她的那一窠孩子，將來怎樣過？」慈悲的女人們紛紛地這樣說。

怎樣過還是一樣向前過，世上那有過不去的事情。總算是王三爺做的好事，在蕭七嫂死後的第三天，別人認爲沒有辦法的一切，都有了辦法。大順僱給人家放牛去了。二順呢？王三爺說楊五婦很可靠，給她領去做孫子。還有個小妞，王三爺的意思，本想把她留下，養活大了做使女，比僱老媽信心些。但是王三奶不同意，她說：

「那婆娘不是好女人，她生出來的孩子，將來一定也長不成好東西！」

「那也不一定，孩子還小呢，將來全看大人怎樣管教，況且在我們家裏長大的，還會學的壞麼？」王三爺爭執着說。

王三奶到底不放心，她硬當家給小妞說了個婆家，送去做童養媳。至於那四間破房子呢？當然是由王三爺接收過去，「暫代管理。」

住在王家集的人們，無論老幼，誰不恭維王三爺是個賢明的區長？

窮途

王西彥

沒有錶，連鬧鐘也沒有一個，不知道這時候已經幾點鐘了。全宿舍都靜靜的，窗帘上的太陽光也沒有爬上來，離起身時候一定還早着……

然而，外面有人輕輕地叩着門。

『——誰？』

『張先生，』回答的是個麻臉伙計：『有一位客人找你！』

我掙起了上半身，揉了揉眼睛，覺得眼皮很重；每晚做着夜工作，伏在校對室的長桌子上，校着那一個個螞蟻似的五號小字，非到天透微光不能回宿舍，第二天照例總是中飯當早餐，要過十一點鐘才能起床；所以對於這一位大清早的來客，心裏微起一陣憎恨，皺着眉頭問：

『有名片嗎，姓什麼的？』

『沒有名片，』伙計回答，『說是姓什麼黃的，大肚黃。』

姓黃的？在北平，我的朋友稀少得幾乎沒有，就知道的來說，其中也沒有一個姓黃的熟人。

「怎麼個樣兒的？」我又問，「比方，個子高的還是——」

「不，個子矮矮的，穿大衣，南方口音，他來得極早，我告訴他我們這兒早晨不見容，叫他下午再來，他說他是你的老朋友，一定要見見。」

一時我想不起是誰來，心裏也決不定到底要不要起身接見他。瞧瞧伙計呢，站在門外等我的說話，我懶懶地揮一揮手，意思是「就請他進來吧，」而一邊也便下了床，拏起一個梳子來對鏡子梳着亂蓬蓬的頭髮。

推進門來，跟在伙計後面的——

「噢，是你——文龍！」

他穿着一件破舊的黃色大衣，短得遮不住膝蓋，臉孔發青，好像是一個剛從牢獄裏出來的犯人，伏在額角下的那小而圓的眼睛，在往日如果是對他有了興趣，便會一眼釘住你個三五分鐘的，可是今天上面蒙上幾條血絲，彷彿不敢正眼對人似的，一碰到我的眼線，就很快地移了開去。頭上戴着一個褐色的呢帽，看上去好像太小了點兒，非常不合式地頂在頭上。當我緊緊地握住他的手時，他費勁地叫出我的名字：

「子德，你你你——」

除了瘦削了些，什麼都沒有改。尤其是說起話來口舌不很靈，一着急時那嘴唇的抖動，以及連帶着頭頸上脰筋的抽凸。我問他：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的？」

「我我我，」他慌慌張張地說道：「我碰見了那個，碰見了老陳，他他他告訴我，說說說說說你你你……」

「老陳他現在在——？」

「他他他，他在濟南！」

「你怎麼又到過濟南？」

「是是是的，」他略略有點傷感，訥訥地說：「我我我剛從濟南，我我在濟南有一年多，我我我，有一年多，我我我……」

他脫下帽子，就用來輕輕地揮着。伙計進來沖了開水，我端一杯到他的面前，他連忙站起身，表示不敢當的意思。而且說話時，兩手擎着帽緣，眼睛在不看他時，注視着我的臉孔，但與我的

眼光一接觸便立刻定定地瞪在地下，這使我記起從前在中學時代，他是最隨便的一個；口舌不靈，但是偏偏喜歡多說話，有時做做舊詩，態度頗有點名士風。他的名字叫「黃文龍」，同學却叫他「黃混膿」，他聽了也從不生氣，他對什麼都滿不在乎。三年前我們同在一個學校裏，他高一班，不知在着個什麼機會，我們認識了。所以當他畢業時，我跟他還同時拍過一張照。後來聽說他到了上海，又從上海到了北平，在北平進了大學了。——「怎麼，黃文龍做大學生了？」同學們本來已經忘了他的，聽到這消息，便又從新把他丟在學校裏的許多笑話和趣事當作課後的「笑料」。這樣過了些時，我自己也出了學校，忙於找職業，沒有和他通信，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經過三年的長時間，今天却突然地遇見他，而且他已經變得這麼拘束了。

這麼着，他訥訥地對我訴述着兩年來的生活情形。在這一場談話裏，他告訴我，他本來從中學裏畢業出來，到上海去是想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的。聘書已經發到手，第一天上課就爲了話說不清給校長辭退了。這一個刺激把他送到了北平，考上××大學後的夢是極大的；但是那大學只上了一個學期的課，寒假後便爲了交不清學費給除了名。冬天，住在校外的公寓裏，房裏沒有燒火，一段寒冷的長日子就發着抖挨了過來。後來，由一個朋友將他介紹到一家前清會

經做過「朝裏官」的家裏去當家庭教師，他雖然明知這碗飯不是他吃得的，但爲了生活，只有硬着頭皮去「試試看」，結果呢，果然僅僅三天工夫又給辭謝出來了。那位東家還用對待叫化似的那種神情，在辭謝他時給了他一張五塊錢的鈔票，他含着眼淚拒絕了那「佈施」，回到自己的公寓裏嚼大燒餅過日子。這時間，他又去應徵考過一家報館的練習生，失敗了。沒有法子將自己的生命延長下去，也曾經幾次想到過要自殺：『但是自殺也需要勇氣，沒有能力來延長自己的生命的人，他能有勇氣結束自己的生命嗎？』於是，又坐了鉛皮火車，一個禮拜到了漢口。在漢口的一個軍事機關裏當一名下級書記，整天握着筆桿，讓自己的生命在筆尖着紙的小聲音裏消磨了三個多月，終於又負氣地跑了出來。之後呢，又在連自己也記不大分明的情況下，流落到了濟南……

『到濟南是——？』

『是當當，』他吃力地說：『當一個初初初，初級中學裏的國文教師！』

『國文教師？』我露出不大相信似的神情。

『是是是的，』他咽了一口唾沫，『沒沒沒有法子呀，我我我是不能在講講講壇上說說說

說話的。」說到這兒，他頓了頓，彷彿憶起了什麼，把聲音提高了些說下去：「啊，我我我，子德，我在那學校裏，我我我——我還戀了一次愛！」

最後幾個字排珠炮似的爆發了出來，說了便又笑出聲音來了。

這一次的談話足足地有兩個鐘頭，他臨走時又留下他目下的地址，叫我有空到他那兒去談談。原來他在那初級中學裏的戀愛事件把自己飯碗打破了，因為丟不開那位女學生，再在一個小學校裏混了些日子，結果連那位女學生也不愛他了，便又幽靈似的飄向北平來，住在一個小小的公寓裏面，他沒有提到目前的生活問題，我也沒有問。他走後，我剛剛想倒到床上去再躺一會的時候，出現在門口的還是他。

「你丟了什麼？」

「不不不，」他慘笑着回答：「我我我——」

「你？」我愕然地注視着他。

「子子德，」他笑得比哭還難看，臉孔紅紅的，非常吃力地說道：「我我我和你商商量，你你你現在，你你能不能，不能借借借……」

我怔住了。

『只只只要，兩兩兩兩——』

結果，他在我這兒拿去兩塊錢。說是起先包飯在公寓裏，爲了付不出飯錢，掌櫃的沒有通知他，便停止了他伙食；於是，他把僅有的一套毛線衣褲送進當舖去，換得一塊多錢熬過了一些日子。當初因爲自己太窮困，不願意來找有「好事情」的我；到今天是實在沒有辦法了，所以找到我這兒來，本意便是想借點錢；可是一瞧到我這付落魄樣子，覺得說不出口，到歸終又想到非開口不行，便依然開口了。

他走後，使我想到原來自己還不是世界上最應受憐愍的人，心裏反而覺得自慰起來。我漂落在這古城裏，焦急地東西奔跑，最後給我在這家報館裏當得月薪二十四元的一名校對。然而，這一種生活，在我簡直就像是刑罰，每天貓頭鷹似的做着夜工作，每天無可奈何地叫着苦。而且報館宿舍又狹小又黑暗，彷彿是一所下等牢獄，在這牢獄裏的犯人們，一個個都有着一張陰暗的臉孔，一雙永遠患着重失眠症似的眼睛。對於自己這種犯人般的生活，是沒有一天不在咒詛之中的。可是，世界上不是還有着像文龍那樣的人嗎？

這樣幾天過去了，他沒有來過我這裏，而我呢，計算計算日子，每每想到：

『他那兩塊錢……』

他那兩塊錢完了之後又將怎樣生活呢？即使是連買大燒餅的銅子也沒有了，情願自己躺在床上任它飢腸打絞，他的過分固執的性格將使他不冉跑到我這兒來，在這世界上，像他那樣的人恐怕被註定是永遠地不幸的——在工作後將極度疲倦了的身子擲在床上，我使想到他現在或許仰天躺着挨餓，更許是被掌櫃鎖在房門外……

於是，我覺得非去看他一次不可了。

第二天，我按照他所留下的地址找到了那公寓，開門房看黃先生。門房不耐煩似的把嘴一呶，說：

『哪，那兒——』

我遲疑地走向一間連窗紙也破落不堪的小房間去，剛想叫出他名字的當兒，聽見房裏一個嚴厲的聲音：

『再不成了，像你這樣，我們開公寓的還有飯吃！』

我本能地楞住了，剎那間決不定到底走不走進裏面去。正猶豫着時，外面的門房却高聲地喊起來，那聲音格外刺耳：

「客人找黃先生！」

立刻我跨了進去。

他臉孔鐵青的坐在床沿上，一手揉着自己的大衣帶子，默默無言。掌櫃的滿臉緊張，蹣跚着脚，哼着鼻子，眼睛裏冒着輕藐而憤怒的光，瞥了他一眼，又不屑似的把身子轉了轉，重覆着說：

「再不成了，再不成了……」

我叫了他一聲，他抬頭一瞧見是我，便像憑空從天上落下一個救星，站了起來：

「你你你——我我我……」

他隨即住了口，坐了回去，眼睛默默地釘在地板上。這時候，掌櫃的却回過頭來，對我說了一大篇話，說是兩個月來只收過五塊錢，從前連飯都包在一起，沒有付錢，停止了飯食，最近則又停止了電燈了，可是——

「還是沒有錢！先生，你想想看，我們開公寓爲的是什麼？要是客人不付錢，我們到底不是大

施主，就只有關門大吉一條路。如今是連開公寓也虧本，捐太重，房費又只能減不能加，從前是客客氣氣的，現在却再不能客氣了，再不能客氣了！」

我叫掌櫃的暫時走出房門，自己便在他面前坐下。我明白他，問他到底欠公寓裏多少錢，我將盡我的力量給他想點辦法。可是他聽見我的話，抬起眼睛來瞧了我一眼，動了動嘴唇，似乎想說話，但立刻又垂下頭，嘆了一口氣。

隨後又搖搖頭，偶一抬起，我看清楚他眼眶裏含着幾乎要落下來的眼淚了。

靜默了片刻……

於是我跑出房來，把僅有的五塊錢交給掌櫃的，叫掌櫃的暫時不要太過逼他，嗣後我會給他想辦法，總不致少你們公寓裏的錢。這樣悻悻地走出了公寓門，轉到胡同口，迎面的風捲過來一層塵土，我舉起袖子蒙住嘴，惘然地跨着步。剛才的一幕縈在我腦際，我不敢想像地將怎樣生活下去：一隻深山裏的野獸，當它尋找不到食物的時候，它不是將冒險地跑出山林來嚙人嗎；一個人，一旦到了無路可走的盡頭，他——哦，他將怎樣呢？難道就肯中止了他生命的路程嗎？

回到報館宿舍裏，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比櫛的黑色瓦背，那沉閃的黃色天幕，心裏重覆着

這麼個念頭！

『生活的壓迫，生活的壓迫……』

過了三天，我又到他公寓裏去找他，門房告訴我一早他就出門去了。於是，我留下一個字條，叫他來報館談談。可是又三天過去了，不見他來，我一個下午，又到了他的公寓。那掌櫃的一見到是我，立刻拉住我，說是黃先生已經兩天沒回公寓，大概是悄悄地背債跑了。從前我說過不致少公寓裏的錢的，那麼——

『現在他跑了，兩天沒回來了。』

我又留下一個字條，叫他一回公寓，馬上到報館裏來。

大概在一個星期之後，他來了。那天，我剛剛起身，他一直跑到我房子裏來，身上的破大衣已經換上一件半新不舊的夾衫，剛理過髮，滿臉煥發，一把握住我的手，着急萬分地告訴我道：

『我我我告訴你，我我我鑽到了一條條條好路道，我我我……』

『什麼好路道？』我摸不着他的頭腦。

『是是是，』他稍稍放低了聲音：『是是是，我我我——我要到關關關外去！』

『關去——那不是』

他的臉孔立即沉了下來。

『我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我沒有路走啊！』

接着，他把椅子移近了我，低聲地告訴我怎樣容易才鑽到這條路道，他並非不知道那些大道理，但一個人到無路可走時便不能再擇道路了，最後他要我祕密這消息，不要告訴任何朋友。我知道在那當兒是無須對他說「再考慮考慮吧」的話的。這樣，他便匆匆地去了。

送他出了宿舍門，看他匆匆地走遠了，我這樣自己喃喃着：

『那也會是一條路嗎？那……』

此後，我非常注意到報紙上關於關外的消息，每晚我總是搶早去工作，到編輯室去打聽，可是，雖然這其間也見到過關外的什麼活動，但無從知道他。

把日子在極度呆板的情況中打發過去，又有兩個多月了。

一天晚上，我正從自己的宿舍裏出來，橫過馬路到報館裏去工作時，一個個子矮矮的人匆匆地跑進了宿舍。我站了住，看他匆匆地跑到宿舍裏面，一直走向我的房門去。我隨即跟進去，他

正爲了我的房門已經上鎖了而回過頭來，在黑暗中我們打了個對面，他立刻一把抓住我的手，囁嚅地說道：

「哦，我是龍文，我我我是——」

「怎麼，你又回來？」

他不立刻回答，我們便開了鎖，走進房去。他這一次，缺乏血氣的臉，青得發光，顴骨凸得更高，兩隻小眼睛顯得更陰沉無神，在昏黃的電燈光下，幾乎使我疑心到站在我面前的只是一個剛從古墳裏爬出來的陰魂。

我又問他爲什麼回來得這麼快。

「不不不，」他連連搖頭：「不要提提提起！」

「怎麼？」

「不不不要提提提起……簡直是，你你你別問我了，你別問問……我我我，他媽的我我我着了魔……不不不要提提提起……」

他避諱似的不肯答應我提到他這兩個月的關外生活，連連搖着頭，青着臉孔，彷彿一頭受

傷後的飢餓的野獸，悽喪得異常。

我知道這裏面一定有難以開口的苦衷，不過我還是執拗地追問着：

「難道連我也——？」

「連我我自己，」他站起身來，「我我我他媽的着了魔，受了騙，我我我……」

「到底——」

「你你你別問！」

他幾乎負氣似的就要走，我連忙把他納回椅子去，兩人對坐着，抽着烟，看白色的烟縷在夜

的空中飄忽……

靜默着。

過了一霎時，他把右手伸進衣襟裏面去，好像在搜索什麼，我注視着，結果他却掬出四塊銀洋。

「我我我，」他說道，一邊把銀洋遞給我，「我只能暫時給還你你這一點，我我我沒有辦法，我對不起……」

『怎麼，』我驚愕地不肯接收，『你怎麼，你不是——』

『是是是的，我我我，我知道你你你也，我我對不起你……』

我無論如何不肯收下他的錢，我告訴他我有每月固定的薪金，雖說微薄一點，但自己的生
活總可以勉強維持。然而，他却非要我收下不成，他訥訥地對我說：

『我我我一定要還你，我我我知道你也……我也是一個人，我我我不能，我我我……你你
你要是不收下，那你你你便是侮辱我……』

我一時不懂他的用意，可是他已經放下錢，站起身來了。

我跟着出來，像在做夢，心裏有着滿懷的話，可是一句也說不出口。走到宿舍門口了，他回頭
來向我握手，我又問他道：

『你，你到——？』

『我我我，我且走去看，我且走去看！』

『不過，』我十分不了解，我還想問他在關外怎麼混過來這些日子，『難道就真的不能告
訴我那關外的……』

『那那那別問，別問！』

站着，彼此都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却仍然緊緊地握住手，半晌半晌，靜默着。突的，他撒開了手。

『天無絕人之路，我我我，我要執拗地走下去，走下去！』

迅速地，他回過頭去，走了。在昏黃的路燈光下，一個矮矮的人影劃過街道的那邊，消失在黑暗中了。

願上帝祝福他……

——二四年夏改作於北平——

大汛前後

沈 淪

一陣雨，一陣風，浪頭躍過三層樁，躍過二層樁，一步步逼近來，眨眼就躍過頭層樁的頂點，像幾千匹快馬並轡奔馳着一樣，浪頭打着岸，哄嘩哄嘩地響，水望塘岸上湧，給砌成一座高牆似的「藤袋壩」擋住了；浪花滿天飛，三層「丈八筒」(註)沒了頂，護着木樁的茅山塊石從海灘邊捲起，翻滾在水裏飛舞着。

一年一度的秋汛到了！

二

塘脚下，是一個近千人家的小鎮。

這個小鎮跟其他鄉鎮不兩樣，種田人的面龐青菜色，束緊了袴帶度日子；生意人營養不足，吸慣大英牌的早已改吸多福牌；有錢人吶？幾年前已搬進城去。

(註) 丈八筒即一丈八尺的木頭

沒有一條正式的街，沒有一家像模像樣的商店，也沒有一所牆上刷白粉的屋子；除巡塘局以外。

巡塘局緊靠着塘脚，屋子原來也是舊的，上年春間，縣里的縣長下鄉來勘塘，得在巡塘局攔一宵，這是空前絕後的大事，巡塘員兼鎮長呂一一時慌了主意，連夜去十八里外的山頭鎮僱妥水木作上等工匠八人來粉刷牆壁，裝成小衙門門面，而一間縣長臨時辦公室也有了。他忍痛把家眷移到別處去暫住，總算「涓歸滴公」博得縣長親口贊許，等縣長公舉回去，巡塘局就成了鎮上獨一無二的好屋子。那間辦公室仍然安頓家眷，外面一間作了巡塘局和鎮公所的全部聯合辦公處。好在衙門不大，呂一又能幹，什麼事都由他獨個子承担了去。動嘴的不必說，動手的他也高興做，會做；他已這樣動嘴動手勞心勞力做了十多年。

上年秋汛里，東塘第五段出了險，給浪頭衝去一部分「三樁三石工」，塘岸裂了大口，天保佑，浪頭沒有越過頭，就悄悄地退走了。今年春里，縣里派工程師來督工修理，因為沒有錢，改做了「二樁二石工」，據說也化了好幾萬。呂一最希望塘岸常常壞，常常修理，別的且不說，在開工期內，他有二十塊錢的津貼，連薪水可以拿五十一月了。此外，工程師和監工員就攔在巡塘局里，茶、

水、燈燭以及飯食等日常生活上必需的，全少不了他經手代辦，稍稍費一點心力，他又有一二十元的額外進益。做鎮長，薪水十二元，可憐哪，僅僅十二元的月薪，還得拖欠幾個月，要不是爲了一點虛名，他再不幹這個「枵腹從公」的撈什子事情！做巡塘員，按月支三十元的薪水，不算，更有五元辦公費。三十五元一月的差使，在沙漠似的小鎮上，找不出第二個，怪不得大家尊稱他是巡塘局呂局長，別人眼里只有做局長才賺得到三十五塊大洋一月咧！呂一做巡塘員是「名利兼收」的。講實際，平日里事情倒是屬於鎮長名下的居多，除了秋汛時得預備一點搶險材料，不得不「巡」以外，塘岸永遠像一根闊帶似的環着大海兀立住，不需要什麼「員」或什麼「師」來「巡」一下；呂一的命運便緊緊繫在帶子上，永遠的倒是鎮長，公安所要餉，老百姓鬧事，甚至婆媳間一點點鬧意見的小事都得到他。

鎮上居民十分之六是漁民，漁民過慣了海上生活，性情跟普通人差的遠，全是一頭頭剛出柙的乳虎一般，狠巴巴。他們在漫無邊際的大海里，洩慣了順水，個性養的剛強傲慢，比海小的東西都不在他們眼里。他們捕來的魚全賣給鎮上的魚行，買賣里免不得有上下爭執，一言不合他們就揮拳頭，魚行家常常積了血淋淋的人來要鎮長給他們評理，這是呂一最苦的苦處；但是好

處也有的，譬如今年春里，塘工正開始發動那時候，鎮上市河里的船隻停滿了，木頭船，石子船，一船船從西邊來，預備停在塘脚下把木頭、石子運上塘去；而塘脚下的裝魚船，裝足了「海鮮」〔註〕打算搖向東，搖出口，轉入黃浦去上海賣貨。河面小，方向又衝突，船頭跟船頭一碰，魚船上一隻海賊，木頭船上幾根丈六筒，同時撲通撲通跌下水去。魚船上人見慣海，木頭船上人却也跑遍三十六碼頭，大湖大江也見慣，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誰都不認輸。魚船上的施阿大、施阿二一聲吼躍過來，木頭船上的邢阿三、邢阿四便挺挺皮鼓一樣的胸膛，迎上去大喝一聲。

『狗彘的，老子不剝了你的皮，也得抽你的筋！』

『有本領的來！咱們怕你這雜種，不姓邢，姓施……掄你媽！』

戰爭開始了，雖然雙方沒武器，魚船上施阿大、施阿二那股來勢猛的像颶風捲起的浪，沒頭沒腦撲過來，這邊的邢阿三、邢阿四擺着盤馬彎弓的雄姿，一眨眼，阿大跟阿三，阿二跟阿四，手扭手，拳交拳，一根麻繩似的緊扭着，從船頭扭到大艙，跌在木頭上打滾。滾着，滾着，人跟着木頭滾到水里，雙方還是扭，跑慣江湖跑慣海的誰都不怕水吃人，於是扭，扭，扭，扭進船底下去，結果，去四個，

（註）海鮮即海里產生的鮮貨

來三個，木頭船上邢阿三失蹤了！

這是非同小可的人命官司，官司打到縣城里，證人是呂一，但是呂一臨時翻口供，說是邢阿三自己泗水泗死了的；說得更明白一點，邢阿三並不是魚船上人打架打失了命。

呂一臨時翻口供，原因之一是用了魚船上人的錢，自該爲他們說話；二則，木頭船運到第一批（這回是第二批）木頭上岸時，阿三阿四不向巡塘員納「登記費」，却只納吳監工具個人入袋的「驗收費」，呂一著實惱，牢牢記住了這口怨氣，「君子報仇三年」，如今不到十天就有了報仇的機會，他便利用了。證人不爲原告作證，官司打不成，施阿大施阿二嘻開了嘴。好在死了，原告邢阿四只索譬如船在長江里觸礁，死了兄弟，活了自己，還是不幸中的大幸咧！

三

灰色的雲，黃色的水，雲接着水，水連着天，灰色里攪了黃，幻作一種沒有生氣的，跟堆砌在海塘上的蘆袋顏色一樣。西風帶着浪，哄曬哄曬望岸上衝，捲在浪花里的石子拋起幾丈高，在空閒舞一回才再度跌進浪去。浪頭來的猛，去也速，可是西風不停，前面一個還沒去，後面一個已緊跟

着撲過來，打得塘沿上的混凝土，鋼筋牆一塊塊裂了縫，暴裸出牆肚里的鋼筋，像一具燒焦了的死屍。站在塘上守護的塘丁似乎覺得腳底下的泥土下鬆，塘身跟着浪頭動搖着：「不會坍下去吧？」

四

一條塘像一根帶，從T縣的王家嘴起，中間經過B縣，一直連到A縣的朱王塘，套一句官家的口頭禪，「這是東南屏障。」

翻縣志，塘的年代很久了，據說光緒年間曾大修一次，化了「皇家」幾百萬兩紋銀。塘身很結實，闊二丈，高度離海面（潮去時候）三丈幾。沿海的塘岸全是茶几大的金山塊石砌成的，老於世故者說是光緒皇帝勅令金山山神土地定造，塊塊有茶几面一般大小，一般見方，又是一尺外的厚。可是經不起浪頭打過一汛，損壞或缺口還是免不了，每年春間得修補一番。近來國家窮，修補工程三年兩頭缺，塘身又老了，日子益過益壞，修不勝修，補不勝補，碰到大汛時總得出回險，常常使「東南屏障」里的人物「飽受驚嚇」；而且塘身有幾段險要的換了「新」面目，什麼

「混凝土」，什麼「鐵筋」「鋼筋」水泥樁，全經不起海水用力一擊，格外壞的快，每年要損壞好幾處。

王家嘴的海塘一共分六段，要算龍王廟的第三段最險。大汛時刮西風，浪頭順着風打過來，一路沒阻礙，那股力量集中了，向正面的第三段一帶塘岸搏擊，鐵打的也擋不住，每年大汛時得化錢買蘆袋，砌成一道壩。過這一段，塘岸漸漸凹進去成直線，浪頭的力量分散了。

五

一年一度的秋汛一到，縣里派來的工程師也來了，呂一就忙碌起來。

巡塘局門里門外的空蘆袋堆滿了，門里小天井僅留一條單身出進的小道，兩邊全堆着一疊疊的空蘆袋，給雨水淋着的嗒嗒地叫不住；風聲還是急，吹得門前那根電桿動搖起來。

蘆袋還是昨兒派人向附近各村鎮收羅來的，收了三千只，滿以為够用了，誰知工程師說缺少一半，非在白天預備齊全不可，這又是大苦事。

工程師是一個風塵滿面的中年人，姓朱，今兒大清早從縣里趕來，呂一職責所在，硬着頭皮

冒雨陪他去塘上查勘缺口。塘上地勢高，在風大浪大雨大的時候走，得著實費點氣力，該背繚似的迎着逆風向前馱。呂一這時却後悔起來，昨兒黃昏打到縣里去報告消息的電話「風浪險惡，發現缺口甚多，第三段岌岌可危。」這消息未免說得過甚，呂一原意是風浪險惡，過了大汛不出險才顯出呂一的大功。天曉得，呂一一逕躲在局里抽大烟，給人家審小官司，幾個月沒上塘去查勘過，什麼事都推給塘丁，早知道縣里聽到這消息要派工程師來實地查勘，他該輕描淡寫，讓縣里寬心一點，那就他可以少吃點苦——至少可以免去這一趟苦差使。

今兒大清早，呂一正睡的熟，夢里給打門聲音打醒了，姓朱的不認識呂一是什麼人，一進門他就蹣脚大嚷：「巡塘員在那里混蛋！不見人……怪！這個緊急時期沒一點動靜……混蛋，還要睡……」

呂一慌忙起來，爲了飯碗，他向姓朱的賠不是，左一個拱，右一個揖，隔宿臉子也現了笑痕，只差沒跪下地去叫爸，才把姓朱的一股火氣平下去。

姓朱的是急性人，他不管呂一沒洗過臉，沒點過飢，又沒過飽癮，他立時立刻命令呂一陪他上塘去。

「搶險如救火，呂巡塘員，我們馬上去查勘一下。」

「工程師，請你稍等一會兒，讓我洗了臉，一准陪工程師同去。呀！搶險如救火，我日以繼夜，夜又接日，督同塘長塘丁，隨時密切地注意巡護，已經三日三夜沒闔眼，就爲了工程師「搶險如救火」這一句名言。現在，好了……有工程師負責……」

「咳！姓朱的那張「上司面孔」一沉，說：『少說廢話，我們說去就去。』」

迎着撲面來的西北風，從巡塘局東首那斜坡背着身子走上塘去，斜坡上有石級，一步高一

步，走完石級，呂一住了脚喘着，上氣不接下氣似的臉子變色了。

走上塘，雨點越加粗，風又格外猛，嚇得碎膽的浪頭打着岸的聲浪，瀾漫着空間。工程師穿雨衣，呂一却是撐一頂漏了水的洋傘。風在傘底下打旋，也得費大力握住傘柄，不讓它刮上天去；但是可憐，呂一昨兒失眠，今兒早起，而且沒過癮，他那里來的力氣？走完石級已使他變成「風中之燭」，勉強支持着虛身子跟在工程師後面，他委實沒力氣把握住風雨交迫下的傘柄，老實噓一口氣讓它丟了！

從巡塘局塘脚下到第三段，近百步石級不算在內，也足有十里路程，工程師中年人，風風雨

兩奮鬥慣了的，他跨開兩條腿一直望前跑，頭也不回，連呂一在途中淋雨，落後折回去的事，他也沒發覺。他只是埋着頭趕他的目的地去。

「工程師，饒了我，我有病哪！那邊有人——有龍王廟的塘長塘丁守護着，你去，我不能夠奉陪！」

走不到半里路，呂一就倒在土塘邊，雨水浸透了長衣，頭頂閃着光，他扭着他溼的頭髮喘氣。好一忽兒，他向走遠了的工程師背影說一番苦話，用足了力，使出無可再大的聲音，希望前面的工程師聽到他的話，原諒他「不奉陪」的苦衷；可是他的聲音給浪頭罩住了！

六

從塘上一拐拐斃回來，照理，呂一變做落湯雞，風咧，雨咧，喝够了，吸飽了，該發一個大寒熱才是；然而他並不，匆匆換了衣，躲在房里「撐撐撐」三筒吸到肚，什麼寒氣熱氣全趕進手里那桿油亮而頗長的烟槍去化作脂膏了。

他在里邊「撐撐撐」，「撐」過才洗臉，又得進早點；外邊，正中那間「辦公室」里候着五

六人——最近一月中沒有一天不來的一羣。

「羣人來問呂一要『命錢』」

事情發生在今年夏天，是這麼一回事：

夏天，滾圓的月亮映在海水里，微風掀起輕輕的浪，碰着岸，奏出啞噪囉嗦的樂聲，給塘上納涼的人們一種消遣——一個聽覺上的快感。

「好風好月亮，好天好世界，嘿，窮人享福在夜里，老天待窮人多好吶！」

說話的是王貴，年紀輕，性子燥，十二分的怕熱。這時候他身上不出汗，心里高興，就稱頌老天待人好；雖然他爲了力氣不換錢，常常詛咒老天瞎了眼珠。

王貴跟鄰家幾個孩子和他女人，頂着月亮坐在距離較遠的西塘一邊草地上，而大部分納涼的聚在王家嘴第一段塘邊。西塘那一段，自從前年起，塘面兼了公路的職使，通汽車了！「叭叭叭，」「啵啵啵，」春夏好時節，汽車階級的福氣人遊山玩水，或則兜風避暑，上杭州去總得打西塘經過。一陣風似的來，一縷烟似的去，孩子們看得拍手喊好，常常集做一堆不肯散，守着看汽車。直到汽車吞了幾次人，才使孩子們對汽車的好感減削一點，孩子們也要命！

根據過去一般人的經驗，晚間來往的汽車不常有，儘管在塘上踱方步，可是這一晚，當孩子們小耳朵里溜進汽車輪子碾着地面的特殊聲浪時，東塘來的一輛汽車已離王貴他們不遠。車廂里是一男一女的洋人，不亮燈，不撒喇叭，格格哈哈的笑聲跟車聲一起來。開車的男洋人一面擋轉盤，一面跟女人說笑，沒關心車廂以外的事。輪子望斜里竄，不偏不倚竄上王貴那一堆，「啊呀！」一聲慘呼，王貴做了輪子下的新鬼，孩子們碾傷四個，僥倖沒有死。王貴女人的膀腕上擦破一點皮，驚天動地哭了起來，丈夫死得太苦！

洋人究竟是財主，闖了禍不溜，等你們來要錢償命，王貴女人哭哭啼啼要跟洋人拚命，但她不敢，旁人也勸住她：「你犯不着吃眼前虧，洋人肯化錢呀！」洋人肯化錢，這就引起旁人的饑慾，與其活生生餓死，不如給洋人碾死了賣錢，三百五百大洋錢可以使尚未餓死的一家老小度幾年。旁人羨慕王貴女人以及受傷孩子的家長。洋人簽支票，死的給五百，傷的每名五十，一總七百萬。錢支票交在鎮長呂一手里。洋人摸摸死者的頭，傷者的臉，咕嚕幾句行了個最敬禮才上車前去。旁人噓口氣，這口氣不是爲死者悲，不是爲傷者哀，實在嘆自己命苦，得不到洋人的錢和那最光榮的一鞠躬。

不過在王貴女人和受傷孩子的家長們，這筆錢到如今沒著落；而受傷孩子中，却有兩個傷重身死的。

七

這幾天呂比較忙，房裏躲不住，不能跟閒日子一樣整天橫烟圈，讓「要命錢」的一羣乾攔住。

「鎮長，鎮長，你給我們想想法，日子過不下去吶！」

「想法？嘿，我也窮得快上吊，問誰想法？我早說過，洋人走了，支票是空頭的，我爲你們貼盤川，看你們可憐，又想法爲你們募到百把塊錢。你們再逼我，教我賣老婆養你們麼？你們該明白一點，別聽人家造謠言。我要是吞了你們的，罰我今生不得好死，絕子絕孫絕三代。嘿！「狗咬呂洞賓，弗識好人心。」這就是這句話！」

「鎮長救救我們，多少再幫助一點吧！」

「幫？那里來的幫？把什麼幫你們？哼，什麼鎮長，鎮長不是不吃人間烟火食的仙人，跟你們一

樣要人幫助要人救。好了，對不住，我沒工夫應酬你們，照應我，隔幾天再說，今兒你們請去吧，沙鍋里瀝不出油來，嘿，嘿，嘿！」

『鎮長！』李三（孩子的家長之一）再忍不住心頭一股火，硬着頭上前去逼近呂一那一個風吹得倒的身子，順手拍着桌子說：『別欺人欺到底，誰不知道你吞了我們的錢？今兒你不交出我們應得的錢來，我不答應！』

『不答應便怎樣？嘿，嘿，嘿！』那麼飄逸地歪着頭問：

『不答應，我要你的命！』接着是拳頭碰桌子，更響了！

『哈哈！你要我的命？用刀？用鎗？用拳頭？……』呂一得意似的：『……我勸你，用刀？用鎗？用拳頭都犯法，你不如到縣里告我一狀來得妥當。哈哈，想必你一定有我吞你們錢的憑據！……老實聽我講，李三，你這副脾氣得吃人家的虧！你要人家的命，人家不要你的命！換別個，早跟你鬥上了。……好，好，我看你們可憐，讓我想法幾塊錢給你們零用，李三，以後說話謹慎點，要人家的命是要不到的。哈哈！』

李三怔住了，鎮長的話打中了他心坎，覺得自己實在太鹵莽，『讓我想法幾塊錢給你們零

用，鎮長畢竟還是好人！呂一進房去，一會兒就回出來。錢，王貴娘子得兩塊，其餘每名一塊，幾塊錢代價攆走了那一羣。

八

工程師查勘回來，提出必需預備六千只麻袋一個難問題。局里有了半數，其餘半數向遠處去張羅，遠水不救近火，時間萬萬等不到；可是近處，數得清的幾井小米行，所有的全張羅了來。鎮上沒有麻袋行，只有打長途電話到縣里去要的一法。等縣里派專船送到，天已經夜了，雨却沒有住過點。

這天晚上，工程師認為「非常時期」要呂一領導塘丁在第三段守夜，呂一聽到這差遣，嚇的一顆頭縮着仰不起來，一求再求，最後他會當真跪下地去求工程師救他這條命。

「工程師，你開開恩，饒了我這條命！不瞞你說，我有病在身，每天得吸幾筒烟，實在不能做外勤工作，你救救我，功德無量的。」

隨他說的怎樣入情入理，姓朱的總是不答應，公事公辦，一定要呂一親自上塘守夜，呂一沒

法想，忍痛流出兩行清淚上塘去，虧老天保佑，入晚轉了風向，雨點也慢慢細，呂一躲在篷帳里吞了幾顆烟泡，倒安安穩穩躲過一夜。

九

過了大汛，海塘又恢復舊日的狀態；不過年常舊規，各段少不得多幾處缺口，讓明年春上有一點工作。

工程師在巡塘局只耽擱兩夜，所謂「非常時期」過後，他便回去「丑表功」了，他「丑表功」的結果是巡塘員呂一「另候任用」誰都想不到。

爲什麼「另候任用」？呂一自然想不通，今年大汛時他倒吃了不少苦，十多年來沒會親自上塘守過夜。躲在篷帳里吞烟泡，畢竟不能跟橫心烟匠上「撐」幾筒作比較。呂一上，下，左，右，四處八面想；也許是吃苦吃差了，也許是向工程師低頭賠不是賠差了，也許……總是想不通。其實，呂一「另候任用」的主要原因是看差了姓朱的工程師。姓朱的要他在大風雨里陪上塘，要他添三千只麻袋，要他守夜，這是給予呂一孝敬旅費的幾個機會，呂一心眼太窄，枉空吃了十多年

衙門飯！黃鼠狼吃雞，雞吃螳螂，這些人生哲學，呂一竟糊塗啦！
今而後，呂一的命運估量要全靠天了！

——二四，八，二三——

三婆婆

任達泉

雪，落着，落着，漸漸的由疎疎的幾顆到望開去滿天飛舞着儘是，慢慢地大地白茫茫的變成銀色。冬風虎虎的望人們破棉絮裏直鑽，凍得不住的呵那似紅葡萄般的手指；可是小孩子却滿不在乎的仍在堆滿雪的稻地上打球，擲雪塊，做雪人，玩得挺起勁。

三婆婆捧着個黃泥爐，呆呆的立在屋簷底下，那移動起來很遲鈍的灰暗無神底眸子，望着一朶朶的雪花從天上一直旋到地下，樹枝幹上一層層的在積厚。偶爾一陣寒風迎面吹來，覺得有點發抖。黃泥爐裏早晨放的柴塊早已熄了變灰，沒有一絲絲熱氣，可是三婆婆仍緊緊的捧住，——她想總有點暖的。

三婆婆看去快近六十歲了。花白的頭髮，禿得賸不到一小半，頸項上裝着個假髮髻，鬆鬆的快落到背脊上。一條接一條的滿是皺紋的面孔下，生着個癩嘴巴，牙齒已落掉大半，所以癩得分外扁。現在她那張癩嘴巴很生氣似的微微地哼着，一陣陣怒氣直向上衝，心裏想狠狠的罵兒子

茂富一頓，可是茂富從一清早跑出，到快近午沒回來，這使三婆婆覺得更不樂意，雖說自己早不當家，一切事務都由兒子作主，不過現在這樣大的事情，只在昨晚說了一句，今朝便不再商量個仔細，要自己做自主，真太不把老太婆放在心眼裏。三婆婆想想越氣，憤憤的跨進屋裏把黃泥爐在桌子上用力一放，恨恨的嘟囔了一句：

『不賣！我老太婆不出主，看你去賣！賣了明年靠甚麼吃？』

等了歇，氣稍平了，三婆婆拍拍身上的灰塵，記起昨晚茂富說的，却怪有道理——

『媽，真是沒奈何啊！這三畝水旱無荒的上等田，誰肯賣！可是不賣，鎮上錢二少爺那筆種田本錢，只好不還，縣裏錢糧不完，收的穀子還了點零碎債，剛給米店裏量去抵作上春頭賒欠的米錢……媽，我看田真沒種頭，先是錢糧貴，再加人工肥料一樣都不賤，而穀子呢，就是收成好，鬼的買甚麼洋米，價錢給跌得沒人要，倘然一荒，那準得等着餓肚皮！還是爽利一點，把田賣了回清了債，再想法子。或則媽同我都搬進城裏去，城裏或會比鄉下好些……』

三婆婆苦皺着眉頭，隨手抓了把清水鼻涕，用力的往門外雪地上——一丟，嘆了口氣，默默的低倒頭，衰老的心給哀悲的石塊緊壓着。兒子的話確是不錯，就是債不回，錢糧不完，錢二少爺同縣

裏都不來追，也過不下去，米缸快看得見底，米店因賬難收，要現錢交易，沒有錢好餓肚皮過冬麼？不過，依茂富的主張，賣了田，眼前一過，將來可怎辦？城裏也不是隨便就能賺錢的，倘然天菩薩保佑，田裏年成一年好一年，那光有的三畝田一賣去，靠甚麼來吃，種田人生來應得種田的啊。

想到田，三婆婆對着寒冷的空氣呵了口熱氣，悠悠的想起同三公公買進時的辛苦。僵倒了微微駝起的背脊，一顆頹弱的心，沉醉在遠遠遼遠的快已忘却的甜蜜的回憶裏。

也是這麼一個嚴寒的天氣，雖不落着一團團的雪，冬風却同樣的吹得人發抖。三婆婆離別自己的家，嫁到三公公屋裏。三公公的幼年，是怪可憐的，永年的給村裏買得起耕牛的人家看牛，從開春的正月到殘冬的年底，辛苦整整的一年，拿不到十元錢的工資，後來等年齡一歲一歲的大起來，纔自己佃種了幾畝田，一有閒空，便給人家幫工，真一天都不偷懶的做着；積下的汗血工錢，一絲絲不浪費，這纔總算能草草的成份人家。村子裏誰都在拿三公公的樣比方給自己的子弟聽。

「三多多（三公公的乳名）纔能幹咧！你看，他赤手空拳的自己打江山，沒一星星的田地，

現在也成人家咧。」

三婆婆進門的那年，三公公又添租了二畝田，夫妻兩個在天還白茫茫的時候便從床上爬起鑽到田裏，到太陽完全落了山，黑乎乎的看不清楚，纔回到那牛欄般的草屋裏，真只除了燒飯吃飯的工夫外，兩人都像兩條牛似的做着。就是落雨落雪的時候，也不跌坐在家的，總巴結結的做草鞋，要做到半夜鷄啼，第二天一早送上鎮去賣，這樣做着，便買了現在住的那間瓦屋。搬進新屋子的那天，他們真快樂得笑不住口，看看樓上樓下都比草屋好上許多。不過心裏還有點不滿意，他們總想種自己的田。

『我想能買幾畝田纔舒服咧。』

『可不是，免得要給人租米，懇人家的情。』

『不過田的價錢真貴，我們做了一年，能多幾個錢。』

『慢慢的想法吧。』

『我想只要用力做做！』三公公揮着他那筋肉發達的臂膊。

從此他們更用力了，讓自己的汗水，大量的流在田裏。吃用省得連買點素菜都要考慮好幾

回，三公公一包大昌烟，要吃三四天，上鎮去賣草鞋，賣蔬菜時，茶店裏的茶都不吃一碗，一賣完急的回家捧着鐵耙到田裏……

整日的忙碌着，做着。

那年的冬天，三婆婆忽然面孔黃黃的飯量減少，身體常覺得乏力，三公公急惶惶的請教村裏有經驗的老婆婆。

『定是有身孕了，三多多，恭喜你生兒子了。』

那老太婆張開嘴巴笑着，三公公紅着臉連連搖頭：

『不是的，不是的。』

接着事實證明，三婆婆的肚子日漸膨脹起來。

『噫！這怎麼辦呢？』三公公皺着眉。『你以後不要落田吧。』

『不要緊的。』三婆婆挺一挺疲憊的腰。

日子悄悄地溜過，三婆婆到真的做不動時，纔不落田。

『你在屋裏也不要做生活，坐坐吧。』三公公時常勸三婆婆。

『坐坐，等孩子一生，那開銷要大咧！還不巴結巴結，積的錢你倒肯化掉。』

『不是的，你坐坐讓我用力多做點，你要做壞的啊！』

儘三公公說，三婆婆仍一天到晚在家裏忙着。

沒聲沒響的，村子裏誰也不知道，孩子生下了。三公公只在鎮上買了一斤麵，半斤糖，用不了二角小洋。不到滿月，三婆婆又在田畝裏工作了。孩子飽吃了一頓奶，便一天到晚睡在床上，雖多了一個孩子，三公公他們的開支上，仍不會多化一個錢的。

這樣勤苦地過着，他們總想積起錢來，使自己工作的田能够是自己的。希望達到了，那年的收穫起身，買進了一畝二分。三公公抖抖的捧着『紅契』放在箱子裏後，同三婆婆相對着歡喜得說不出話。晚上，差不多在睡夢裏笑着醒來。

村子裏都在嘖嘖的羨慕。

在茂富牙牙學語，沿着板凳走的時候，三公公他們真是黃金時代，一年忙到歲暮，總要多二三十塊錢過年，年年總要買進一分二分田地，三婆婆的心甜蜜蜜的，一絲絲的笑容常掛在嘴角上。而那年一口氣買進這三畝上等田的經過，尤其是三婆婆深深記着，不會忘却的。

這是個離除夕已沒有幾天的早晨，三公公在鎮上聽到他們種田底田主，過年不來要賣田了，得到這個消息，便急急的奔回家同三婆婆商量。

『茂富的媽，我們的田東家要賣田咧！一賣掉，準得要換租戶，這怎好？』

『呵——』三婆婆睜大了眼睛，呆了忽：『要賣，最好我們買了來。』

『買來，這田足值六十塊大洋一畝，三六要一百八十，我們那里來這一大把洋錢。』

『這可……』

焦急的心情，整整想了一日，晚上三婆婆想了個辦法：

『我想把先前買進的一畝二分，連零碎的湊成二畝賣了，二等田算賣它四十塊，二畝有八十，添上上年連今年多的六十多塊，一共也只差四十光景，問那個借一借明年還……』

『四十塊，我同慶生去商量，托他幫幫忙，好吧，準這樣辦。』

三公公連晚去找慶生。慶生在村裏要算最寬裕的，他有三十多畝田，一頭牛，三間有石庫門的瓦屋，一年到頭只在鎮上茶店裏坐坐，在三公公那里，手面好算頂廣闊的一個。所以三公公懇托他，事情便不大困難的做好。賣了買進相差的四十塊錢，三公公出了張按月二分利息的借票。

給慶生，過後又送二斤紅糖一斤酥糖作酬勞。

第二年春天耕種時，三公公同三婆婆在田裏覺得分外有勁了。

可是年成却一年比一年壞了，收的穀子，總賣不起大價錢，而要買進的東西，却相反的一步高漲，再加先前所沒有的種種各目的捐稅，都向日近衰頹的三公公的肩上壓，使他感覺到辛苦一年不能多錢，反要短少了。

漸漸的，烏黑的頭髮裏生出一根根白的了，額角上的皺紋，也一年年的在加多，老弱已悄悄的爬上三公公他們身上。

幸得茂富已能在田裏做活，多了一個人做，纔算勉強支持着。

『明年或許會好點了。』想到年成的荒歉，三公公常常歎息着。

『是呵！過了荒年有熟年，明年想來能多收幾担穀子了。』

這樣的希望明年，明年，一直到三公公去世，一點不見得好，反而越壞了！連種田人家都要買米吃。

過着凄苦生涯的三婆婆，想想過去的安適，那癢嘴巴扁扁，眼淚孕滿着眼角。

二

「媽，你呆呆的坐着幹甚麼？風冷得很，還是睡到床上棉絮裏去吧。」

茂富一跨進門說，手裏敲着破雨傘上厚厚的積雪。三婆婆扁扁嘴巴，鼻孔哼了哼，手心裏呵了兩口熱氣，搓搓手掌猛的拍了一下桌子，張大眼睛問：

「你一早跑出死到那里去，到現在纔回來？」

「我在鎮上同人家商量。」茂富小聲地回答，低倒頭脫去草鞋換穿一雙舊棉鞋。

「你不要昏了頭，這三畝田你想賣，你曉得這田裏滿是我同你爸的汗血咧！」

「媽，我曉得。」茂富幽幽的說。

「你曉得！」三婆婆嘴分外扁得厲害，嘴唇抖抖的放大了聲音：「田賣了，到城裏去，城裏你去做官，城裏有錢等着你去賺，我們種田人家，總要靠田的……」

茂富靜靜的坐在小板凳上，等三婆婆氣稍平了，慢慢的說：

「不過，媽看怎樣過年呢？剛纔錢二少爺家的賬房許先生又催過，說今年他們自己也過不

來，那筆錢無論如何年裏要回清，不回他會落鄉來管田……」

「甚麼？要管田！」三婆婆的聲音更大了，「今年借的錢，今年不回要管田，只要利錢給他清，看他有這道理來管！」

「那麼，那來的錢給他利錢呢？還有米，唉——媽，米又貴四角了。」

「又貴四角，真要窮人的命！」三婆婆低倒頭喃喃噙着，暫時的沉寂。

雪已漸在小下去，風却仍虎虎的吹，茂富家的門前空地上幾支早竹，給風吹得不住的搖擺着。路上冷清清的，難得有個冒風雪的行人；除了玩雪的孩子，只偶爾有隻瘦小的黃狗在雪地上彳亍着。

突的三婆婆啊罕啊罕噙着吐了口痰，擡起頭發着沙沙的聲音說：

「茂富，我看，唉——我看田總不賣好，過了荒年有熟年，今年苦過年，來年總望它能够好點，倘一賣了，要想再買進來，真是難上加難！再加……再加……再加……啊罕！」又抖抖的吐了口痰，用手連連摸着胸脯喘着氣，停了歇：「再加村裏誰都要恥笑，就是連貴嫂，那尖嘴婆娘，春上頭爲了她家

的鷄在田裏吃菜，我用竹竿打了一下，你看！她就翻轉面皮同我大鬧，拍着手掌罵：「斗大紅燭難照後，有了幾畝田不要稀奇，看我們連貴一生一世會買不起，看你三婆婆永遠永久不會賣掉，不會姓別人，哼！你看，唉！——茂富，倘真的賣去，真要笑落她的牙齒咧！還有……還有別個，怕都要掩緊鼻孔笑個半死！你想，賣了這種冷言冷語聽得進不……再加這田買進時多少的不容易，我同你爸起早落夜在田裏用力的做，連一個小錢都不肯隨便化費，從牙齒縫裏省落錢來，真是十個指頭一點點做下來買的啊！……」

三婆婆的扁嘴巴裏一句一句溜出來的話，像針似的刺進茂富心裏。

他緊着拳頭憤憤的說：「媽，依你不賣吧！不過米店不賒欠，倒……」

「我去托慶生伯，托他做擔保，欠幾斗米過個年再說，就是錢二少爺那里，你先去懇求他，哀求他，如真的不應，看他有這本事，有這道理來管田！憑我老太婆同他到鎮上茶店去評理，利息一年不清要管田，請大家評評看，有沒有這王法……」

三婆婆越說越有勁，到後覺得乏力，便停住不響，用熱氣不住呵着兩隻瘦得同筍乾似的手指。茂富默默的拿起掛在板壁上的旱烟管，裝滿烟吸着，屋裏靜靜的只有呼囉呼囉的吸烟聲，或

夾着溜進幾聲屋外玩雪的孩子底嘩啦嘩啦的笑聲。

三

午後，雪早停了，朔風也漸在小下去，地上的雪像鋪了層厚厚的呢毯，踏上去軟軟的怪舒適。這時玩的孩子已不在雪地上，只有幾隻麻雀在屋簷下啾啾着尋覓食物，像在點綴這靜蕩蕩的大地。太陽從一堆一堆棉絮似的白雲隙裏漏下一絲絲暗淡的陽光，照着三婆婆一巔一巔地走向慶生伯那家村上唯一的石庫門去。

慶生伯剛坐在堂前太史椅上，嘆咯嘆咯的吸水烟，地上佈滿一簇簇的烟灰。看見三婆婆，忙的站起把水烟筒在八仙桌上一擺，吹了吹棉袍上的紙媚灰，笑着說：

『三婆婆，你這大雪天還跑出來。』

『可不是，有點事想托慶生伯咧！剛巧你在家裏。』

『有甚麼事呢？只要叫茂富同我說好了，要你老老大大的親自跑來。』

『慶生伯，你曉得的，今年收的穀子，統抵給米店裏，現在米缸裏米快完了，沒得吃！想同慶生

伯商量，托你到鎮上米店裏做個擔保，除幾斗米過年；聽說今年「八月半」店賬收不起，現在要現錢交易，不肯隨便的放賬，所以托你慶生伯去說一聲，好在明年一等開春，總先設法回清……」

「哦！哦！」慶生伯搔搔頭髮皺着眉頭。「三婆婆，不瞞你說，我去恐也不會成功，米店的賬，現在放得真凶，隨便一點的實在賒不動，不是我推托，真的，我慶生的「牌面」也大不及往年了！」

「慶生伯，你客氣，像你這樣的手面會賒不動，你不肯去說罷了！不過，慶生伯你放心，我決不會叫你受累，明年一開春，準先設法回……」

「不是的！不是的！」慶生伯連連搖着兩隻手。「實在賒不動，不是不肯！」

「真的……」三婆婆呆了一忽，淒然地哽着聲音：「慶生伯你不曉得，茂富要賣田咧！爲了要量米，要回鎮上錢二少爺那筆種田本錢。慶生伯，你想我這三畝田買進多麼的不容易，這瞞不得你，我同茂富的爸這樣辛苦地買來，現在輕輕的便賣出，慶生伯你想……你想……這幾畝田我總望保牢它……」

三婆婆說，眼淚快流到面龐上。

「真的，不是我不肯，實在力不從心，沒法想！不然，總幫忙，總幫忙。」

慶生伯低倒頭搓着手來回的踱着方步。踱了一歇，對屋簷上的雪呆看看，輕輕地吁了口氣。
三婆婆揩了揩眼淚，哭喪着嗓子說：

「慶生伯，總托你幫幫忙，你看死去的茂富的爸面上，茂富的爸在日同你總有交情，他托你設法買進的田，現在仍要賣出去，慶生伯，你看我怎對得住他！再加田賣了，明年靠甚麼？我又老得做不動，靠茂富幫短工，那養得活；自己種種田，年代好，還能有點飯吃。慶生伯，你總看茂富的爸面上，做做好事，行個方便，讓我留留這幾畝救命田，賣這田真好似要我的命一樣……」

陡的三婆婆一陣頭暈，頹然的坐倒太史椅上，一時說不出話，只呼呼的喘着氣，眼淚同斷了綫似的接連的流下。慶生伯搖着頭沉吟了一刻，慢吞吞地說：

「三婆婆，米店裏我曉得準定除不動，免得去開臭口！我現在自己留的吃飯米裏，借一斗給你，暫時過幾天再說，三公公在日，我們多少要好，難道我有法想會不肯幫忙，實在年成不好，各種行業都縮小範圍，而米店因為本重利輕，放賬分外的仔細，這也難怪它，將本求利，誰肯把白花花的大洋拿來蝕本呢！三婆婆，你說是不是？」

「三婆婆大着眼睛點了點頭，扁嘴巴應了聲『哦！』」

慶生伯踱方步踱得脚酸，便依舊坐到先前的老位置上，掣起水烟袋裝着皮絲烟用力吸了一口，滿滿的吐了口白烟，話便隨着烟氣出來：

「三婆婆，你說茂富主張賣田，我看田還不大有人要；你想錢糧年年加，而年成又這麼壞！洋米儘在那里進口，害收的穀子賣了抵不過種田本錢，真一年不如一年！倘還是三婆婆你那買田的時光，不要說你固不用量米，就是你要托我去欠幾斗，真只要說一聲，你要多少有多少，現在可……」

「這是甚麼緣故呢？慶生伯，你是不是沒有真命天子纔這樣？」三婆婆先前的舒適生活，又在她衰老的腦海裏打旋。

「這倒難說！」慶生伯皺了皺眉，又吐了口烟。「依洋學堂的先說，皇帝不及民國，可是民國到現在，已有這幾年，仍是這樣，我們反格外拮据，手頭總多不起錢。不過，鄉下人自己也太會化錢，三婆婆你年紀老，當然看見，就是我慶生在小時，大家總穿自己織的土布，一件衣裳穿到破，真要七八年，那像現在那般年輕小伙子，只喜歡洋布，你看外國人有甚麼好貨色，洋布花花綠綠的

顏色自然好看，可是一來破了，二來碎了，光一樣洋布，一年聽說要給外國人賺去好幾千萬洋錢！用出的一年年加多，田裏的出產反日漸減少，三婆婆，你想鄉下人那會不窮呢？」

慶生伯說到末，像有無限感慨地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慶生伯，這樣的年成，你看怎好？」

慶生伯苦着臉吐了口烟，搖了搖頭不回答。

靜寂了一會。三婆婆顛巍巍地立起身，用拳頭在腰上敲了一下，接着把手伸在破棉絮裏，苦着癢嘴巴對慶生伯說：

「那麼，那麼……慶生伯，等歇我叫茂富來搯這斗米。」

慶生伯點點頭。

兩條套在雙寬大的棉鞋裏的疲憊底脚，載着三婆婆的身子，仍踏着白皚皚的雪走出慶生伯的大門。走過連貴嫂家的門前時，連貴嫂剛立在低低的屋簷下，呆看着一堆堆孩子堆成的雪塊。看見三婆婆，連貴嫂笑着問：

「三婆婆，你那里來？地上這樣大的雪，你不躲躲在被窩裏。」

「哦哦——」三婆婆訥訥地應着，臉上覺得一陣陣發熱，心裏暗想：「糟了！借米的事倘給她曉得，那真多麼的失面子！慶生伯那里又不曾預先囑托，假如他說出要賒米，要賣田，傳到連貴嫂耳朵裏，真給她笑死……」

一直跑到家，三婆婆心裏還一上一下地不安靜，「不給這尖嘴婆娘得知纔好！這借米，一斗米，一斗米……」

「媽，慶生伯怎說？」茂富仰起張灰暗的面孔。

「他不肯啦！他說米店放賬怪凶，去說準定不成功，現在他自己的吃飯米裏借一斗給我，等歇你去措，唉！茂富，那怎好？靠一斗米。」

「媽的會不成功，他不肯罷了。」

「就是借這斗米，也怪不容易咧！」三婆婆把放在棉襖袋裏的手伸出，捧着那個中飯邊已放有幾個柴塊的黃泥爐，一壁抓了把已流到嘴唇上的鼻涕。「真是千求告，萬求告，提起你爸在日的情况，他免不過意思纔答應借一斗米，不然……」

「這媽媽的！」茂富睜一睜眼睛，用手在坐的小板凳上一拍。

「不過，慶生伯也爲難的，村裏十家倒有九家要量米，倘這家那家都去托他代賒，他那里應付得了！又不好這家肯代手，那家不肯，所以他只好自己嘆苦經了！茂富，靠這一斗米怎够？」

「那只好等幾天再說，讓我到鎮上去想想法子……」

茂富說時，低倒頭怔怔地望着衣裳上破洞裏灰黑色的棉絮。

雪後的陽光，軟弱無力地淡淡的照着。

四.

離「年關」愈近了。像已開春，天氣倒反暖和了些；不過風雪仍有一陣沒一陣地吹着，難得有個猛太陽的晴日子。在往常的這時候，「塘路」上接連的都是滿籃滿擔進城上鎮去買過年貨的人，一張張嘻開着嘴巴的笑臉，近年來可少了，鄉下人大多躲在家裏對壁牆發脾氣！真的連主要的飯米都要發生恐慌，那還有錢來買這空閒的過年貨，孩子爲要求不到新年里穿戴的新帽子，花襪子，都鼓起了小嘴巴生氣；而大人却反常常打罵着作自己的出氣筒……

這時急忙忙地奔波着的，大多是商店的收賬人，或放債的債主，穿着釘鞋，抱着賬摺，在風雪

裏跑得喘着氣；可是一家家跑轉，難得有個十足付清的。這些往年年成好時搭包裹放滿白花花洋錢的收賬先生，都在唉聲嘆氣的怨罵着：『年成太壞啦！賬會這樣的收不起，一趟一趟的就是跑斷兩條腿，恐也不會多收幾成賬的，回到店裏又得聽老闆的閒話。』急急的又就心到明年自己的飯碗，生意這樣清，恐怕老闆要縮小範圍，少用人咧！於是到欠錢的人家裏，更要板起面孔放大嗓子追討得凶了！——爲了保持自己的飯碗，應得希望多收些欠賬啊！……

村子裏看見的，都是皺着眉的愁苦面孔。

在中飯邊，三婆婆家裏那個給錢二少爺管賬的許先生也跑着泥濘的路來了。許先生個子長長的，臉上青灰灰的不大有血氣，穿着件舊竹布長衫，長衫下擺上滿是濺起的田泥。一跑進三婆婆家的大門，手裏一把輕巧巧的洋傘在門背後一放，抖了抖長衫上的細雨，用勁的搓了搓手，在屋子的四週看了一轉。

茂富剛捧着隻藍花碗同三婆婆在吃中飯，看見許先生忙的放下碗立起。

『呵！許先生，你這樣天氣跑來，快坐坐。吃飯！吃飯！』

許先生點點頭，又搓了搓手，眼光在桌上一掃，不禁抽了口冷氣！桌上光光一碗臭醃菜，飯碗

裏的飯稀湯湯的同粥一樣，胃裏雖在咕咕地叫，只嚥了口唾沫，搖了搖頭：

『茂富，你吃，我還飽着，不客氣！不客氣！』

『那麼，那麼，請坐，請坐。』

茂富吹了吹板凳上的灰塵，請許先生坐下，又滿滿的裝了筒旱烟，烟咀上用毛巾揩揩乾淨，遞給許先生。許先生鼻孔微微哼了聲，連連說：『烟我自己有，我自己有。』在袋裏摸出香烟來。三婆婆放下飯碗泡了盃茶，多放幾片茶葉。

草草的吃完中飯，茂富揩了把臉，囁嚅地對許先生說：

『許先生，那筆錢，……那筆錢，……』

『是啊！這筆錢。』許先生彈了彈香烟灰，吐了口白茫茫的烟氣，緊板着面孔：『早同你說過，本利一概都要清的，現在二少爺叫我來，……』

『這，這，……』茂富搔着頭皮，臉上皺着笑容：『要請許先生去好言一句，只好……只好欠過年，等明年回，明年總預先回清。』

『甚麼？』許先生的喉嚨大了：『明年回，你在做夢！借的時候怎說？田稻收割起身，你說一本』

一利回清，已給你拖欠了幾個月，現在怎啦？要欠過年，這是甚麼錢？借你的種田本錢啊！你的穀子呢？」

「穀子，穀子統給鎮上米店裏量去抵了欠的米賬了！」茂富的笑容堆滿了臉孔：「不然……不然總不會一個都不回，完全欠過年的。」

「你倒好！」許先生虎的跳起喊着：「米錢你倒曉得要回，我們的錢不是錢，你倒不想想你的穀子那里來的？」許先生虎的跳起喊着：「米錢你倒曉得要回，我們的錢不是錢，你倒不想想你的穀子那里來的？」

「先生，我們也是沒奈何啊！」三婆婆苦着臉，噙着嗓子插進說：「欠了米店的錢，他要量穀子抵，我們又怎攔得住，連自己想做吃飯米的穀子統給他量去，先生你看我們現在有一餐沒一餐地在喝粥咧！辛苦的種了田，連飯米都沒有啊！」

「不錯，米店討賬凶，所以你們就只好給他，我們討得善，善的緣故，是不是？」

許先生恨恨的把香烟蒂一丟，圓睜着兩隻眼睛，一忽兒看着茂富臉上，一忽兒又移到三婆婆臉上，等着答覆。

沒有答覆，只有靜默。屋裏只聽得許先生的很響的呼吸聲。

停了一歇。

『嗨！怎啦？閉着嘴不響，到底回不回？我可沒這空工夫等。』

天可憐，怎樣回答呢？三婆婆同茂富互相看了眼，輕輕的嘆了口氣。

『噢！到底怎啦？怎啦？』許先生怒吼着蹬着脚，釘鞋底的鐵釘碰着地，發出禿禿的響聲。

『叫我怎樣說呢？現在真一個錢都沒有！』茂富壓低了嗓子，發出哀求的聲音。

『你只要說還，不還，不爽快一句話，我們來管田。』

『甚麼，先生！』三婆婆尖響着喉嚨，『要管田，我們欠不到一年咧！就要……有這個道理？』

『道理！』許先生笑了笑，聳了聳肩膀，『田，你還稀奇！我們真不要你的田，只要你還錢好啦！』

現在的田值得甚麼？真沒人要咧！』

『不管值不值錢，這田是我們的命！你倒輕鬆平常的說值得甚麼？你先生不曉得我們一年辛苦到頭，都辛苦在田裏，眼巴巴的只望田裏能多收幾石穀子，你先生說要管去，那真要我們的命，叫我們明年活活的餓死！我們這幾畝田，真是命根咧！……』

『不要多說！』許先生搖着手阻止三婆婆說下去，『我又不定要你們這寶田，只要你本利

「一齊算清給我，我馬上滾！屁都不在你們這里多放一個，又何必多囉囉，真……」接着一聲怪尖刻的冷笑。

「許先生你不要生氣，我媽年紀大歲把，是愛多囉囉。」茂富抖抖嘴唇說。「那筆錢總請你在二少爺那里代爲好言一句，我實在窮得身邊沒一個大錢，你許先生平常也曉得我茂富不是賴債的人，今年實是第一年這樣緊……」

「是啊你緊，二少爺也緊啊！借的時候本說明今年銀錢緊，叫你一定到期要還清，你噢噢的滿口答應，現在怎又推一個窮，沒錢！這就好算數作還清了麼？」

許先生說，反着手來回地走着，一壁望望灰沉沉的天，皺皺眉頭。

暫時的不說話，靜寂了一會。茂富敲着烟管無力地說：

「許先生，這總……這總請你包涵一點，實在……實在，唉！真沒法想啊！不然，本不還，利息總得算清，可是……可是，唉！唉！真沒一個錢……」

「茂富。」許先生停了步，聲音稍緩和點。「我想你真全還不出，那麼我給你同二少爺去說，你先還一半吧！那一半等明年再說。」

「一半！許先生你叫我那里去設法呢？這樣年底歲壁，就是用我住的這間屋子去抵，現在也沒人有這閒錢啊！許先生你看是不是！那里去想法呢？」

「那麼，依你們說，管田不肯，還一半又沒地方設法，那……那叫我去交代？我也是吃人家的飯，給人家做事，二少爺叫我來要錢，他說沒錢就管田，你們現在一個辦法都沒有，叫我怎麼辦呢？你說，叫我怎麼辦？你說……」

許先生說着，瘦腦袋靠近茂富的臉孔去，只差得幾寸遠；茂富本能地退了一步，兩條眉毛皺得更緊了。三婆婆眼睛裏孕滿了淚水，啞着喉音說：

「先生，先生，你做做好事，做做好事，不要逼得這樣凶啊！」

「老太婆，甚麼凶？甚麼凶？」許先生差點跳起來。「欠債還錢，天公地道的道理，依你怎樣？最好不討，由你欠，欠到明年，欠到後年，討也不討一聲，是不是？是不是？」

許先生同野獸似地怒喊着，臉上的青筋一根根的爆起，灰黃的面色漲得紅紅的！不住的搓着手，手掌也給搓得紅紅的。

三婆婆看看許先生那股模樣，倘不還錢，準得要管田了！想到管田，心真給石塊壓着般地沉

重。眼淚流滿了面孔，流到扁嘴巴裏，鹹鹹的。——像被逼到無可奈何似地抖抖灰色的嘴唇高聲喊：

『先生，隨你怎樣！欠債不只我們一家，現在十家倒有九家欠，欠不到一年要管田，我老太婆同你到鎮上茶店裏去評評看，有這個道理好管！』

『評道理，哼！』許先生用鼻孔冷笑了一聲。『我看你到縣政府去告吧，看我對你討錢不好，縣政府會判決不要會鈔，真笑話奇談，……』

『欠錢的犯法，你去告，縣里，府里，我老太婆同你去！同你去！有了幾個臭錢不要稀奇！』

『誰同你說稀奇，你不欠錢頂凶，不欠當不會問你要。』

『欠錢，世界上不只我一家。』

『不管一家二家，今天我準定要了去！』

『今天偏沒有，看你怎樣？』

『沒有，今天一定要！』

『……………』

越說越急了，屋裏陡地緊張起來。茂富只靠着牆壁仰着頭連連嘆氣。

天上的雲，一堆緊一堆推着，黑暗暗的連帶屋裏都怪窒息的。幸得默默的不久，慶生伯握着把傘從鎖上回來在三婆婆門前屋簷下走過，看見氣吼吼的許先生。

『呵！許先生，你剛來，中飯吃過不？』

『哦！——走不到多少時候。』許先生點點頭。

茂富却像遇到救星似的搶到門前歡呼起來：

『慶生伯，你來，你來，方纔許先生同我媽吵嘴……』

『吵嘴！』慶生伯呆了呆，接着醒悟似地笑了笑：『是爲了那筆錢麼？』

慶生伯一跨進門坐下，許先生同三婆婆都結巴結巴的告訴着。慶生伯搖了搖手：

『三婆婆你慢慢的，讓許先生說，你們這邊，我都清楚。』

許先生又燃點了支香烟，吐了口烟氣，腦袋不住的搖擺着說：

『慶生伯，你是通道理的，我對你說：茂富春上頭爲種田沒本錢，向二少爺借，說明田稻收割起身還清，等到穀子登場向他要，他一再拖延，總說到年邊付清，好！等現在向他要，他說穀子統給

米店量去抵了米賬，我們的錢一個不給，只輕鬆平淡的說了句明年還，慶生伯！你想：今年銀錢多緊，二少爺自己也週轉不靈，那能等得到明年；倘二少爺借出的錢，家家都同茂富這樣，二少爺那還過得年，是不是？我從鎮上跑來，好話沒一句，老太婆反哇啦哇啦要同我去吃講茶，慶生伯，你看……」

「你說要管田！慶生伯，你看有這道理？」三婆婆鼓着扁嘴巴。

慶生伯望着天搔了搔頭髮，沉吟着。六隻眼睛緊釘着他那張嘴巴，沉吟了一會，把靠在膝上的雨傘柄在地上用勁一敲說：

「事情兩方面都難的，許先生是二少爺叫他來，況且又是說明收了穀子還的，而三婆婆這邊呢，也不是有了錢賴債，確是沒錢，倘這樣就立刻管田，真也說不過去；依我這樣！」突的停住，目光在三人臉上看了轉，略提高點聲音：「許先生是我天天見面的老朋友，三婆婆同茂富呢，是老鄰居，親要親好，鄰要鄰好，我不幫那個，說句公平話，錢呢，瞞不得我，茂富確是沒有，而許先生又不能回覆二少爺，依我暫時寫張賣契，尾巴上拖一筆明年回贖，到明年不還，那麼田給你許先生管去，再估價錢，還多幾個錢。這樣：三婆婆田明年仍有得種，許先生也有個交代，你們看好不？」

「那麼，田……明年……」三婆婆囁囁的說不下去。

「是啊！明年，總望來年年成好，能够還清，不是同不寫賣契一樣。」慶生伯說，又轉向許先生：「許先生，你以為……」

許先生閉着眼睛想了想，說：「你慶生伯說，總算數，依你這辦法。」

「契呢，當然你許先生寫，明天我同茂富到鎮上來畫押，鄉下地方一時也沒這寫契的紙。」

許先生張起他那把洋傘，對慶生伯說了聲「再會！」冒着絲絲的細雨走了。

三婆婆看他一搖一搖的身子，同嘴巴裏一陣陣的烟氣散沒了後，像恢復疲憊似的長長嘆了口氣，揩乾了眼淚，對慶生伯啞聲說：

「明年，明年倘還不出，那田真的要給他管去啊！」

「這有甚麼辦法呢？倘不這樣做，他那肯隨便的甘休！不過，三婆婆這等明年再說，只要天菩薩保佑，穀子賣得起價錢，能還清他最好；否則，你也只欠他幾十塊錢，三畝田總要他添出產價來，當要同他爭一下，現在也不過暫時堵塞，不會賣絕給他，是不是？」

接着慶生伯也說句：「等歇會，我還沒吃飯咧！」立起身搔搔頭皮去了。

屋裏靜靜的沈寂下去，三婆婆咬一咬那沒牙齒的嘴巴喃喃唸着：

「明年，……明年，……」

半響的耳朵裏隱隱的彷彿聽到連貴嫂的尖刻笑聲：

「三婆婆家賣田咧哈哈！」

三婆婆的心漸在沉下去，沉下去。



劫後

方殷

空氣像是凝固了。樹木不動，溪也不流，山背着太陽在發楞，禾場上沒有風車的撥動聲……該是夏天了，曠野里展延着一片無邊的綠草，草是長長的，其中也間雜着一些不知名的野樹。這一片綠野一直接連着山麓，山也就緊銜住那白茫茫的天邊。天上的雲塊也凝住了，像在打盹。

瓦屋的牆垣上生遍了青苔，一只餓癟的死貓在屋脊上發臭了，水缸里的水不知什麼時候乾涸了去，庭前的空地和天井里，居然也長起幾根嫩草來。

隨手把後門打開了，門板是滑潤潤的，大紅的「長庚西照」還緊貼在門額上，可是顏色已經十分斑剝和憔悴了。

瞧瞧隔壁崩坍下來的一堵牆，心里像是悲憤，卻又像是欣慰地，反轉來望望自己一間不會崩坍的瓦屋，感喟地，跟隔了一世紀般似地，發出了一聲沉長的太息。

一座不十分高大的城垣橫亘在距後門不遠的地方，一點也不顯得威嚴，冷落地，伏在蒼茫

的長空里，城畔的池塘雜亂地浮起一些灰色的布片，一些破爛的木器，一些短短的竹竿，和一些竹籬之類，……之外，似乎還有一些殘舊的軍帽似的。

池水是靜止的，誰也沒有留意到它現在還有沒有魚兒在游泳，雖則在以前，這個池塘曾經是許多人恃以爲活的地方。

人的心正跟靜止的池水剛巧兩樣，無底的深沉，零亂，有如正在興風簸浪的大海。

望望那城垣，心裏像是觸起了些什麼那樣，反手就把那扇後門閉上了，一徑走出庭前來；用着生疎的眼睛向那祖宗的神座上溜了溜，正要把掛壁上的陳舊長衫披上，門外突然閃出一個人頭來：

「受年伯，你回來了麼？」

回過頭來，臉上是一片淒然的笑：

「啊，你，沈四哥，也是今天回來的？」

那被稱爲沈四哥的青年個子踏進了門限，幌了幌空廓的屋宇，像發覺里面沒有人烟的似的，鼻子輕輕一動，就從粗闊的嘴脣里跳出一個聲音來！

「伯母她們可沒一同回來麼？」

「沒——」受年伯披上了那件長衫，一面把鈕扣一顆一顆地扣上了，回頭照顧沈四哥一下：「我們進進城去好不好？」

沈四哥搖搖頭：「我還沒到過家里去哩，不知那里弄成個什麼樣子了……」

老頭兒並沒有強迫他，摺起了長衫的袖子，就把大門閉上了。瞧着那青年個子朝巷子里轉去，隨口又問一聲：

「四哥今晚可還返北嶺鄉？」

「說不定呢，回去時我會來關照你一聲的。」話沒說完，身子已經轉了個灣，暫進巷子里。

受年伯從袋子里掏出一付眼鏡來，架在鼻樑上，周圍的景物頓時清皙了許多，像是一把放大鏡。

街上是冷寂的，光是老頭子一個人在走着。有些商店被打開了鋪門，里面很空廓而零亂，櫃檯也裂開成幾段了。深深的朝里面望去，似乎也沒一絲毫的人影。

坍了屋的磚瓦滿散在街頭上，地上也模糊地印着些人和馬的足跡。

冷冷地穿過了幾條狹隘的街，可是依舊沒有找出一個人影來。好不容易才把蹣跚的步子移到城邊了。

城頭上也長了些荒草了。牆垣散亂地刻着一些小窟窿，那些像蜜蜂窠一樣的鎗彈的遺跡；在西首的角落裏，垛開着一個尺來寬的洞，而且城磚也有些兒鬆解了，一些磚礫落到了城邊來。看看城頭上飄着一面跟先前的敵軍一樣顏色的旗幟，城門口靜悄悄地站着四名衛兵，受牟伯有些躊躇，脚步也放緩了下來，用着老鼠般的眼光輕輕地朝里面探望——

這四個衛兵正跟木鷄一樣木立着。城孔陰暗得像個無底的洞。

終於，他拾着石級，走向這個無底的洞里去了。恐懼還緊咬着他的心。

「咳——」，是一聲咳嗽要突破這寧靜的空氣。老頭兒可吃了一驚，回頭望望那四個兵士，有個高大的灰色傢伙正鼓起嘴巴，把一口痰向牆角里吐出。

懾懦地走到了縣政府的門口，這時才碰到幾個似曾相識而又非相識的人，大家用着慰藉而且帶着些親摯的眼光相視了一下，臉就轉向那門前的照壁上去，似乎那里有着一些什麼在吸引着他們的。

受年伯也朝那塊豆腐干樣的紅印蓋着的告示幌了幌，慢慢地又隨着大家一個個的散開而退去。行了幾步，那一串燈籠字的句子又經上他的腦海里去；『……大局抵定……治安有責，各宜安居樂業，毋自相驚擾……』這樣，心頭居然也輕鬆了一下子。

心頭一鬆，精神也跟着斗了起來，於是把步子放得快了一些。可是，周圍的景物依舊是那樣淒然的。路上的人還是那麼零落地，在臉上罩上了一層灰暗的憂戚。

在城隍廟前的廣場上，正一排一排地鵠立着一大羣的兵士。一個軍官騎在馬背上，伸長了頸子在叫。沙啞的嗓子真有些像破竹筒那麼地響。

那破竹筒似的聲音又使老頭子爲之惴惴不安了。剛才斗起了的精神驟然又跟寒暑表中的水銀遇着冷氣時那樣地低降下去。

他不敢從那廣場的邊沿走過，於是繞一條小巷里走。

一出巷口，又碰到了沈四哥。

『呵，你不是說到你家里去嗎？怎麼又進了城……』

『他媽的，家什麼都完了蛋！不進城，歎在那兒看瓦礫還中鳥用麼？』沈四哥的眼睛似乎有些火星在飛躍。

『呵？……』受年伯更有點惘然了，腦海里又突然映出隔壁那堵頹牆，心里想：『險些兒我的家也完蛋啦！』

沈四哥一轉身，正要朝西街那邊去，可是走不到幾步，又回轉頭來，惶急地關照了受年伯一聲：『伯伯，你還是早點返鄉里去吧，駐城隍廟那兒的軍隊又裝了身，說不定是今天要拉夫哪！』

受年伯『啊』了一聲，眼睛向荒涼的巷口幌着，看看那壁斜歪的磚壁，好像快要塌下來的一般。他剛要以長者的資格去叮囑沈四哥一下子，可是他還沒開口，那高大的個子和他已经隔着很遠的距離了。

懷着顆青蛙那樣跳躍的心，一出了城門，一徑就走回了自己的家里去。

他好像有些什麼留戀，在庭前踱了幾步，又轉入廚房里去，然而一切都使他感到非常之生疎，他摸了摸坐滿塵跡的傢具，重複又走出神廳來，瞧了瞧祖宗的神位之後，就很虔敬地給祖宗

燒了一柱白花香。

驟然，遠遠的喇叭聲，把他驚嚇住了，下意識地，他匆惶的閉上那家陳舊的大門，口里喃喃地向祖宗的神位祈求祝禱着。

是人聲，腳步聲，馬蹄聲從門外經過。不知是什麼東西在吸引他，兩條驚得發軟的腿居然也毅然地被拖到門邊去，那副老花眼鏡就緊貼着門縫裏邊。

隊伍拉得很長，像一條流不斷的溪。

喇叭聲起動地要振破沉鬱的空氣，用激昂的，雄亮的聲調去吶號，怒吼！然而這聲調只能佔據着被戰後丟到冷谷里去的街，卻不會喊破那廣漠的，荒涼的無邊的原野。

隊伍拉到後頭，挑着一些雜亂的傢伙的挑夫就出現了。喇叭聲漸漸沉隱下去。

使他驚異的是：在這些挑夫中居然也有幾個是他剛才碰到的那些似曾相識者；一些挑不起擔子的人，從他的遲鈍的，吃力的步伐中，居然也勉強地一步一步的隨着隊伍拖去。幾個灰色的漢子在後邊吆喝着，催促着這幾條吃力的擔子的急遽行進，不管他們在額角上湧出了多麼大顆的汗珠。

一看到其中還有一個是沈四哥時，受年伯可呆住了，心里惴惴地在發悶：『真糟啦！我沒……』

突然，他的腦子里跳出一個人影，他記起了在春頭給敵軍拉去挑担的女婿，那個瘦弱的青年個子。——他心里一橫，暗地想：『還活得成麼？半年了，還是沒回頭……』

那麼着，又記起了當過兵的劉二的話：『……拉去了，你要是挑不起，或者要逃跑的話，那麼，你準得做個山腳土地的……』山坑那麼深，只要一腳，一個子就會跟冬瓜樣混下去……要就莫被拉……』

於是，他替沈四哥担心，爲自己的女婿太息……心里又插上一口利劍，眼睛迷迷糊糊的，像看見一些骷髏和殷紅的血花。

喇叭聲消逝了，街頭又恢復了剛才那樣的寧靜。

太陽的餘豔在點綴着剎那的黃昏。他悄悄地打開了大門，又反手把它鎖上了，望望足跡迷亂的街頭，心頭又罩上一層悽愴。他猛地又想起剛才縣政府門前的那張告示：『……大局抵定，……治安有責，……各宜安居樂業，毋自相驚擾……』他心頭不再像剛才那樣能够够斗的輕鬆

起來，反之，卻更沉鬱了。

他似乎很有先見之明似的：『好在沒全家搬了回來呢？真糟……險些兒也丟了我這條老命！』

他於是毫無留戀地用着急速的步伐向郊野走去，眼睛望着那咬緊天邊的高山，背後給一陣無力的南風吹拂着。

原野更是靜穆，樹木在黃昏的霞彩里雖則也發出一些光輝，可是仍舊恬靜得可怕。

望望那路邊的田畝，一頃接連着一頃，長長的蔓草代替着穀穗，而且在暢茂地生長着。久沒人跡經過的牛車路也生滿着青草。東望去也是綠野，西望去也還是綠野——跟沙漠一樣荒涼的綠野呵！

轉上了山頭，與西嶺交叉的路畔底一堆亂草里，受年伯一眼瞥見了一個滿身血跡的死屍。他老花的眼睛更迷糊了，右手把長衫的下半摺了起來，放着更急速的步子狂奔。

一口氣趕到北嶺山，他舒了口恐懼的喘氣，回頭望望那後邊的山。後邊的原野，一切都還是靜謐的：樹木不動，溪也不流。太陽躲到地平綫下面打盹。

棉褲

施瑛

『爲什麼我們不能設回到故鄉去呢？冬天來了，難道我們仍舊跟被逐的狗一樣，在外邊，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的，乞求施捨嗎？』女人老是這樣說。

『沒有家呀！土地給水淹完了，空着手，回去也是餓死！』男人粗暴地說。流浪的生活，求乞度着日子，到處遇着難堪的侮辱，他的性情變得更惡劣了。

女人憂鬱地說：『雖然我們還年輕，可是這不是賣力氣的年頭，找不得工作做，我們離開餓死差一綫了。總該打算打算呢。』

男人搖搖頭。倒是『我們還年輕』的那句話，抓住了他的耳朵。他抬起頭來，望着幽靈一樣，頹坐在前面的女人。她是年輕，如果不會嫁他，還是一個未滿二十歲的姑娘。雖然辛苦的工作，飢餓，跋涉，將她的容顏減成瘦削了，可是她還有可愛的青春，蓬頭蕩衣，掩不了她的清秀的臉。阿德（她的男人）自從帶她被迫離開家，在路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他耳邊嘮叨過。賣了她吧，一個又年輕又好看的女人，怕不換上百把塊錢？——阿德起初聽到那些勸告，是恨不得將說話的人

打幾下巴掌的，他們結婚不到兩年呢，這們相愛的，患難相共從瀕死的水災中逃了出來，難道在半路上，丟下她在陌生生的異鄉！他想到這裏，總忍着眼淚，上去抱住她說：『我的素，我決不肯丟棄你，你莫聽那些混帳東西的話。素呀，我們還年輕，總有翻身的日子，我怎肯賣了你呢？』那時候，素憔悴的眼眶裏，也淌出眼淚來，淚珠淌着，流過她蒼白的雙頰，落到男人的額上，她緊緊地摟住他，惟恐失去似的。

他們從這城漂流到那城，帶出來的東西，終於完了，祇存身上穿的衣服，也已破縷縷的。然而寒冷的冬天已經來了，北風像皮鞭一般，殘酷地抽着人，飢餓在肚子裏煎炙。白天裏，是有一頓沒一頓的，晚上，留宿在荒圯的古廟裏，兩個人緊摟在一起，還禦不住寒冷。阿德漸漸地有點懊悔起來。彷彿聽誰說過：女人跟耕牛一樣呀。平常時候，她可以幫你做事；如今田地失去了，要耕牛做什麼，空費飼養的東西。餓死，一路逃生，餓殍也瞧見多了，那模樣多慘。自己前生沒作孽，不該做餓殍。賣了素吧，讓她找自己的命運。如果自己有了錢……阿德雖然這樣懊悔，可是在睡夢朦朧中的素，臉擦着他的臉，輕微溫暖的呼吸，像貓的氣息一樣，他的心又逗動了，顫抖着臂膀，更緊地摟住她，嘆了一口氣。

但是懊悔在男人心上生了根，當前難耐的飢寒，使阿德在腦中展開了另一幅：如果換了錢，女人果然失去了，可是自己一個人回到故鄉。水總退完了，經過泛濫的田地，該更肥美些吧。也許地界也不清楚了，像「長毛賊」之後一樣，地廣人稀，自己便可以儘量佔據了田地，耕種着，牛一樣工作，怕沒有好日子過！那時候，有了點錢，再找素一樣的女人也成呀。自己還年輕，不該在孤零零的異鄉餓死，捨了素吧，也許大家會有好日子過……於是顫着聲音，終於笨拙地，對素說出自己的願望。沒說完，女人流眼淚了：「讓我餓死吧，我不願意受陌生的人磨折，反正也是零散受痛苦死。」她提起袖子，悽惶地擦眼睛。

冬深了，飢寒越逼着人。那個早晨，阿德抖着身子，從施粥廠裏喝過施粥出來，女人先回去了，他一個人，一步癩一步的走。一邊心裏想，一天一頓薄粥，這能穀填飽肚子嗎？雪花快飛了，瞧這天空灰暗暗的，聽得說施粥廠因為沒錢，又快停辦了，那不是還剩死路一條。其實這日子不是人過的，還不如早點死。想到死，他自強的念頭又在轉了。他正低頭在亂想，對面矮簷下，一個聲音在喊他：「喂，阿德哥，這邊來。」

阿德跟素一對，漂流到這城裏，還不到一個月，他曾問過先生們，這裏離自己的故鄉，怕五六

千里路這裏除了新結識的幾個流浪者，也認識不了二三十個人。如今有人在喊阿德哥，自然令他楞了一下。這不用找，對面矮簷下，一個四五十歲的老女人，迎上來。阿德雖不認識她，可是全城都知道她是誰，那個專販人口做媒婆的王家太。她不慌，向瞪着眼的男人介紹了自己。然後對他說，城裏一個小財主，因為沒有孩子，恰巧看中了阿德的女人，又知道他們是漂流的難民，他願意花了一點錢，做了善事，買了她也救了阿德。王家太自然勸阿德，這樣好機會莫錯過。回去跟女人說一下，明天這時候，一同到這裏來，她領他們到買主那裏去，如果大家合意，畧券取銀。若是女人願意的話。王家太又嘮叨說：『有甚麼不願意，女人雖然做小老婆，可是有吃有穿，比你雙雙餓死強多了！如果生了一男半女，那更好。你有了錢，也可以回故鄉，去立業成家，有錢再娶一個。』若是在先前，阿德聽了這些話，至少要一口回絕，或者痛罵她一頓。但如今，他望望烏雲密布的欲雪天，抖一抖單薄的衣衫，他不覺抽了一口冷氣，『唔唔』了幾聲。

流了一夜的眼淚，女人整整的哭了一夜。女人終於屈服了，天才亮的時候，素悽慘的聲音說：『如果賣了我，有了錢，你真的能回故鄉去，重新成家立業，那末丟我這裏吧，我磨折死了，陰魂總到你那邊的。』

男人太難過了，抖抖地說：『你爲甚麼那樣說，如果我有好日子，我忘不了你，我帶了錢來贖
你吧。』

『但願你這樣。』她抽咽了。『恐怕今朝分別，從此我們再不能相見了……』男人緊抱她，
大家都知道，這是最後一刻的相聚，生離死別的前奏，緊抱着，無限的傷心，無數的說話，都溶在熱
淚交流中。

阿德和她，終於像待屠的羔羊般，一步步走近王家太去。他和她都知道，走近一步，相聚的時
間少一分，離死的目標近一步。他們沒有話，千言萬語，也不知道從何說起。但是屠戶似的王家太，
已笑着臉，迎上來了。她拍着阿德的肩膀說：『好了，你來了，希望你們分離後，都有好日子過，——
那一定的！跟我走吧！』這幾句話，彷彿像利刃樣割着他和她的心。女人不暇接受她的笑，眼淚已
經掛下來了。她像失掉了意識，茫然地，任王家太領着，到一個不可知的世界裏。

忍着心上的難過，終於走到一家白牆黑門的前面。王家太上去打了門，一個十一二歲的瘦
丫頭上來開了，瞧見王家太，便說：『老爺在廳上等你。』又向這瑟縮的一對瞧了一眼，好奇似的
眸子，特別停在素的臉上。王家太點了一下頭，便要阿德倆在院子裏等一下，她和那小了頭先去

回老爺，一邊便裝着笑臉進去了。阿德悽慘地望望女人，她的蒼白的臉色，跟紅紅的腫眼眶，剛好成了可憐的對照。天在下雪了，陰冷冷一片片鵝毛似的雪在漫天漫地的蓋下來，雪落在女人蓬鬆的頭髮，她全不知道似的。那冷落的院子，那窗戶嚴閉的廳堂，那滲出來的笑語，一切跟棘刺一樣刺目。她瞧見阿德，石像似的站着，臉像給冰凍住了一樣，嘴唇哆嗦了幾下，想說甚麼話，又給咽住了。這還是說話的時候嗎？王家太又走出來了，對阿德說：「你們跟我進去吧，老爺想問話，他很有意思，決不虧待你的。」兩個人，像木偶樣，跟王家太穿過小甬道，到了暖氣襲人的廳堂中。王家太特地用手撲去女人身上的雪，用手替她掠一掠髻髮，為好讓老爺入目些。

老爺坐在上面的軟椅上，一個四五十歲，獐頭鼠目的尖瘦臉，身上衣服穿着胖胖地，可是模樣正如一架骷髏。他也不讓坐，一雙醜惡而貪婪的眸子，儘釘着素的臉，阿德見到這些，怎不心痛。雖說雖餓死祇差一綫，自己還不能願，怎管得女人！然而親愛地跟從了自己才兩年，那們溫順嬌小的女人，硬從自己懷中劈開，去讓這醜惡的鬼魔擁抱，正如截下自己的臂膀一樣。那時候老爺已在問話了，問的不外來歷年歲之類，阿德機械地回答着，過後連自己也記不起回答甚麼話，聽到女人還只有十九歲，老爺掙着老鼠鬚，似笑非笑的說：「人還清秀，十九歲也不長大，可惜已經

嫁了兩年，如果還是原封貨，那準值錢。」這句話，教誰聽了忍得住？可是老爺向阿德瞅了一眼，阿德祇能陪了一個苦笑。付了錢，女人整個的肉體，屬於他的支配了，還管得這句話嗎？自然接着談價錢了，王家太陪襯着。照老爺的意思，他收留了這女人，雖說是供自己淫樂的小老婆，然而從餓死中救了她，也救了快成餓殍的男人，這是功德，隨便一點錢就完了，那女人享福在後呢。阿德的算計：回去路費要五十塊錢，買田地，從新創基業，一起至少兩百塊錢。他抖怯怯地說出這數目。老爺卻報以侮辱的一笑。經過周折的談判，老爺祇出一百塊錢，再不願意就拉倒！這一個數目濟得甚麼事！賣了女人，所得的血肉錢，回到故鄉，準快花完的，還能做重新創家立業的好夢？可是望外面，雪交加的天，戰抖着身上的單薄衣衫，阿德再看女人的臉。女人聽他們爭論自己的身價，像牛羊一樣的買賣，意識到自己的命苦，早已歇司底里地失了敏感。阿德再不能從她臉上，獲得一點表示。無可奈何的，阿德點了下頭，老爺往裏邊去轉下一眼，鄭重地拿出一包錢和一張紙來，放在八仙桌上。

老爺拿起那張紙，問阿德說：「你識字嗎？」阿德搖了搖頭。這是賣身契，老爺念了一遍給阿德聽。

當阿德還茫然的時候，王家太吩咐似的說：『知道嗎？停一會人財兩空，你得立刻走，從此不能來看那個女人了！』

『如果我有了錢呢，可以來贖回嗎？』

『呸，那怎麼行！』老爺說：『即使你成了財主，也不能贖的！從此你有了賣她的錢，得跟他一刀兩段！』

王家太添上一句說：『上面寫着聽天由命，即使她有了不幸，你也不准過問的！』

這句話令阿德呆了。他一閉眼，彷彿他的素，他擁抱過親愛過的女人，給那個老爺衣服剝了乾淨，赤裸裸地站在前面。老爺一邊狎弄着，一邊拿着柄鋒利的小刀子，一片片在割她的肉。鮮紅的血滴出來，老爺卻伸着舌子，津津地呷着。素尖銳的聲音哀號着，掙扎着，最後她全身浴血躺在地上，老爺滿足地笑了。……他再看一眼在他身邊的素，她已像覺醒了，同樣地給『永遠一刀兩段』。『聽天由命』幾句話掙絞着。阿德不忍往下想，他祇這樣閃現了：自己得了賣女人的錢，不穀回故鄉去成家立業，也許仍舊填溝壑而死；女人零散受磨折而死。倒不如雙雙餓死，這還是幸福的。

那時老爺在催促說：「好，已經決定了，那末你在這紙上簽了押，我給你錢，從此兩絕。現在你臨別還跟女人有甚麼話，外邊去說吧，我可以等一下。」

阿德悲痛地跟女人到外邊，還回頭看一眼契紙和那一包錢。王家太狡猾地跟在後邊。到了簷下，院子裏的雪，已經積起來了，還漫漫地下着，一陣冷風，令才從暖屋中走出來的阿德，抖個不住，他還穿着破棉襖跟單褲呢。站在簷下，還聽得見屋裏老爺的笑語，可是他倆兩雙眼淚，已禁不住湧出來了。未曾到餓死，可是難受的是永遠的生離死別。有甚麼話說！女人哽咽地說：「你有了錢，從此好好地找生路吧！往後有了好日子，莫忘記賣了我的……」

阿德抖抖地摟住她，說：「我仍舊是一個餓死，不過延幾天日子。素呀，讓我們從此在陰間見面。」一陣抖顫，說不下去了。

「我巴望你能穀翻身呀！一百塊錢，對你既然不濟事，我呢，賣了身子，受苦楚，也不能穀活下去。你想呀，你得了我賣身錢，仍舊要餓死；我在這裏，沒了你，會有好日子過嗎？我們何苦來呢？倒不如那一次大水，也淹死了我們好。——我們何苦來呢？」女人的聲音，好似鈍鋸截木一樣的粗厲淒切，說到最後一句，她忍不住哭出聲來了。

男人提起衣裳角，替她拭去淚水。這最後的一刻，他抖抖地說：『素，我們進去吧！我要走了！』

『丟下我！……永遠丟下我走了！』

『別哭了吧！……咳，讓我們進去吧！』男人戰抖說。

素從淚眼模糊中，給男人提起衣裳角拭淚；她瞧見祇穿單褲的男人的雙腿，在顛顛地抖，抖得站立不住，像快要倒下去，然而北風還拼命地在吹。

女人像下了甚麼決心似的，推開摟住她的男人。她倚在簷下牆上，很快的，將自己下身穿着的一條破棉褲，脫了下來，讓自己單褲中的一雙大腿，立刻在冰冷的空氣中，凍成紫色。她將脫下來的褲子，給男人說：『穿了我的棉褲再出去吧，也許你不會凍壞了。我自己身體已經屬了別人，這褲子你穿了吧！』她話沒說完，身子已抖在一塊。

男人僵木的眼光，癡然地望着她，也不伸手去接。

女人重復將棉褲放在男人手中，哽咽地說：『瞧你在雪地裏凍壞，穿上這棉褲吧。我下身也凍得受不了了，你趕快穿好了，我們進去，我的主人會讓我光着身子嗎？……穿了呀！』抖着說，牙齒敲着牙齒，她幾乎蹲了下來。

男人一動也不動，還像石像一樣站着。他看見抖在一塊的女人，想起她凍紫了的雙腿，由雙腿想到她的肉體，再想到她脫褲的好心腸。阿德像突然中了當頭一棒，跳起來摟住素，尖銳地說：『素我們一起走吧！……餓死，凍死，死也死在一起！我不願意賣了你，大家苦痛地死！……這棉褲穿上，我們走！』

女人聽了這幾句話，陡然一驚，頃刻間，臉上浮起了慘苦的笑。男人也不讓她再說，粗暴地將棉褲給她套上，挽着她說：『走！死在一塊，我也不忍丟棄你！我們也不用進去了，就此走！』女人慘苦地倚着他，想說甚麼話，可是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兩個人急速地走出院子，頭也不回。向前面走去。風雪正大呢，兩個人緊靠着走，可以暖一點。當王家太驚愕地從院子裏趕出來的時候，瞧見他倆一步一趑地，冒着風雪，在茫茫的雪地里行走。拐了一個灣，漸漸的不見了，祇有北風捲着雪花狂舞。



小立子的悲哀

石靈

（驕傲嗎？嫉妬嗎？抑或兩者都不是呢？作爲這一幕小小悲劇的原因的。）

小立子家裏有一只母狗，他是那麼地喜歡它，幾乎連一刻也不能離開。出去割草，或放牛的時候，他總帶着它；吃着餅或什麼的時候，也要分些給它；家裏知道這樣，所以每次給他東西的時候，一定要多預備一點。

最近，這母狗生了一窩小狗。這一來，可把小立子忙壞了，連出去玩的功效都沒了。成天在家裏服侍那狗的母子。他找了一只破篋籬，裏邊裝了半下的麥稈，墊得軟軟的，讓那母狗帶着它的孩子睡在裏面。吃飯的時候，人還沒有吃，他就把狗的一份裝了去，送到狗窩旁邊。因此那狗就不需要出來，每天除便溺必要的時間之外，總是睡在窩裏。那狗確乎也有點怪的，家裏的任何人都不能走近它的窩邊，一走近，它就要刺着毛，陰陰地哼起來，好像那走近的人，將對它的孩子有什麼不利的舉動似的。有一次，小立子的哥哥就幾乎給咬了一口，以後就再沒有人敢冒這種險了。惟有小立子，在端飯給它吃的時候，可以隨意地撫摹它的頭頂，有時它還把頭伸出籬外，在小立

子的衣上擦着，有時小立子就是伸手到窩裏去摸摸小狗，也不要緊，那母狗對他已有一種堅不可破的信心了。

小狗一共是三隻，兩隻黑的，一隻花的。圓圓的小身體，垂着耳朵，短得幾乎看不出的尾巴；真像些小的肉球子。它們的腿是軟的，爬着的時候跌跌撞撞，好像眼睛看不見似的，在老狗的懷裏倒來倒去，偶然碰到乳頭了，就伏下去吃了個飽。對於這些活潑可愛的小生命，小立子看着看着，就乜着眼笑起來了。

這消息，不知怎麼一來，傳到小少爺的耳朵裏；他帶着個用人到小立子家來要看小狗，自然他家不好拒絕了，但特地警告道：

『小少爺，看是看，不要動手呀。狗厲害，護窩，不要叫咬了不好呵。』

爲着要看小狗的心切，他是答應了。

指導的人是小立子。

他走過去，向母狗的頭上撫摩了幾下，它就伏伏貼貼地睡着了。因此在小少爺走近的時候，母狗並沒有什麼表示。小少爺大大地不快活，心想：

「假的，他們想不給我看，哄我的，真可惡！」

小孩子家的心理，不免把自己心愛的東西，當做了光榮的寶物，向別人誇耀的，小立子當然也免不掉了。他指着小狗向小少爺道：

「小少爺，你看，小狗，多好玩！」

小少爺伸着頭向裏面望，嘴裏發出嘖嘖的誇讚的聲音。這一來，小立子更得意了，他又把這狗怎麼樣對他好的事忘形地講了出來：

「這狗頂歡喜我，旁人不敢走到跟前，只有我餵它的飯，我還能摸它的小狗呢。」說着的時候，一種天真的驕傲，不由地從微笑裏露了出來。小少爺嫉妬地看着他說：

「放屁！你摸給我看看。」

小立子的特殊的光榮，居然被人懷疑起來，他有些憤然了。

「你看，我摸給你看看。」

他把手伸到草上，也像撫摩大狗的頭一樣撫摩着小狗。大狗一動也不動地只是望着他的手。

小少爺是什麼事都在人上的，這一次怎麼可以破例地被壓下去呢？心想：『小立子算什麼！我是小少爺，不如他？他能摸難道我不能摸？』於是稱強地說：

『你能摸我也能摸。』說着就把手向籬裏伸。可是狗究竟是畜牲哪，它怎麼會認識小少爺呢？因此小少爺的手還沒伸到小狗身上的時候，它就哼地給了一口。小少爺縮着手喊起來了。手背上流着血，衣袖也撕壞了。一家人都圍了上來。趕快找東西紮好，由那個用人帶了回去。小立子嚇得歎歎地站在那裏，不作一聲。他媽指着他罵道：

『小亡人，這就不得了！闖下這樣大的禍，都是你牽頭引腦的。』

小立子哭聲地道：

『那裏是我，不是他自己要摸的嗎？』

『你不帶着頭摸他就敢摸了嗎？看呀，等會能不把你逮去打死嗎？』

這時他的爸爸拿着根棍向他走來，他哭了，向外邊跑，躲到屋後的桑樹林裏去。他伏在一株桑樹根下，從那些灌木的杈枒中，注視着他的家，看有沒有什麼事發生。不久他就看到有許多人嘈雜地擁到他家去，一會又同樣地擁了出來；他以為是去捉他的，他下意識地把身體向下面藏。

了一下，心裏禱祝道：

『不要找到這兒來吧。』

那些人果然沒有找到桑樹林來。小立子自然不知道了，他們是忙着另外的一件事呢。他們從小立子家的狗窩裏，把那老母狗拖出來，用繩子拴着頭頂，向外邊拉。但是那老母狗也許因為捨不得和小狗分離，或是有了什麼不祥的預感，它把四只爪子向後面賴着，不肯出來。可是禁不得人多，連打帶拉，終於還是牽了出來。小少爺的右手已經包裝起來，左手拿着一根棍，向那母狗的身上，不住地敲着，嘴裏還示威似的說：

『看你再咬！』

那些人把那母狗拖了去，繫到一株樹上，先用木棍無情地鞭打着，那狗因為生產，瘦得不成樣子，骨頭都支離地聳着，只包着一層皮。被木棍擊上去，發出汪汪的聲音。它擺動着身體，瘋狂地嗥着，尖利地，悽慘地，是哀求，也是怨憤。

小立子躲在桑樹林裏，那種刺耳的叫聲，聽得清清楚楚；他的心顫着，他的身子抖着，他知道那被打的是誰家的狗，他也知道那狗將要遭遇到什麼樣的命運，然而他不敢出來。

打了一會，各人都有些倦了，於是用一根粗繩，做了個活扣，套上狗的頸項，繩的兩端，由兩個力壯的人拉着，措在肩上，像行逆風船撐繹時那樣，兩個人把身體迎向前方，向相反的方向，用力地掙着。那狗已經不能再噙了，起先發出粗啞的哼聲，漸漸地變得只斷續地喘着氣，終於一聲不響。它的頭直豎着，耳朵垂下，嘴裏掛下白沫，四足灘軟地垂了下來。只有眼還是睜着的，而且暴得比平常還大，眼球突了出來，像在注視着什麼，一瞬也不瞬，從那灰色微微的眼白上，射出一種可怕的兇光，那裏含有無限的永不能平息的怨恨。

圍着的人嚷道：

「行了，行了，已經不喘氣了。」

小少爺看看自己的右手，丟了左手裏那根木棍，吐了一口唾沫，向那已經死去的母狗得意地罵道：

「媽的，看你再咬！」

接着人就散了。

在桑樹林裏的小立子，見半天沒有人去尋他，畏懼的心，才漸漸地平靜下去。可是另一種躁

急的難受，却代替了它。他好容易盼到天黑，人跡稀少的時候，才輕輕地溜了回去。他走到狗窩旁邊，看了一會，陡地哭了起來，像死了親人似的那麼地傷心。

那幾只小狗，在窩裏翻上翻下地爬動着，找尋着，從這邊游到那邊，把頭搖了幾下，叫兩聲，用舌頭向籬壁上舐舐，然後又失望地游了回來。由於那不斷的喊叫，它們的聲音已經叫得嘶啞了。然而縱使它們喊破了喉嚨，有什麼用呢？

那老母狗是永遠地不再回來了。

賭徒

迅鳩

癩皮阿四跨出王大嫂開的那月聚興茶園，摸摸身邊衣袋裏剩下四個銅元，他嘆了一口氣，把嘴上的煙頭用力在地上一擡，他眼前好像又看出了今天莊家手下奇突的牌風，照他經驗一個坐莊的人在牌頭風順，人口擁擠的當兒，霍白連出了三次，那牌眼兒一定要溜到了冷門的死了，這猜測不獨他一個人是這樣，立在檯面週圍的主顧，誰都不是有着這個打算。

『三霍連出橫。』

『下門佔先莊家慌。』

阿四喃喃地這樣說着，可是他身邊最後的三塊錢，就在這穩有把握的預料中輸去了。

他帶點懊惱的從衣袋裏摸出了一支捲煙，用火燃上，那壓在煙盒底下，一張用了兩個衣包換來的當票，這時就一起溜了下來，拾起當票，心上不由得如被蟲兒咬了一口，他記起了今天的興頭，那在女人房中用牛刀撬着板箱的那個勁兒，那時候偷偷摸摸全不像個漢子，祇是恨命的把衣服向包兒裏塞，包兒滿滿的背上了肩，人於是一直向着進城的那條塘路跑去。

在路上，有一個好的命運展開在他面前，他決定了今天那個不可放鬆的機會，於是毫無躊躇的仍舊把包裹壓到高高的櫃檯上，那掌櫃，那大胖子，却向他笑了。

『又來了，這幾天風頭怎樣？』大胖子一面翻弄衣服，一面冷冷地這樣說。

『倒了霉，再有什麼說？』

『五塊三毛二分半。』

『六塊好吧？』

掌櫃又是笑笑，付了他五塊五毛大洋，於是阿四也拿着錢跑了。

這一會他並不下押，祇是靜靜地擠在這一簇蜂擁的人羣中，一聲不響的坐着，他看看檯面成堆的花花綠綠紙票，他看着幾百雙血紅的眼珠子，他更看到上風急轉入下的牌頭，坐莊的流着滿臉汗水，用了近乎呼喝的聲音，在連連地擊着木板，可是那牌，那主宰着全場命運的兩只骰子，却還是專門在下風兜轉圈兒；阿四心眼裏打着一陣迴旋，掛下了一個笑臉，把手指在桌上輕輕擊了二下，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道：『爛污，真是爛污。』

嘴裏一面說，眼睛便看到了必須落注的牌面上，他心裏一高興，手不由自主從袋裏摸出了

五塊錢，祇是輕輕地在下門擲去，一陣噙噙地雜噪，那牌兒果然在一個粗大的黑子下停住了。

鬆了口氣的阿四，拿回了自己一張五塊錢的紙幣，把另外的兩紙重新移到下門角上，他一手就在檯上抽着了一根紙煙，骰子繼續在下風兜着圈轉兒，阿四的紙幣終於在兩張的一個機會下，變成了四張八張十張……

『了不得……』阿四肩上有入拍着在說話，接着一只從襤褸衣衫中伸出來的手，擺到了他的眼前。

他毫不遲疑摸出了一塊錢，擺在這只陌生的手中，他的心，他的眼，他的股勁，却還是跟着骰子打轉。

牌頭在一個極壞的命運下，開始慢慢地甦醒過來，阿四繼續三次失了風，那壓積在他面前的花花綠綠的紙票，又恢復了他原來的數字。

對於這一點小小的挫折，雖然不會動搖了他原來的那種心境，不過要渡過這難關，挽回這不景氣的厄運，那便難了。

他於是用 force 抽上一口煙，把眼光繼續掃到檯面上，這時候情形與方才完全有點不同了，他

祇見許多冒着煙的人頭，他祇見花花綠綠的許多紙幣在檯上打滾，所有留在他眼前的許多黑子白子，好比飛在天空的蚊蝶，祇有一陣模糊，一陣撩亂，使他完全失去了寧靜。

十分鐘，二十分鐘，牌頭開始轉入了常態，阿四捉住這機會，滿有把握的把二塊五毛，在一個冷門上攏下，但是沒有三分鐘工夫，他的錢却就入海了。

這會阿四心上有點惱怒了，他憤憤地從人叢中擠出來，透了一口氣，立到窗口，那灰黃的陽光，已在兩邊林子裏吐出了最後的光芒，他下意識打了一個呵欠，正想拔脚出門的瞬息間，突然透出了一陣笑聲，把他吸住了。

檯面上這時正是霍百連三的緊張局面，阿四心兒一沉，抖簌簌的擲出了剩餘的三張票紙，在一個倒霉的運命下，終於就走出了聚興茶園。

阿四一面走，一面想到了他這一天崎嶇的命運，但是自從他認識了這家聚興茶園以來，跟在他背後的一個命運，也從沒有離開過這個崎嶇的途徑，他恨今天的莊家，他恨今天奇特的牌風，可是他決不相信用着一半家業換來的經驗，會有這樣的錯誤，他對於這會的賭局，不免有點惱怒了，但是這惱怒用在這時候，却也完全顯得無用了。

路程在有心事人的腳下，是不會感到遙遠的，他沒有多少時候，已經走進了村，全村黑黢黢的一點沒有聲響，祇有從草叢中竄出來的幾匹野狗，對人不斷地「汪汪」咬着。

『雜種——』他猛的在狗頭上一擊，嘴裏罵了一聲，身體便走進了搭着籬笆的屋後去。

到門口，阿四還沒有跨進去，那裏面女人的哭聲，却先溜出了，這不得不使他意外地縮住腳，立在門外躊躇了。

『怎樣……』他小心翼翼的暗中打算，可是裏面除了模糊的哭泣外，便是一個女人尖銳的聲音：『完了完了，這個敗家貨，再有什麼說，箱子是拿牛刀撬的，我就剩這只箱子，那些衣服我是預備要靠它過冬的啊……』

阿四近乎好笑似的將舌尖向嘴外伸了幾伸，把身體索性躲到了一個黑暗的角落裏，這時候他從賭場裏帶回來的一點惱怒，却同樣也被他女人尖銳的聲音壓倒了。

『這些我何常不知道，這是命啊！』

阿四照例用着平日與女人爭噪時一種溫柔的口氣，把一切損失歸咎到自己的命運上，但是他的心，他的希望，却從沒有挫折過，即使對於今天的牌風，他他的確非常清楚，那只會經裝滿

過十幾張紙幣的錢袋，可是祇爲那不濟時的命運，却終於從自己的手中，跑到了別人的袋裏。

「命運」「命運」他的頭腦，他的四週，充滿了這兩個「命運」的大字，可是這女人，這頭不知趣的蠢豬，却還要作着倒霉的哀哀的哭泣。

『討厭的女人！』他這樣罵了一句，身體幾乎在窗隙中跳了進去，扭住女人頭髮，用拳頭在她背脊上搥着，但是今天他失敗了，不但連門都沒有跨進，就是他的身體，也動都沒有動過。

以後裏面從哭泣中有講話的聲音了，那是一個跟老鼠在啃嚼着東西差不多的聒耳的煩絮的沙聲，阿四有過幾百次像恨那老鼠般的惱怒着，但是正因為老鼠是一種無法撲滅的東西，這聲音也無形成了他生活中，一件最討厭的事情。

『這樣就可改善我的生活嗎？』阿四在黑暗中像一匹貓頭鷹似的眯着眼睛，用了熟習的記憶，想起了說話時戰動着嘴唇，吝嗇得情願餓着肚皮不肯化費半個錢的那個女人，不由得笑了。

爲了這些事，他還會記着三年前的那個時節，這時候他可算得是一個够有三十畝自用，兩間瓦屋的莊傢，但是他的女人，始終用一件舊布裙裹着腰身的那付打扮，却沒有一天，不是伸長

着脖子像獵狗似的釘住在幾個長工背後，恐防他們把穀子塞進了自己的袋中。

她是不需要人家用讚美，而自己受到損失的一個精明的人，但是這精明，却不能減低了阿四這時一發而不可收拾的賭興，於是世上最精明的人，也就是成了最愚蠢的人。

對於這些事，阿四還非常愉快地用着談話方式，去告訴過他的賭友，但是在於這女人，却除了用着不值錢的眼淚，來追憶着他們過去的光榮外，別的就什麼方法都沒有了。

她的生活，跟着阿四的賭運，祇是宛如那湍急溪流中的一支小草，經不起幾度的沖瀉，即使她加上十倍的精明，那攀住在泥土裏的根盤也終有了傾覆的一天，於是田賣了，於是屋拆了，於是一切就弄到了一個不可收拾的境地。

這些在阿四方面，或者還可憑一個賭徒空虛的希望，從夢幻中度着他的理想，不過在於她，在於一個精明的女人，這時却比之割着自家的肉，還來得痛苦了。

鄰居，一個善觀風色，會講話的張大嫂，有一天背着阿四終於給四嫂想下了一個安全的方法，但是這方法，自從今天發現了阿四，能够用牛刀撬着箱子，把衣服偷了換錢去賭的時候，她的精明能幹，便即顯得完全無用了。

『大嫂這又怎麼辦呢？我一輩子終是完了，這殺痞前世不知作了誰的孽，要弄到這樣一個地步。』在屋裏的四嫂對着張家那個婦人，嘸嘆似的這樣說着，伏在桌前又啣噎起來。

『四嫂！』

張大嫂呷住了嘴，用着非常正經態度，噉了一聲，才又帶笑的向她瞅了一眼，說道：『你道女人祇有哭，才會征服男子嗎？這就錯了，他們不須要眼淚，眼淚有什麼用，除了他們格外得到一個懦弱的反感外，便是把拳頭，給你在背脊上，留下幾個青紫的疤瘡。』

說到這裏，她便像十分吃力似的鬆了一口氣，把眼光凝視着燈火週圍的幾只飛蛾，一陣從胸膈間滲透出來的熱意，使她在另一個想頭上，記起了這世間男子，在女人身上所需要的，所得的東西，她用了一種誇大，一種粗噪的聲氣叫道：

『實在說，四哥也並不是一個愚蠢的人，不過因為她的身體裏充滿了那些聰明，那些取巧的智謀，結果反走了一條比愚蠢更壞的路了。』

『我不要跟這種聰明的人，他的聰明把家裏什麼東西都變賣完了。』

四嫂突然把身體抬起來，用響亮的嗓子這樣咆哮着。

「那末你預備怎樣？」

「跟他拚命……」

張大嫂撲嗤的笑起來，便冷冷地說道：「告訴你，拚命是沒有用的，一個精明的女人，爲什麼一定要走在想不通的路上去跑，你要記着，你自己還有「那個」……」說到這裏，大嫂用手指做了一個圈兒，就不說了。

「嗯……」

在張大嫂那個神祕手勢下，所啓示着的四嫂，現在什麼話都說不出來，祇是半閉着眼睛，在鼻腔裏打着盤旋，她目前留在心上的不再是阿四那個無賴的賭徒，而是那曾經費了幾夜籌劃，埋在牆腳下的三十塊洋銅。

關於錢的事情，四嫂原是看得比什麼都重大，命運雖然給她碰到了這個與她性情完全相反的男子，但是她的希望，那個怎樣可以積聚一點金錢的希望，即使把什麼東西都賣掉當掉，她却還是繼續保留着這個希望。

這希望使她留在手裏的銅板湊成洋銅，留在牆腳下的洋銅逐漸積聚了起來，於是她安心

地含着笑臉，在人家接一連二報告着阿四揮霍狂賭之後，她也會淡淡地說道：

「隨他去吧，這沒得好的怨家！」

不過眼前被張四嫂這樣一提，不由得上打了一個突兀，重又想起了阿四，用牛刀擣着板箱的那會事兒，這行徑顯然失去了往日隨他去的寧靜心境，她設想萬一到了連自己幾只箱子都空了的時候，難保他不會再去翻那牆角嗎！

一陣昏黑，一陣惱怒，一陣悲哀，像暴雨時的烏雲似的壓到了她的心上，她的眼前，她這時藏在胸頭的一個希望動搖了，像小孩子般的拉住張大嫂的袖口，開始重又嚎哭起來。

「不要哭喇，哭有什麼用呢！」張大嫂帶着十分莊重的臉色，這樣喊出來，可是她的心裏却在笑了；她的猜測現在證實了，她滿有把握的可以曉得，在這女人的手下，一定有着比她財產更多的私蓄。

她用着聰明人在急難中應有的那種和氣，那種鎮靜，繼而換了一付親暱的態度，軟聲和氣的拍着她的肩，把嘴脣吸了幾下說道：

「我說哭是一件無用的東西，你目前所需要的，便是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譬如說把『那個』放到比較安穩的地方去，或者把它流動起來，生一點子息，這不是更好嗎？」

「嗯——」

四嫂重又把說話，在鼻孔中打了一個盤旋，眼睛出神地眯着。

「像我這樣嘴直心快的人，你是不會見氣的，四嫂，我勸你還是早早想下一個主意才好！」
「噯，還有什麼主意，我是連一個蒼蠅都打不死的人，這幾天却被那殺痞，氣都氣死了，還有這心眼兒，大嫂總算你是有交情的小姊妹，還是求求你吧……」

「啊，嘻嘻……」張大嫂眯花了眼，帶笑帶叫的喊起來，措掉了從嘴角邊溜去來的涎水，低低地說道：「這不是你太客氣了，我不過是因爲鎮上前天有個趙太爺的保正張九和來談過，他新開一個舖子，手頭似乎短少一點本兒，要我去想法，我說誰家還有閒銀子存着，叫我到那裏去張羅，他偏說不要緊，我有方單，我給他每月二分半花利，難道還怕他少了嗎？四嫂你現在既然愁「那個」沒法安置，我想能够借給他，倒也是樁好事，張保正終算三十開外的人了，在趙家莊也

做了七年保正。」

「噫……」

四嫂在鼻孔中重又打了一個盤旋，把眉頭繃了起來，

「他是一個有「身家」的人，你難道怕他不還嗎？」

「不是，那個利息……」

「每月二分半，這是再好不過的事了，四嫂我是不會給虧你吃的人，你放心好了。」張大嫂說完這句話，在她肩上拍着便又湊到她耳邊說了幾句。

「那末你現在就要嗎？」

「對啊，乘這機會！」

「……………」

談話在裏面是絕了，燈火不知幾時從窗眼裏溜開，祇有像野貓在屋角裏追逐着老鼠般的浙瀝索六的聲音，從陰沉沉的窗隙中，響動了出來。

阿四，那宛如縮在陰影下一頭沒得食的貪饑的野貓，他現在開始從黑暗中伸着脖子，把身

體鬆動了一下，可是他的心，却比映瀉在屋腳邊的月光，還要明明，他不由得近乎好笑的把頭抬起來，望望月色，但是映現在他眼裏的，却變成了他的女人，那個自以為聰明的笨女人！他對於張大嫂那種善觀風色的談話，有點佩服，但是一想到那個笨女人，也會把自己私蓄，埋着存放的事情，不免也有點惱怒了。

不過這惱怒，一刻兒就雲消霧散了；但是跟着這惱怒來的，在另一個想頭上所展開在他眼前的希望，却使他又恢復了白天在聚興茶園的那個興頭，他像從賭運中失敗回來的戰士，專為立在門口等候着他女人的餉給，沉着、鎮靜，他覺得自己一生中，再沒有比此刻更有意義的事了。裏面「呼」一聲有了開門的聲音，燈光隨即也燃上了，那洋銅與洋銅在手指下叮噹叮噹碰擊的聲音，從每一個門隙的細縫裏，傳到了阿四的耳中，於是阿四的身體好像觸電似的衝了進去，拚命拉脫了女人手中的洋銅，大聲喊道：

『我現在每月給你三分半，這錢就先借我一晚吧！』

不待這話說完，他的身體已一溜煙飛出了門外，祇有遺留在阿四背後的一陣哭聲，在寒夜中飄了過來。

現在該是輪到阿四快活的時候，但是他的心，却並不怎樣高興，夜太深了，冷風吹得使他打着戰，腳浸在下着露珠的泥途上，除了溼滑潤濕之外，一點感覺都沒有。

跑上城，在一家沿家的酒舖裏，打了二斤白乾，壓退了從路上帶回的冷氣，醺醺然踏上他的老窠，——聚興茶園——這時正是每個人臉上，充滿着興奮的油光，在作着「牌九」的那種玩意。

阿四塞在這極端興奮和發狂的雰圍中，不覺自己也莫明其妙的把嘴巴拉開，用了被酒精燃燒得血紅的眼睛，對着桌面上花花綠綠的紙票和洋鈔出神，他把手用力在衣袋裏掏着，十分自負的將雪亮的銀洋放在桌面上，可是他的頭腦，却已經模糊了。

他好像在一簇人堆中打轉，他繼續把袋裏的洋鈔摸出來，可是賭運却並不跟着他的希望，去在一條路上。

門外「嘖嘖嘖」有人在敲着，一個提着明亮燈，形色惶惶的鄉下婦人，跑了來，她沒頭沒腦的伸長了脖子，在人叢中張望，看見阿四祇是身上一把，便一起拖了出來。

阿四曉得拖的人，就是常在他女人身邊的張大嫂，他翕動着嘴唇，正想問個究竟，可是那張

大嫂，氣喘喘大聲大氣的喉嚨，已經壓倒了地，拚命的喊着：

『你的女人已經死了。』

阿四眼前一黑，叫了一聲『怎麼樣？』他的身體，他的脚步，好像完全沒有知覺般的在路上飛着。

跑到屋裏，全村的人，這時都像黑影般的圍着他週圍，他立在門口，把眼睛一直向着燈光下邊望去，那才使他看到了橫在地上，用一根麻繩扣着頭頸的他的女人，他眼前又是一陣昏黑，可是這時，在黑暗中看見的，却是一簇人，一個黑子白子的桌面，和一堆花花綠綠的鈔票……

「完」

美 國 小 說

紅字

(現代文學叢刊)

張夢麟譯 一冊

一元二角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斷橋

(新文藝叢書)

曾虛白譯 一冊

六角

Wilder: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黑貓

(英漢對照文學叢書)

錢歌川譯註

一冊

五角

Edgar Allan Poe: Black Cat

失戀復戀

(英漢對照文學叢書)

傅東華譯註

一冊

六角

Theodore Dreiser: The Second Choice

真妮姑娘

(世界文學全集)

傅東華譯

一冊

一元六角

Theodore Dreiser: Jennie Gerhardt

自由

(現代文學叢刊)

鍾憲民譯

一冊

八角

Theodore Dreiser: Free and Other Stories

野性的呼喚

(世界文學全集)

劉大杰譯

一冊

六角

Jack London: The Call of the Wild and Other Stories

老拳師

(新中華叢書·文藝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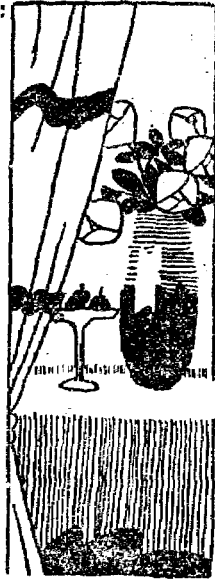
張夢麟譯

一冊

二角五分

Jack London: A Piece of Steak and Other Stories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 小菊 (現代文學叢刊) 予 且 著 二册 一元八角
- 我的母親 盛 成 著 九 角
- 少女書簡 (新文藝叢書) 夏 忠 道 著 三角五分
- 同情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李 劫 人 著 三角五分
- 輪盤 (新文藝叢書) 徐 志 摩 著 六 角
- 旅店及其他 (新文藝叢書) 沈 從 文 著 五 角
- 石子船 (新文藝叢書) 沈 從 文 著 五 角
- 玫瑰的刺 (現代文藝叢刊) 唐 隱 女 士 著 八 角
- 虹 (新文藝叢書) 胡 山 源 著 八角五分
- 幻醉及其他 (新文藝叢書) 謝 冰 心 著 七 角
- 春之罪 (新文藝叢書) 茅 以 思 著 五角五分
- 休息 (新文藝叢書) 王 實 味 著 二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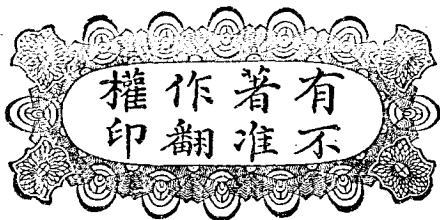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出版 創作小說

- 阿鳳 (新文藝叢書) 冷 西 著 五 角
- 愛神的玩偶 (新文藝叢書) 孫 孟 勝 著 五角五分
- 口供 (新文藝叢書) 郭 子 雄 著 三角五分
- 還鄉集 (新文藝叢書) 寒 先 艾 著 七 角
- 如意珠 (新中華叢書) 予 且 著 三角五分
- 妻的藝術 (新中華叢書) 予 且 著 三 角
- 捕蝗者 (新中華叢書) 石 靈 著 二 角
- 旱災 (新中華叢書) 周 楞 伽 著 三角五分
- 惆悵 (新中華叢書) 黃 仲 蘇 著 二 角
- 飄兒和尙 (新中華叢書) 郁 達 夫 著 四 角
- 幽靈 (新中華叢書) 巴 金 著 四 角
- ▲尚有各種詳見圖書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再版

◎ 藝文
新進作家小說選 (全一冊)

定 價 銀 六 角



著 者 朱 雯 等

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陸 費 達

印 刷 者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刷 所

總 發 行 處 上 海 福 州 路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所

分 發 行 處 各 埠 中 華 書 局

(本書校對者柳啓新) (九八四五)

82

259010

259010

標商冊註

